無情劍

金童著

下册

無情劍

金童著

下冊

小說專輯之一

無情劍

下册

金童著

封面設計
林崇漢

第九章　情急智生

宇文奇望着對方消失的方向，怔然呆立，他知道自己的功力與人家相差太遠，簡直不能相比，追上去只有自討沒趣。

雖然他傲然的態度，一再去激怒那個紅紗蒙面之人，但是那人却沒有與他動手，就遽然而退，這究竟是爲了什麼？這個人到底是誰？

他想不明白，根本就無從想起，但從對方以紅紗蒙面一事推斷，這個人是來自天威宮，應無疑異。

天威宮有這樣絕世高人，以他宇文奇目前這點成就，要想拯救師父金龍老人和各派失陷之人那實在是妄想，當然更談不上消彌武林浩刼了，何況天威宮中像紅紗蒙面的這種人物究竟有多少？現在還不得而知。

目前，他最感急迫的，不是拯救師父和各派之人，也不是查訪其父無情劍的下落，而是如何加强自己的功力，作爲與敵週旋的資本。

對於練武的事，他比誰都明白，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同時更需要機緣遇合，急！又有什麼用呢？

他承繼了金龍老人的衣缽，又得了黃山隱翁的全部武功，這些都是震撼江湖的絕學，但此刻對他而言，却仍有不足之感，這並不是他貪多無饜，而是事實的演變，才使他有這樣的感覺。

江湖險詐，波譎雲詭，荆棘重重，他孤單一人，雖然有黑虎幫願意爲他效勞，但與勢力龐大高手如雲的天威宮相較，則相差太遠了。

恰在他猶豫難決之際，忽然背後響起一個慈和的聲音說道：「孩子，用不着難過，就是伯伯親自出手，也無法阻止人家。」

宇文奇聽得出這是黃山隱翁陸陵老夫子的聲音，頓時有一種興奮溫暖的感覺，同時也有無限的委屈使他激動得無法自制，恨不得撲倒這位亦師亦友的老人面前痛哭一場，可是堅强與自尊，促使他極力的忍耐着，把激動的情緒，儘量的壓抑下去。

他緩緩的轉過身來，黃山隱翁已經走近，他黯然的向對方問道：「伯伯爲什麼今天才來？」

黃山隱翁道：「因事就誤了時間，你等急了吧？」

「是的，剛才的一切，伯伯都看到了？」

「嗯！」黃山隱翁點頭漫應着，晦暗的夜色中，可以辨出這個風塵奇人的臉上，罩着一層嚴肅。

宇文奇接着道：「那個紅紗蒙面之人，對你老人家好像十分熟悉，伯伯，你可知道他究竟是誰？」

黃山隱翁神情凝重的沉吟道：「這個人究竟是誰？現在還不敢確定，不過此人武功奇高，當今江湖，鮮有匹敵，武林中有這麼高功力的，也不過三數人而已，如果從這三數人中去查證，我想不難知道他是誰。」

宇文奇問道：「以伯伯的修爲與那個紅紗蒙面之人相較，究竟誰的功力比較高？」

黃山隱翁聳聳肩，自我解嘲地道：「洩氣得很，能不敗就算萬幸了。」

宇文奇一愣，又問道：「倘若家父在世，可有勝望？」

黃山隱翁遲疑的說道：「以令尊二十年前的成就一定有敗無勝，不過事隔二十年，他的功力應該隨時間增進，目前是否能與那人一較長短，很難斷言。」

宇文奇心冷了，不由得十分沮喪的說道：「那麼說天威宮就無人能敵了？」

黃山隱翁雙目陡睜，怒叱道：「胡說！你應該知道『精誠所至，金石爲開』的道理。」

宇文奇默然的低下頭，心中泛起了無限慚愧，這時黃山隱翁望着幽邃的夜空，深沉的說道：「目前天威宮的重要人物齊集長安的目的，就是爲了令尊無情劍。」

宇文奇當下精神一振，興奮的問道：「家父眞的也在長安？」

黃山隱翁微笑道：「那是錯覺，他們只知道無情劍來到長安，却不知無情劍就是你，不過他們曉得你與無情劍的關係密切，因此想從你的身上追查無情劍的下落，剛才那個紅紗蒙面之人沒有向你動手，據伯伯推斷，他們就是怕失去你這條線索。」

宇文奇不禁有點迷惑，問道：「那我應該怎麼辦呢？」

黃山隱翁沉吟道：「凡事應以機警謹愼爲宜，不過，伯伯以爲目前最急切的事就是如何加强你的武功，對於這件事，伯伯替你仔細的盤算，有三條路可走，第一，就是尋找令尊，如果能找到他，『無情眞解』上的功夫，自然會傳授給你。第二，就是拜訪參與黃山始信峯之會的各派，一方面連絡情感，團結力量，免得爲敵人各個擊破。再者要求他們把二十年前在有情山莊圍襲令尊時所得的半部『無情眞解』交你練習。第三，就是另訪明師，在南陽有一位俠隱，名叫郝慶林，在二十年前與令尊有八拜之交，你去找他，我想對你會有幫助，不過他確實的地址連我也不知道，此人名氣很大，我想不難找到。」

宇文奇唯唯受教，黃山隱翁問道：「金龍堡情形如何？」

宇文奇當下淒然欲淚，遂把大師兄風雲劍古承訓與師母之死，桃花居與金龍堡毀於一夜之間，二師兄古承諭與師妹李桃紅下落不明，以及鳳鳴山莊之變，江湖人物刼奪「血圖」，勇服黑虎幫等情，簡略的重述一遍。

黃山隱翁不住點頭，說道：「遇到這麼多困難，你能絲毫不亂，伯伯深感欣慰，尤其對黑虎幫之事，更是值得讚許。」

宇文奇不禁暗自欣喜，黃山隱翁又道：「不過切不可以此自滿，日後仍需要虛心上進，伯伯有事要走了。」

宇文奇急道：「什麼時候能再見到你老人家呢？」

黃山隱翁說道：「我和你雖無父子之名，但却情逾父子，我能去下你不管嗎？不過千萬別存依賴的心理，你要知道伯伯畢竟是老了！」

宇文奇聽得出對方語意淒涼，當下不禁黯然，黃山隱翁語重心長的又道：「只要有信心，有毅力，天下事沒有不可爲的，好自珍重！」說完，微笑着飄然而去。

對於這個情逾父子的老人，宇文奇有一份難以言宣的感情。如今匆匆一會又分離了，在心裡上總有無限依依之感。

忽然背後響起一聲輕微的聲音，他悚然一震，知道有人暗中窺探，驀地反身猛撲，這動作快得直如閃電奔雷。

可是，他却撲了一個空，正當他楞怔不解之際，側方丈許之處的一個城垛之後驀地竄起一條黑影，疾如勁矢一般沿着城墻飛奔。

宇文奇冷哼一聲，脚下輕點，縱身隨後緊追。

那黑影的輕功不弱，只見他輕縱巧躍，快速無比。然與宇文奇的「風雲千幻」身法相比，相差仍然太遠，是以不到片刻，即已追得首尾相接。

那黑影見無法脫逃，倏的就地一滾，順着城墻滾了下去。

城墻下，屋宇連綿，晦暗不明，如被其逃掉，豈不是白費功夫？

因此宇文奇一見大急，立即暴喝一聲：「打！」

旋見一道金光破空射去，接着那黑影「哎喲！」一聲，宇文奇飛撲趕上，但已不見那人的影子。

他不相信那人受傷之後會飛上天去，於是順着巷子疾追，忽見前面一條黑影，急促的喘息着，一瘸一瘸的奔跑，跑至一道窄門之前，緊促的連扣三下，門上立即現出一個狹長的方孔，隨着洩出的燈光，露出一對惡狗似的眼睛，對那黑影打量一下，問道：「誰？」

那黑影急道：「我，白，白巾七號，快開門。」

接着呀然一聲，窄門閃開一條縫來，那黑衣人側身走進去，接着又從門內走出一條黑影，門隨之又關了起來。

宇文奇藏身暗處，困惑不已，這是什麼地方？爲什麼這樣神祕？

這時，那黑影向北走去，宇文奇一見機會難得，立即縱身飛撲過去，一陣輕風颯然而至，那人悚然一怔，腦後宛如被什麼東西碰了一下，還未來得及思索，即渾渾噩噩的倒下。宇文奇迅速把那人衣服剝下，穿在自己身上，又以黑色紗巾把臉蒙上，然後毫不遲疑的向小門走去。

他走近門邊，依樣輕扣三下，門上立即閃出一個狹長的方孔來，兩隻閃亮的眼睛，向他看了

一下，然後把門打開，他迅速的低頭走了進去。

穿過一段甬道，眼前突然開朗，火把通明，人影晃動，穿來走去，甚爲忙碌，每個人都是默不作聲，神情甚是凝重和嚴肅。

他迅速的掃了一眼，發覺每個人都是以紗巾蒙面，而紗巾的顏色，多是黑色和白色，間或加雜着幾個藍色，他們各做各的，互不相涉。

突然，背後有一個低沉的聲音，低低的喊道：「老五！」

他不知那人在喊誰，是以沒有理會，不料那人猛跨兩步走到他的身後，一下把他抓住，低聲怒道：「老五，你聾啦？」

他不由得悚然一震，幾乎露出馬脚來，連忙低聲歉然答道：「啊！我，我實在沒有聽見。」

對方也是個黑紗蒙面的人物，聽他如此一說，當下由鼻孔內冷哼一聲，說道：「你眼裡會有我這個三哥嗎？」

宇文奇低聲再三說明道：「不，不，三哥，小弟的確沒有聽清。」

那人的氣似乎氣平了一些，低聲說道：「好！就算三哥錯怪了你，你可知道黃巾總管正在大發雷霆嗎？」

宇文奇猛然一驚，心中暗忖：黃巾總管是誰？大發雷霆又是爲了什麼？他禁不住惑然問道：「爲什麼？」

那人頗爲不悅的怒哼道：「你還在裝糊塗，他派你去振遠鏢局，你爲什麼還呆在這裡？」

振遠鏢局！在長安有幾家振遠鏢局？假如只有一家，那麼這人所指的振遠鏢局，一定就是鐵掌金刀費百練所開的那一家了，費百練年高德劭，爲什麼也和這個神秘的幫會拉上關係？要是昨

天冒然前往拜訪，豈不是正中圈套？

他心理雖是如此想，但並未表露出來，却以誠惶誠恐的語氣，連忙解釋道：「三哥，我已回來了。」

那人懷疑的問道：「會有這麼快？」

宇文奇低聲又道：「三哥，我來回都是用跑的，你看！我的汗還未乾呢！」

他說着用手在額角上抹了一把冷汗，萬幸得很，那人似已深信不疑，旋又追問道：「人呢？」

宇文奇心裡猛然一跳，人！什麼人？思緒電轉，立即恍然，迅速接道：「振遠鏢局之內空空的，連一個人影都沒有。」

「啊！」那人頗感意外，遲疑的沉吟道：「那怎麼向總管回報呢？」

怎麼回報？他宇文奇也不知道，不過在此時此地他却不能這樣表示，不得已他只好順口說道：「當然是實情實報了。」

不料他這句話，竟爲對方採納，不住點頭道：「也只好如此了。」

那人說着精神一振，向他說道：「老五，你在這裡等一下，我去向總管回報一聲。」

院落的北端，有一座看來像祠堂也像廟宇的大殿，殿內黑越越的沒有一點光亮，門前十餘級青石台階，作扇形整齊的向院中舖展下來。

那人轉身向大殿之內走去，他不禁輕鬆的吁了一口長氣，用手擦了一把冷汗，心頭如釋重負。

忽然「噹」的一聲鑼響，院中匆忙的人羣頓時靜肅下來，接着一陣沙沙的脚步移動之聲，紛

紛開始排隊。動作迅速，井然有序，霎時按照蒙面紗巾的顏色，黃、藍、白、黑色分別排成四隊。

黃色紗巾蒙面之人，約有五十左右，藍色紗巾蒙面之人，約在百人上下，白色紗巾蒙面的一隊，爲數更多，總在一百五十之譜，黑色紗巾蒙面的一隊，人數最衆，約有兩百之多，他是黑色紗巾蒙面的人物，因此毫不猶豫的擠進黑色隊伍裡。

恰在這時，那個剛才離去的黑紗蒙面之人，匆匆的自大廳之內走進行列，低聲的對他說道：「老五，你站錯了。」

宇文奇猛然一悚，忙即插進第五個位置。

突然，「噹！噹！」又是兩聲鑼響，院內的火把倏然一齊熄滅，頓陷入一片黑暗。

黑與靜，這時佔據了一切，它像具有無上的壓力，迫得所有的人幾乎窒息。

接着，大廳之內突然響起一陣沙沙的聲音，宛如無數的蛇羣在蠕動，令人有森然可怖的感覺。

沙沙的聲音停止了，跟着「噹！噹！噹！」三聲鑼鳴，大廳之內突然一閃，四壁同時亮起十餘隻藍汪汪的火焰，照亮了廳內的一切。

大廳中央的寶座上，坐着一個宮裝的美婦人，金色紗巾覆面，全身潔白，儀態端莊而高貴。

美婦人的身後，左右分別站着兩個綠衣少女，皆以黃紗蒙面，體態輕盈。

左邊的綠衣少女手捧寶劍，右邊的綠衣少女端着琵琶，左右相對，另有一種難以言諭的威儀。

在兩個綠衣少女的外側，左右昂然挺立着兩個黃紗蒙面的黑衣武士，身軀偉岸，生像凶猛，

儼如廟裡把守山門的兩尊巨神。

美婦人面前，左右分別坐着兩個特殊的人物，這兩個人都是紅紗蒙面，左邊是一古稀老嫗，右側則爲一中年文士。

對於這兩個人，宇文奇特別注意，那個年已古稀的老嫗他沒有見過，不敢說這個老太婆的武功如何，不過據他個人推測，諒非平凡的人物。

至於那個中年文士，他剛剛會過不久，知道這個人的厲害，簡直到了高不可測的境界，黃山隱翁都自承不是敵手，由此可見一般了。

不過，有一點使他耿耿難釋，那就是他覺得這個紅紗蒙面的中年文士不論在裝束和言語行動上，都好像十分熟悉，可是他却無法確定這個人究竟是誰。

再向外是兩路藍紗蒙面的武士，雁翅般的分別站在簷前台階的兩邊，一直延長到院子的兩側，這些黑衣武士，一個個手執長戟，神情肅穆，在幽暗的藍色光輝下，有一種詭譎森然的無形壓力。

長廊下，站着一個黃紗蒙面的黑衣人，身材瘦長，雙目凌厲，迅速的掃過各隊，然後轉身走到廳中，向美婦人單膝跪下，說道：「稟宮主，各路人員到齊，恭請降旨。」

美婦人沒有立即說話，鳳目微掃，冷然問道：「振遠鏢局的總鏢頭鐵掌金刀費百練到了嗎？」

那人跪在地下一顫，邊忙答道：「沒有。」

美婦人鳳目銳利的一瞪，惱怒道：「爲什麼要說到齊了呢？」

那人駭然向後退了一步，結結吧吧的說道：「屬下查明再稟！」

美婦人冷的嗯了一聲，那人退着走出大廳，在廊下轉身亮聲喊道：「黑巾五號！」

良久沒有人回應，那人又喊道：「黑巾五號！」

這時，宇文奇悚然醒悟過來，自己不正是黑巾五號嗎？於是連忙應了一聲。

那人又道：「出列！親向宮主面報！」

事情至此，宇文奇不知如何是好，不出去立刻就會露出馬脚，在數百高手包圍之中，他能逃得了嗎？

既然逃不了，就得提心吊胆的硬着頭皮走出去，可是向宮主面報些什麼？他一點都不知道。不出去立卽會出醜，出去又不知報些什麼？兩相比較，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他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出黑紗蒙面的隊伍，踏上台階，走進大廳，也學那人一樣單膝向那美婦人一跪，低頭不語。

良久，美婦人冷冷問道：「鐵掌金刀費百練爲何不到？」

宇文奇立卽恍然大悟，說道：「屬下趕至振遠鏢局之時，局內空空的不見一個人影。」

美婦人又問道：「回報了嗎？」

宇文奇忙道：「已由黑巾三號轉報黃巾總管。」

美婦人鳳目微瞟，冷冷的哼了一聲，說道：「退下去，沒有你的事了。」

宇文奇舒了一口長氣，沒有想到可怕的一關竟然這樣輕鬆的渡過了。

他退着走了出來，剛走到廊下，轉身正要走下台階，頂頭碰見一人匆匆走來。

這個人非他，而正是振遠鏢局的總鏢頭—鐵掌金刀費百練。

宇文奇當下震驚，暗忖：這下完了，自己的把戲就要揭穿了。

趁着沒有揭穿之前，他想還是儘早離開爲妙，於是脚下隨之加快，不料當他剛走下台階時，忽聽站在廊下的那個黃紗蒙面的黑衣人，喊道：「黑巾五號站住！」

宇文奇心裡一跳，暗想：這下子眞的完了，橫豎他已不打算逃走，完就完吧！揭穿了就放手大幹一場，總要撈回點本錢。

他心裡存着應變的準備，反而異常鎭定，止步轉過身來，故作不解的向那向瘦長的黃紗蒙面人望去，那人語氣生冷，雙目凌厲的說道：「你去鏢局無人，怎麼此刻人又來了？」

宇文奇道：「這個屬下就不得而知了。」

那人的視線轉向鐵掌金刀費百練，問道：「鏢局爲什麼沒有人？」

宇文奇暗暗戒備，只要鐵掌金刀費百練把事情揭穿，他立卽採取行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大開殺戒。

不料他的疑慮全是多餘的，只聽鐵掌金刀費百練低聲答道：「鏢局臨時出了事情，本座率領所有鏢師趟子手全都出去了。」

那人方始恍然，而宇文奇也輕鬆的透了這一口氣，輕鬆的透了這一口氣，輕捷的走回行列之中。

站在隊伍之中，他依然爲剛才緊張的一幕而慶幸，不過他總覺得這事太巧了，巧得令人難以置信。

這時，鐵掌金刀費百練已經走進大廳，跪在美婦人的面前，聽候指示，良久，始匆匆而去。

美婦人的聲音很低，究竟說些什麼？宇文奇連一個字都未聽清。

此刻的氣氛靜極了，也陰極了，一個個凝立的蒙面人，宛如古廟中泥塑的神像。令人有悚然

髮豎的感覺。

此時，端坐在大廳中央的美婦人，突然說道：「帶無情劍路平！」

站廊下的那個黃紗蒙面的黑衣人，接道：「是。」

轉身向外，說道：「帶無情劍路平！」

聲音甫落，挺立台階上的武士，接着喊道：

「帶無情劍路平！」

「帶無情劍路平！」

「……」

一個接着一個傳了出去，霎時悠長低沉的聲音，消失在晦暗的夜色之中。

宇文奇悚然一震，暗暗想道：無情劍？又是無情劍！前後已有數人喬裝現身，沒有一次是眞的，這一次到底是眞是假？

假如是眞，他不相信以其父無情劍的一身成就會落到對方手裡，要說是假，那麼這個喬裝之人是誰？又爲的什麼？

不久，那個幽暗的甬道中，響起一陣紛雜的脚步聲，加雜着「霍啷！霍啷！」的鐐銬聲，越來越近，隨着這聲音，在甬道的出口處出現了兩個煞神似的黑衣武士，架着一個瘦長的白色人影，那人頭髮散亂的垂在臉上，在暗藍色的燭光下，根本分辨不清面目，宇文奇大惑不解，這個人究竟是誰？

那個瘦長的白色人影，混身軟弱無力，宛如生有重病一般，在兩個黑衣大漢的扶持下，連拖帶拉的慢慢爬上台階停在大廳的廊下，坐在大廳中央的美婦人雙眉微縐，聲音圓潤的問道：「你

到底是誰？」

那白色瘦長的人影答道：「此問似屬多餘。」

美婦人冷笑道：「你以爲我會相信你是無情劍嗎？」

那人傲然說道：「信不信由妳！」

美婦人嫣然一笑道：「在別人面前冒充無情劍也許能夠矇混得過，要想在我的面前冒充，那你就枉費心機了。」

那人猛然一震，愕怔的向美婦人看了一眼，旋即低下頭來，美婦人又問道：「你知道本宮是誰嗎？」

那人迷惑的搖搖頭，默默無語，美婦人接着笑道：「這就是不打自招了，假如你眞是無情劍，不但認識我而且可說十分熟悉。」

這句話不但使宇文奇與那白色瘦長的人影大大震驚，就連所有在場的蒙面人也都驚詫不已。

美婦人得意的笑道：「說吧！本宮破例保全你的生命。」

那人依然低頭無語，美婦人問道：「還不服氣嗎？其實除此之外，有很多事實證明你是假的，第一無情劍沒有你的身材瘦高，第二，他的風態言談是你所不及的。第三，他的武功劍法天下罕有其匹，以你那幾手功夫，可以說做他的徒弟都不夠，又豈能騙得了本宮？」

那人知道無法遁形，乾脆低頭不語，美婦人道：「既然不說，本宮只得要人動手了。」

她說着轉向那個瘦長的黃紗蒙面黑衣人，道：「用藥及水把他臉上的易容藥物洗掉！」

黃紗蒙面人連連應諾，霎時叫人端來一個水盆，扶持白色人影的兩個大漢，立即動手，須臾，現出一個狹長略帶蒼白的面孔來，雙眉斜飛，氣度不凡，只是幾經折磨，精力大損，已經是目

光晦暗，精神萎靡了。

對於這張面孔，宇文奇沒有絲毫印象，江湖上也好像沒有這樣一個人物。

這時，美婦人說道：「現在你總該實說了吧！」

那青年冷然答道：「說什麼？」

美婦人柳眉一挑，怒道：「你到底是誰？」

那青年知道不說不行，於是說道：「江湖浪子黃念先。」

宇文奇心中陡然一喜，暗忖：黃念先！不就是自己要找的那個人嗎？假如眞是那個人，倒可省去一番周折了。

突聞美婦人說道：「這名字本宮不喜歡，掌嘴！」

聲音甫落，果然挾持那青年的兩個黑衣武士，一左一右的「吧吧……」各打了三個耳光，接着殷紅的血液自那青年的鼻孔中，嘴角邊，殷殷的向下流出。

稍停，端坐中央的美婦人問道：「你爲什麼要喬裝無情劍？」

自稱江湖浪子黃念先的那個青年傲然答道：「恕難奉告。」

美婦人臉色突然一寒，陰陰的威脅道：「你可曾考慮後果嗎？」

江湖浪子黃念先不由得哈哈狂笑起來，說道：「如果想以威迫逼使黃某屈服，閣下也未免太小看人了。」

美婦人當下愕怔了一下，態度稍微緩和，說道：「本宮看你是個人才，所以才有這樣的耐心，如果你不知愛惜自己，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江湖浪子黃念先道：「雖然宮主紆尊降貴，願意收納我這個無名小卒，無奈黃某浪蕩成性，

不識抬舉，有負宮主的一番美意了。」

美婦人略一沉吟，說道：「既然如此，本宮也不爲難你了，不過仍願給你一個考慮的機會。」

說罷，一揮手，兩個煞神似的黑衣武士立即把江湖浪子拖了下去。接着，站在廊下以黃紗蒙面的黑衣人向外亮聲說道：「帶白鳳！」

旋見一個白衣少女，秀髮蓬亂，神色悽惶，步履踉蹌的走上台階，在她的後面，還也跟着兩個押解的黑衣持刀武士。

那少女來到廊下跪了下去，美婦人鳳目微挑，冷冷的問道：「妳可知道達不成任務的結果嗎？」

白衣少女低聲泣道：「知道。」

美婦人冷厲堅定的說道：「既然知道，妳就自己解決吧！」

白衣少女聞言一悚，駭然變色，驚懼得癱瘓在地上，惶然無助的乞求道：「師父……」

美婦人冷冷哼了一聲，沒有理會，轉臉向身側捧劍的綠衣少女道：「把劍給她！」

捧劍的綠衣少女不禁有點猶穩，美婦人冷峻的瞪了一眼，她不由得悚然打個寒噤，無言的低下頭，把劍遞向癱在地上的白衣少女，美婦人則黯然轉過臉去。

這時，坐在右首的那個紅紗蒙面的中年文士突然站了起來，伸手把劍接過，大廳內外之人齊皆爲之一驚。

紅紗蒙面的中年文士向美婦人拱手說道：「稟宮主，本宮大事未竟，不宜自折人馬，況且白鳳並無大錯，本座都未能把宇文奇留下，又怎能怪她呢？因此尚請宮主三思。」

聲音鏗鏘，句句入理，美婦人愕然沉吟道：「依你之見呢？」

紅紗蒙面的中年文士，思索了一下，朗然說道：「本宮正值用人之際，如能准其一月之限，帶罪立功，一則表示宮主馭下寬厚，二則可以達成本宮用人之目的，豈不是一舉兩得？」

美婦人頻頻頷首，向跪在地上的白衣少女看了一眼，說道：「聽到嗎？還不趕快謝謝紅巾護法！」

言下之意，已經饒恕白衣少女，而白衣少女如獲大赦似的，向紅紗蒙面的中年文士再三致謝，又向美婦人拜謝饒恕之恩，然後方始虛弱的站起身來，慢慢退了下去。

至此，宇文奇才明白，那個叫白鳳的少女，就是欺騙自己，而後又出手暗算他的那個少女。不過，有一點他感到十分困惑，就是那個紅紗蒙面的中年文士聲言，他未能把宇文奇留下一語，顯與事實大有出入，他爲什麼要這樣說？

假如此言是爲了替白鳳減輕罪刑，那是人情之常，無可非議，要是出發點不在爲白鳳減罪，那就令人大惑不解了。

這時，美婦人走下座來，兩個紅紗蒙面之人，也跟着站了起來。

美婦人輕移蓮步，走至廊下，向院中各隊的蒙面人掃了一眼，然後揚起珠圓玉潤的聲音，說道：「本宮主力移來長安之目的，就在對付無情劍，迄今數日，一無所獲，所以從現在起，全力搜捕此人，尤其不能放過宇文奇。」

院中靜得不聞一絲人聲，嚴肅的氣氛，宛如凝結了一般。

美婦人頓了一頓，接着又道：「這兩個人武功之高，令人匪夷所思，因此你們最好智取，千萬不可力敵。」

話剛說到這裡，突見一個僅穿內衣的人，赤足光頭，倉惶的闖進院來。

所有的蒙面人齊皆一愕，把視線投注過去，美婦人冷然問道：「什麼人？」

那個光頭赤足僅穿內衣之人，惶然答道：「黑巾五號。」

美婦人不禁「咦」了一聲，說道：「黑巾五號剛才不是還在嗎？怎的弄得這樣狼狽？」

那人急道：「那個黑巾五號一定是假的。」

此言一出，所有蒙面人齊皆驚呼出聲，立即騷動起來，人們的視線一齊投向黑紗蒙面的隊伍。

美婦人鳳目倏睜，冷峻的掃過每個人的面孔，騷亂的聲音，隨之靜肅下來，這時她沉聲喊道：「黑巾五號！」

黑巾隊伍中無人回應，稍停黑巾三號說道：「黑巾五號，剛才說肚子痛得厲害，到廁所去了。」

站在廊下的那個黃紗蒙面之人，接道：「快把他找回來！」

台階下立即走出兩執戟武士匆匆而去。

美婦人望着兩個武士的背影，悵然自語道：「來不及啦！人已經早走了。」

話聲甫落，突見一個黑衣武士神色倉惶的跑進來，氣喘吁吁的說道：「不好，不好……」

衆人一凜，目光齊投過去，那武士又斷斷續續的道：「不好！江湖浪子黃念先，被，被，被人刼走了。」

院中頓時又騷動起來，美婦人怒哼一聲，揮手說道：「追！」

「噹」的一聲鑼鳴，藍色的燭光，倏然而熄。

接着人影竄動，紛紛掠上房脊，霎時走得乾乾淨淨，只留下一片罕有的岑寂。

大約一盞茶的工夫之後，這座黑暗的大廳之內，突然又有了聲音，一陣悉悉率率的聲音之後，接着又是一陣沉寂。

不久，一個低微的聲音問道：「黃兄，你覺得怎樣了？」

一個虛弱的聲音低低的答道：「現在好多了，不過還是眞氣難聚。啊！你是誰？要不是你，我黃念先這條命恐怕早已死於非命了。」

另外一個聲音接道：「我是宇文奇，黃兄用不着客氣，此刻長安內外，敵人佈滿了明樁暗卡，只有這裡最安全，請趕快靜下心來，先行運功恢復體力。」

又是一盞熱茶的時間過去了，那自稱爲黃念先的聲音，無限感激的說道：「宇文兄，我的體力已恢復七成，你用不着再消耗眞力了。」

宇文奇頗爲興奮的道：「那就好了，請再運功調息一下，就會完全恢復了。」

黃念先急道：「不，宇文兄，小弟現在就想離去。」

宇文奇惑然問道：「爲什麼？」

黃念先頗爲憂慮的說道：「那批傢伙追不到小弟，必然去找家母和舍妹的麻煩，所以想儘早趕回去。」

宇文奇問道：「黃兄府上就在長安城內嗎？」

黃念先答道：「是的，就在北大街的一條巷內。」

宇文奇又問道：「距這裡有多遠？」

黃念先迷惑的反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宇文奇有點奇怪道：「黃兄對這裡難道沒有一點印象？」

黃念先解釋道：「小弟遭擒之後，被他們蒙着眼睛帶來此地的，這裡是什麼地方，實在無法確定。」

宇文奇道：「這裡大概是在西大街附近。」

黃念先道：「那離我家不會太遠的。」

宇文奇道：「既然如此，小弟就陪黃兄回去好了。」

黃念先不好意思的說道：「宇文兄，此去必然凶多吉少，怎好再拖累你呢？」

宇文奇豪爽的說道：「黃兄千萬不要客氣，再說日後小弟也許還有很多事情需要黃兄幫忙呢！」

二人不再客氣，相偕走出大廳，小心謹愼的騰身上房，不料脚尚未着實，倏見黑暗之處突然冒出兩條黑影，挾着閃閃劍芒，破風而至。

宇文奇輕輕一帶黃念先，斜飛丈外，同時喊道：「住手！自己人！」

那兩個黑影聞聲一怔，宇文奇冷笑一聲，身如閃電似的倏然搶進，未容對方還手，即聽兩聲悶哼，宛如吃醉酒一般，萎倒在地，接着「噹啷啷……」寶劍墜落地上。

突聞不遠的暗處，響起一個聲音，問道：「九弟，是誰呀？」

宇文奇立即含糊的答道：「總管巡察！」

話一出口，立即憬悟到自己隨口亂謅，實在有點離了譜，要是被對方識破，豈不是自找麻煩？

他迅速的與江湖浪子黃念先伏下，凝神戒備，只要對方稍有懷疑，他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

動，加以制服。

靜候片刻，不見絲毫異兆，心中略定，於是一招手，二人各自挾着一個黑衣人，輕捷的飛返大廳之內。

不久，大廳之內竄出兩條黑影，輕巧的飛上房脊，迅速的向北馳去。

兩條黑影併肩而行不疾不徐，剛剛跨進一道黑巷，驀地黑暗之處響起一聲喝問：「什麼人？」

「藍巾九號。」

暗處沉默了，兩條黑影繼續前進。霎時，來到北大街，又迅速的轉進一條巷內，忽聞一家簷下的黑暗處，又響起一聲喝問：「什麼人？」

「藍巾九號。」

「辛苦了？」

那兩個黑影答道：「那裡！」

說着轉身欲去，倏聞簷下響起一聲冷哼，接着一陣風聲颯然，一片耀眼銀花，紛紛洒至，同時一個冷厲的聲音欺近說道：「藍巾九號在此，你們還想混過去嗎？」

那兩個黑影啞然無語了，倏的分開，一左一右向對方夾攻而上。

藍巾九號見勢欲圖撤招自保，不料心念剛動，眼前一花，全身一顫，身不由己的倒了下去。

右邊的黑影迅速伸手托住，敏捷的提到暗處，向另一個黑影低聲道：「走吧！再也不會鬧雙包案了。」

巷內十分黑暗，未走好久，突見墻脚下伏着一人，走在前面的黑影突然低聲喝道：「什麼人？」

果然，伏在墻脚下的那個人立即答道：「黑巾廿一號。」

「有什麼發現？」

「沒有！」

「好生注意着！」

「是。」

說着，雙方逐漸接近，走在前面的那個黑影，驀地飛身搶進，併指疾點，伏在墻脚下的那個人連哼都沒有哼一聲就倚着墻壁氣絕了。

兩條黑影毫不停留，繼續向巷子深處前進，正行之間，突聞一聲暴喝：「打！」

旋見一道寒光，自側方襲來，走在前面的那個黑影，猛然向後一挫，翻腕一抄，把來襲的暗器接住，同時喝問道：「什麼人？爲何不問清楚就發暗器？」

一陣沉寂，接着側方傳來一個怯怯的聲音，好像十分畏懼，答道：「黑巾十一號。」

爲首的那個黑影立即沉聲喝罵道：「糊塗，要不是碰見我藍巾九號，豈不是傷了人？」

黑巾十一號與藍巾九號，相差兩階，權勢又自不同，因此對方只得默然忍受。

可是，那黑影並不以此爲滿足，他見對方不敢辯白，遂又喝問道：「守在此處幾人？」

「五人。」

「都給本座滾！不要你們這些酒囊飯袋在此誤事！」

接着，房頂上，院內黑暗的角落裡，紛紛出現五條黑影，相繼消失在夜暗之中。

這時，凝立在巷中的兩個黑影，前者向身後的同伴問道：「就是這座院子嗎？」

後面的黑影答道：「是的。」

前者又道：「此處可能不會再有人，我們進去吧！」

二人走上台階，見大門虛掩着，裡面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

隨在後面之人，緊跨兩步，搶到前面，舉手把門推開，門內黑洞洞的，宛如一個深不見底的古井。

可是他沒有恐懼和猶豫，急促的衝進去，焦灼惶亂的喊道：「雲妹，雲妹！」

聲音迴蕩，嗡然作響，良久不聞人聲，那人更爲惶急，聲音嘶啞的哭喊道：「娘！娘……」

惶亂，哀絕，揉和成撼人心神的絕響，在空中播散，走在後面之人低聲勸慰道：「黃兄，你應該冷靜！」

可是那人聽若罔聞，惶急不安衝進院內，鑽進幽暗的走廊，依然是幽絕悽惶的連連喊道：「娘！娘！……」

聲如嚦血，哀絕人寰，隨在後面之人也不禁爲之心動，他跟着走進套房，隨手抖亮火摺子，室內一覽無餘，只見衣物零亂，狼籍不堪，好像經過很多人的搜查蹂躪。

那人見狀，不禁悲憤失聲，轉身就往外衝，但立爲身後同伴阻住，問道：「黃兄，要到那裡去？」

那人急促而惶亂的說道：「家母和舍妹被他們擄去了，我要去找這批賊子拼命！」

這兩人正是宇文奇和江湖浪子黃念先，二人經過重重的明樁暗卡，才闖到黃念先的家裡，不料物是人非，一切都變了，黃念先悲痛難抑，就要與敵拼命，宇文奇誠懇的勸慰道：「黃兄，你要冷靜，拼命只是徒逞匹夫之勇，於事何補？」

黃念先楞住了。暗道：是啊！就是拼掉自己的性命，能救得了母親和雲妹嗎？不過，話又說回來，不如此又怎麼辦呢？是以他惑然問道：「宇文兄，你看應該怎麼辦？」

宇文奇沉吟道：「我以爲首先應該仔細查看一下，伯母和令妹是否眞的被人擄去。」

黃念先憂惶無主的說道：「你看屋內這麼亂，不是被人擄去是什麼？」

宇文奇凝重的搖搖頭道：「不，這只是說明有被擄的可能，而並不能證明已經被擄。」

這話很有道理，黃念先沒有充分的理由去反駁，宇文奇接着又道：「讓我們再看看吧！」

黃念先只得轉過身來，宇文奇拿着火摺子，仔細的重又查看一遍，可是，失望得很，依然沒有任何發現，至此，宇文奇也不得不同意黃念先的看法了。

江湖浪子黃念先一見沒有發現，情急不安的向宇文奇催促道：「宇文兄，沒有希望了，快走吧！」

宇文奇默然，隨着轉過身去，一抬頭，驟見一個黃紗蒙面的黑衣人，當門而立，恰好堵住去路。

二人齊皆悚然吃驚，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向後倒退半步。

黃紗蒙面的黑衣人，冷森森的說道：「束手就縛吧！」

宇文奇暗暗冷笑道：束手就縛！說起來倒很容易，做起來恐怕沒有那麼簡單吧？

不過，事實擺在眼前，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束手就縛。一是衝出去，死裡求生。

可是那個黃紗蒙面的黑衣人扼住出口，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能否衝出去？就連宇文奇也沒有一點把握，何況門外敵人是否設有埋伏，還不得而知呢？

對於這種惡劣的處境，宇文奇一時也找不出脫險的辦法，恰在此時，黃念先狀如瘋狂的怒罵

道：「好一羣心狠手辣的賊子，竟然這樣的擄掠老弱婦孺！」

他說着就要向那個黃紗蒙面的黑衣人衝去，宇文奇忙卽阻止道：「黃兄，且慢！」

黃念先不得已停了下來，但憤怒仇恨的雙目却充血似的瞪視着對方，而那個黃紗蒙面的黑衣人，十分得意的重覆道：「束手就縛吧！」

正當對方得意忘形之際，宇文奇驀地一聲暴喝：「讓路！」

同時用力把火摺子向對方臉上打去，火摺子拖着閃亮的尾巴，宛如流星似的在屋中劃過一道直線，飛向門口。那人見狀猛然一悚，揮掌一拍，火花四濺，化作無數金星，隨風迸射，室內頓時陷入一片黑暗。

黃紗蒙面的黑衣人，遽然後退，宇文奇一拉江湖浪子黃念先跟着衝了出去。

二人尚未衝出門口，立卽雙方凝聚眞力，連連向門外推出三掌，然後隨之飛出門外。待對方出手抵抗時，二人已經飛落院中。

宇文奇向四週一打量，發覺並無埋伏，心中略定，乃摹倣對方的口氣道：「束手就縛吧！」

那個黃紗蒙面的黑衣人，被激得七竅生烟，暴跳如雷，怒罵道：「好狡猾的小輩！」

此刻，江湖浪子黃念先再也忍耐不住，仇恨的冷哼一聲，奮不顧身的猛撲上去。

一人拼命，十人難擋，此刻的黃念先就是如此，只見他招招狠辣，步步進逼，每一出手都是同歸於盡的拼命打法，如此一來，那個黃紗蒙面的黑衣人立被逼得先機盡失，連連後退。

突然，那人怒嘯一聲，掌法立變，一招「五雷摧嶽」，挾着隱隱的風雷之聲，閃電般向黃念先當頭劈下。

而黃念先雙目盡赤，只顧勇猛搶進，不知躲避，是以見掌勢臨頭之際，也怒吼一聲，招變「天王托塔」，硬架上去。

只聽「蓬」的一聲，人影倏分，黃念先踉蹌退後數步，半晌說不出話來。

而那個黃紗蒙面的黑衣人，神情木然的凝立原地，噓噓的急喘不已。

顯然的江湖浪子黃念先吃了大虧，但他仇恨攻心，不甘就此罷休，略一喘息，又揮掌撲了上去，雖然這一掌較前威力大減，但宇文奇看得出來，他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儘管如此，這一掌仍有開碑碎石之威。可是奇怪得很，當掌臨頭頂之際，那個黃紗蒙面的黑衣人，竟然視若無睹，置如罔聞。

宇文奇不禁眉峯陡聚，深恐有詐，就想出聲示警，不料話尚未出口，只聽「吧」的一聲，黃念先的一掌，已經結結實實的打在對方天靈蓋上，接着那個黃紗蒙面的黑衣人，歪歪斜斜的倒了下去。

宇文奇楞住了，禁不住暗暗奇怪道：以那個黃紗蒙面人的成就，絕不在江湖浪子黃念先之下，甚至尤有過之，卽使能夠獲勝，也勢必經過一番苦戰，絕不會如此簡單，要不是親眼目睹，其誰能信？

這是個非常意外的奇蹟，用常理是無法解釋的，除非那人因用力過猛而觸發宿疾，或者是受了別人的暗算，無力還手，眼睜睜的坐以待斃，否前是無法解釋的。

江湖浪子黃念先還呆在那裡，彷彿也爲這個意外所震撼，宇文奇懷疑的問道：「黃兄，難道是有人暗中相助嗎？」

話聲剛落，墻脚下黑暗之處突然有一冷硬的少女聲音，說道：「不錯，是有人相助！」

宇文奇猛然一怔，循聲望去，只見黑暗的墻脚下，宛如幽靈似的走出一個纖細的人影，他不

由得十分困惑的說道：「妳……」

那少女冷冷的接道：「是我！有什麼指教？」

這聲音宇文奇聽在耳朵裡，很不舒服，當下冷然問道：「妳爲何從中插手？」

那少女毫不示弱的反問道：「哼！難道我也袖手旁觀？」

宇文奇沒有想到這個少女的詞鋒會是這樣銳利！因此對方的諷刺，他竟無法反駁。

其實，他並無袖手不管之意，只是他認爲江湖浪子黃念先一人足夠，用不着他去幫忙，他問那少女爲何從中插手的本意，也是如此，即使黃念先不是敵手，他站在一旁，也可適時出手。不料經這個少女輕輕一挑，好像他宇文奇站在一旁看笑話似的。

這一股被人栽誣，被人誤解的莫白之寃，他悶在心裡十分不舒服，可是又無適當的方法解釋。

這時，黃念先已聽出這個少女是誰，立即興奮的向前跨上兩步，急迫的問道：「是雲妹嗎？」

那少女十分不悅的反問道：「你還記得有個妹妹嗎？」

江湖浪子黃念先，聞言不以爲忤，連忙又問道：「妳和娘受驚了吧？」

「你希望我們受驚？」

那少女聲音依然冰冷，顯然充滿氣憤，黃念先急忙解釋道：「雲妹，妳別生氣，聽我解釋。」

「哼！生氣？我可沒有工夫。要解釋，你去向娘解吧！」說罷，身影一晃，消失在黑暗之處。

黃念先急喊道：「雲妹！雲妹！」

他跑了幾步，發覺宇文奇並未跟來，立即停住脚步，轉身說道：「宇文兄，舍妹說話不知輕重，你千萬不要生氣，走吧！」

於是二人向那少女消失的方向追去。

□　□　□

長安西北角的城墻下，有一間倚墻而建的小屋，在夜色的籠罩下，和其他低矮的房屋一樣，顯得平淡無奇。

忽然，一條嬌小的黑影，自一個巷內閃出，又捷如狸貓似的鑽進這間小屋，緊跟着又有兩個黑影隨後而至，也敏捷的走進小屋之內。

屋內黑得不辨東西，一人反手把門關上，然後慢慢向裡摸索。

一轉彎進入一間套房，接着突聞一陣梯響，眼前現出一片微光，凝目一看，那光原是自地下一個洞內照射出來的。

洞口豎着一個梯子，二人相繼沿梯而下，啊！原來是寬敞的地下室。室內陳設，一應俱全，好像比上面那間小屋還要大得多。

床上半倚着一個六十上下的老婦人閉目養神，身後墊着枕頭，身上蓋着厚厚的棉被，直到胸際。

這時，當先走下的那黑影，走近床前，在暗淡的燈光下，她原來是個樸實無華的少女。

那少女向倚在床上的老婦人說道：「娘，哥哥回來啦！」

老婦人無力的睜開眼，當下一愣，喑啞的問道：「先兒，那位是誰？」

一個黑影急促地走近床前，半跪着伏在床邊，興奮的說道：「娘，妳好一點嗎？那位是孩兒的救命恩人，他是金龍門下，名叫宇文奇。」

老婦人十分感激的說道：「謝謝你宇文少俠，請坐呀！雲英！快點倒茶。」

那少女向宇文奇冷然瞟了一眼，很不情願的挪動脚步，倒了一杯冷茶遞過去。

宇文奇尷尬的接杯在手，說道：「謝謝。」

雲英理都不理，轉身走回床邊，宇文奇臉上一陣熱辣辣的，好不是滋味。

爲了掩飾窘態，他立即禮貌的向老婦人說道：「伯母的身體有點不適嗎？」

老婦人乾咳了兩聲，答道：「老毛病，十幾年了，每逢天冷就會如此。」

宇文奇一臉同情之色，再也找不出適當的話來，恰好老婦人向黃念先問道：「孩子，你爲何一去好幾天不回來？」

母子之情，溢於言表，宇文奇看在眼裡，不禁暗暗羨慕，黃念先答道：「本來那天孩兒很快就可回來的，不料在曲江池出了一樁怪事。」

老婦人問道：「什麼怪事？」

黃念先繼續道：「娘知道曲江池有一位聲譽頗隆的俠客，叫追風俠馬伯度，一身輕功，在甘陝道上，罕有其匹。不料這位馬大俠突然接到一封怪信，限他三天內向某處報到，否則要血洗曲江池。」

老婦人悚然一楞，正色道：「什麼人這樣心黑手辣？」

黃念先道：「起先孩兒也不知道，後來才聽說是剛剛崛起江湖的一股邪惡勢力。」

半晌沒有說話的黃雲英，突然好奇的插嘴問道：「馬大俠去了嗎？」

黃念先道：「當然沒有去，要是去了也不會有麻煩了。」

黃老婦人追問道：「後來怎麼辦呢？」

黃念先想了一想，說道：「馬伯度是個不折不扣的英雄好漢，所以他把家人打發之後，第三

天的夜晚，弄了一桌酒席，一人自斟自飲，直到三更左右，才見廳外突然來了三個黃紗蒙面的黑衣人，三個人也不說話，撤出兵刃就向馬大俠圍攻而上。」

黃雲英憤然說道：「好卑鄙！竟然以衆凌寡。」

黃念先繼續道：「馬大俠不甘待斃，就一擺長劍與對方打了起來，不料這三個來歷不明之人，武功非常高強，馬大俠以一對一，尚可應付，若以一對三，那實在過於懸殊，是以不到三十個回合，即已招架不住，被三個蒙面人逼得滿身大汗，受傷多處，眼看着一代豪俠即將遭難……」

他說着頓了一下，其妹黃雲英焦急的問道：「結果怎麼樣？」

黃念先故意慢吞吞的說道：「正在千鈞一髮之際，突見一道白影電洩而至，那三個黃紗蒙面的黑衣人，一見大驚，呼嘯一聲遂即抱頭鼠竄而逃。」

黃雲英惑然問道：「什麼人有這樣大的威風？」

黃念先故作神秘的說道：「妳猜！」

黃雲英當下一楞，立即恍悟過來，一皺鼻子，哼道：「我想除了你又去喬裝無情劍過癮之外，再無第二個人。」

老婦人微微一愣，向其子問道：「眞的如此嗎？」

黃念先不禁赧然，說道：「是的，那時我是迫不得已。」

老婦人不解的又問：「那麼你爲何又被擒呢？」

黃念先道：「因爲那三個蒙面人去而復返，並且又帶來一個紅紗蒙面的老太婆，他們丟下追風俠馬伯度不管，直對我逼來，事到臨頭，躲也躲不了，只得硬挺下去。」

老婦人不住點頭，黃念先又道：「不料那個紅紗蒙面老嫗的武功更高，簡直高得令人莫測，

孩兒與他交手，未出三招卽已遭擒。」

黃雲英哂然瞪了一眼，說道：「活該，這是自作自受！」

黃念先不好意思的笑笑，接着說道：「後來我被押回長安，關進一座黑屋裡，今晚又莫名其妙的被帶到一座宛如閻王殿似的大廳之內，一個羅刹似的女人高高在上，大廳內外，站滿了牛頭馬面似的人物，氣氛森嚴，令人恐怖，不過我已將生死置諸度外，這些對我根本不發生絲毫作用。」

黃雲英不禁奇道：「他們帶你到這種地方幹什麼？」

黃念先道：「當然是審問，那個女人很厲害，一眼就看出我是假裝的。」

黃雲英急問道：「你說了些什麼沒有？」

黃念先　然不屈的說道：「除了姓名，我什麼都未說。」

不料黃雲英聞言哼了一聲，憤然道：「只說姓名就夠我們受了，要不然我和娘連命都保不住了。」

黃念先大感不安，他未想到供出了姓名，會連累了母親和妹妹，假如他早知如此，寧死也不會吐露一個字的。

這時，老婦人關切的問道：「後來呢？」

黃念先答道：「後來就遇見宇文兄，承他援手把我救了出來，就相偕匆匆趕回。」

老婦人當下一愣，面露感激之色，向宇文奇致謝道：「少俠的大恩大德，老身不知怎樣感激才好。」

宇文奇連忙謙遜道：「伯母千萬不要如此，我只是適逢其會而已，再說我也有要事需要念先

兄幫忙！」

黃念先一楞，訝然問道：「宇文兄要小弟幫忙何事？」

宇文奇道：「小弟想向你打聽一個人的下落。」

「誰？」

「無情劍！」

黃家三人齊皆「啊」了一聲，現出不解之色，尤其是黃念先更是萬分迷惑。

江湖浪子黃念先歉然說道：「小弟令少俠失望了，對無情劍實在一無所知。」

宇文奇感到十分迷惑，又道：「咦！那麼黃兄喬裝無情劍又作何解釋？」

黃念先遂卽瞭解對方向他查問無情劍的原因，於是解釋道：「噢！那是我奉一位前輩之命，前往天山崑崙門下書的裝束，其實小弟根本不曾見過無情劍。」

宇文奇大感失望，頗爲困惑的自語道：「難道黃山隱翁所言不實？」

黃念先訝然興奮的說道：「宇文兄也認識黃山隱翁？」

宇文奇微微頷首，說道：「是的，這次長安尋訪黃念先，就是他老人家的指示，不過，當時疏忽，未能詳細問個清楚。」

黃念先惑然不解的問道：「他老人家爲什麼要宇文兄來找我呢？」

宇文奇道：「他老人家說黃兄知道無情劍的下落。」

黃念先如墜五里雲霧中，茫然說道：「這話從何說起？」

倚在床上的老婦人，突然說道：「也許黃山隱翁所指的黃念先，不是我們的先兒。」

宇文奇猛然一怔，問道：「難道另有其人？」

老婦人接着說道：「這是很可能的，據老身所知長安就有三個黃念先，除了先兒之外，另外兩個，一個住在漢城舊址，一個住在灞橋。」

宇文奇大感興奮，急問道：「請問伯母這兩個黃念先又是怎樣的人物？」

老婦人想了一想，說道：「住在漢城故址的那個據說是個俠隱，黃念先只是他歸隱之後的化名。」

宇文奇又問：「住在灞橋的那個呢？」

老婦人又道：「那個黃念先我沒見過，好像聽說是個女人。」

「女人？」

老婦人點點頭道：「是的。」

宇文奇迷惑了，他不相信他的父親會與一個姓黃的女人有來往。可是黃老夫人的話，又使他不能不信。

第十章　仗義馳援

黑暗過去，晨光又臨，沉睡中的長安又甦醒了。

長安，和往常一樣，天剛亮，又充滿了擾嚷和喧囂，城裡做生意的忙着打開店門，希望發個利市。城外的鄉下人，帶着貨物急急的趕進城來，希望交易完畢後早早趕回。

此刻，正值辰初時分，旭日逐漸上昇，東門口熙來攘往的人潮，絡繹不絕。

在湧向城外的人潮中，有一個古稀老翁，彎腰駝背神色萎靡，腋下挾着一個長長的布袋，跌跌撞撞的向城外走去。

只見一個身材魁偉的青年，站在路旁，急忙橫街而過，故意向老翁身上撞了一下，還未移動，突然像殺豬似的嗥叫一聲，倒地呻吟不止。

路人齊皆愕然，紛紛佇足圍觀，頓時東門口堵得水洩不通，圍觀的人，七嘴八舌的說道：「這個人像得了急病！」

「這個人一定做了虧心事，閻王爺要他在人前丟人現眼！」

「剛才他撞那個老翁……」

「……」

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突然人叢中擠出兩個中年人，排開看熱鬧的人羣，走到中間，二話不說，一左一右把那青年架了起來，斜穿過街道，匆匆隱入一條巷子之中。

當看熱鬧的人們轉過身來尋找那個老翁的踪影時，已經走得不知去向了。

不久，城內飛出十餘匹駿馬，風掣電馳的衝出東門，霎時消失，只留下一片滾滾黃塵。

□　□　□

長安之東，灞橋之郊，有一座佔地百畝的莊院。

黑漆大門，粉白圍墻，石獅把門，翠柏環繞，此時春陽送暖，和風舒暢，幾片舒卷的白雲，悠然自天空飄過。

此刻，已近晌午，忽見一個面目黝黑，黑布勁裝，腰懸長劍的少年，匆匆來到莊前，兩個看門的莊丁不由得投下錯愕的目光。

黑少年站定脚步，抱拳說道：「兩位大哥好！」

兩個莊丁還禮道：「你好！」

兩個莊丁走下台階來，爲首一人問道：「這位兄台貴姓大名？」

黑少年謙和的微笑道：「在下陸奇，由長安來，特爲拜訪貴莊主，可否請兩位大哥代爲通稟一聲？」

「好！請稍待！」

一個莊丁匆匆走進莊去，不久又笑着走來，招呼道：「請客廳裡待茶。」

陸奇連連道謝，然後隨着莊丁走進莊主。

莊內，又是一番景象，亭台花木，曲徑迴廊，頗盡奇巧之能，跨過一座小橋，繞過一道紅墻，面前現出一個月形圓門。

跨進門就看見一棟精舍，聳立在一片花園之中，紅牆綠瓦，彫樑畫棟，富麗堂皇，極盡華貴

之能事。

陸奇隨之入內，即有一個伶俐小童奉上茶來，他游目四顧，發覺這座客廳四壁鏤花窗門，工整已極，而且色澤調和，幾幅淡墨山水懸掛其間，又襯得高雅脫俗。

一陣脚步聲，逐漸走近，他回身一望，原來是個面貌慈和灰袍老者，陸奇連忙站起，躬身一揖，說道：「晚輩陸奇，請問老人家？……」

老人和藹的忙道：「老朽黃明，乃此間管家，小哥兒因何要見我家主人？」

陸奇忙道：「有一點私事請教！」

他之所以用「私事」二字，其目的就在暗示對方，這事不便告知外人，必須向貴主人親自說明。

不料老管家黃明却好像沒有領悟他話中之意，又追問道：「什麼事？」

陸奇頗感爲難，如照實說，則有頗多顧忌，不說又怕惹起對方誤會，思慮再三，他只得期期艾艾的說道：「老人家，請你原諒，晚輩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老管家黃明的臉色頓時沉落下來，冷然說道：「我家主人不在，老朽的本意是將小哥兒的話等主人回來後轉告給他，小哥兒的事既然不可告人，老朽想幫忙也幫不上了。」

陸奇的心猛然冷了下來，彷如澆了一盆冷水，急問道：「請問貴主人何時可回？」

老管家皺皺眉，沉吟道：「這很難說，因爲他出門的時候，並未說明何時可以回來。」

陸奇澈底失望了，不禁暗暗盤算，是走？還是等？

正當躊躇難決之際，老管家黃明又道：「既然如此，小哥兒也不必過分失望，在這裡先休息一會，等我家小主人回來再說吧！」

這幾句話頗爲體貼，陸奇心裡甚爲感激，是以說道：「謝謝你老的好意。」

□　□　□

午後未末時分，看守大門的一個莊丁，匆匆走進來，低聲對他說：「莊外來了幾個身分不明之人，他們聲言要找一個彎腰駝背，年逾古稀的老翁。」

陸奇一怔，訝然問道：「他們要找一個老翁，大哥對我說用意何在？」

那莊丁連忙又道：「我告訴他們，今天莊上只來了一個少年客人，而沒有一個古稀老翁，他們立卽改口道：就找那個少年客人好了。」

陸奇詫然道：「竟有這樣奇怪之事？」

莊丁又道：「我見來者不是好人，就不予置理，不料一個大漢竟然跳下馬來，拔刀就要殺人，不得已我才進來告訴你。」

陸奇知道麻煩來了，爽然說道：「好！我們出去看看。」

二人一前一後，走出莊去，果見莊前有十餘人，氣勢洶洶的站在那裡，陸奇神色鎭定的趨步止前，說道：「在下陸奇，不知各位找我有何貴幹？」

那些人面面相覷，良久無語，忽然一個四旬上下的中年漢子打破沉寂，說道：「敝主人有事想請閣下到長安去一趟。」

陸奇微微一愕，朗然問道：「貴主人係何人？要找在下何事？」

那個中年漢子，半晌吶吶說不出話來，陸奇又道：「對不起得很，本人有事不能前往，如果貴主人眞有要事，請他前來找我就是。」

聲音鏗鏘，不卑不亢，弄得那人無言以對。

忽聞對方人羣之中，有人哼了一聲，說道：「眞是不識抬舉！」

陸奇眉峯陡聚，凝神望去，說道：「此話何意？」

那人道：「道理很簡單，閣下既然不識抬舉，只好委屈你一下了。」

陸奇雙目倏睜，朗然反問道：「難道想用强嗎？」

「那是不得已的做法。」

陸奇禁不住哈哈狂笑起來，說道：「這樣做不嫌過分嗎？」

「那來這麼多囉嗦！」

倏見一人飛身下馬，直向陸奇撲去，而陸奇挺立原處，渾然不覺，待那人撲近，身形一閃躲過，同時順手一推，那人收脚不住，一下跌個狗吃屎，半晌爬不起身來。

這一手雖是得力一個「巧」字，但是明眼人心裡都清楚，武功沒有相當火候，絕難辦到。就憑那不帶絲毫火氣的鎭定態度，就令這些人心生寒意了。

是以當陸奇打發那人之後，昂然而立，準備迎戰第二個的時候，他失望了，那些人默然而立，誰也不敢再輕舉妄動了。

那個人慢慢的爬起來，連交代一句場面話的氣力都沒有，卽低頭走回自己的坐騎。

這時，爲首的一個五旬左右的老者，說道：「閣下身手不凡，我等自忖無能邀請閣下上道，此刻回報主人，讓他親前來拜訪好了。」

這是場面話，陸奇看得十分清楚，其實對方的本意並非如此，那是因爲青天白日之下，集體動手，頗多顧慮。陸奇也就看準了這一點，才顯露了一手，讓那些狂妄之徒，知難而退，但是却苦了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

陸奇朗然說道：「要來就快一點，否則在下走了，讓貴主人空跑一趟，那就不好意思了。」

那伙人沒再答話，調轉馬頭，揚鞭疾馳而去。

這時，兩個守門的莊丁湊了上來，一個恭維道：「少俠你眞了不起，隨便露了一手，就把那些王八恙子嚇跑了。」

另一個諂笑道：「少俠是那一派的？與我家主人交情不錯吧？」

陸奇含糊的連連點頭，恰在此時，通往長安的大道上，響起一陣急驟的蹄聲，沙塵滾滾，漸漸馳近，啊！原是一匹不帶一點雜毛的白色駿馬。

兩個莊丁同時興奮的說道：「我們的小主人回來了。」

陸奇抬頭望去，白馬已經來到近前，慢慢的緩下來，忽然眼睛一亮，只見馬上騎着一個俊秀瀟洒的美少年。

他覺得這少年甚爲眼熟，但是還未來及思索，那少年已跳下馬來，把韁繩丟給莊丁，頗爲興奮的走過來，笑着說道：「我到長安城裡去找你，你却跑到這裡來找我，結果雙方撲空。」

陸奇大感困惑，忙卽問道：「你……」

那少年訝然又道：「宇文兄，你連我都不認識啦？」

他說着向身上看了一下，恍然大悟，忙笑道：「噢！改變裝束你就不認識了，我是黃曉霞呀！」

「啊！原來是黃姑娘，難怪在下覺得眼熟呢！妳是怎麼認出我來的？」

黃曉霞道：「你那把無情劍就是最明顯的標記。」

所謂陸奇者，就是宇文奇的化身，他在清晨自長安來此，瞞過很多人的眼睛，結果却被黃曉

霞一眼識破。

這時，他向黃曉霞問道：「姑娘往長安尋找在下何事？」

黃曉霞深情款款的說道：「今晨風聞你昨夜把天威宮鬧得神鬼不寧，因此他們偵騎四出，務必擒住你而後甘，我深恐你不明眞象，所以特去替你送個信，不料你已來到這裡。」

宇文奇私心甚爲感激，連忙致謝道：「謝謝姑娘關心，其實天威宮勢力龐大，耳目衆多，要想躲避實在不易，剛剛打發走一批，我想他們吃虧之後，絕不會就此甘休，今晚可能還會來的。」

黃曉霞狠狠的說道：「來吧！我要他們知道姓黃的厲害，宇文兄，你是怎麼來此的？」

對於黃曉霞，宇文奇心裡有一種親切的感覺，因此他覺得在這位紅粉知已的面前沒有什麼可以保守秘密的，於是坦然說道：「在下來長安的目的就是尋訪黃念先這個人，不料却發現三個。第一個黃念先，昨夜已經見過，不是在下要尋找之人，第二個黃念先是住在漢城故址，聽說是個歸隱已久的奇俠，所謂黃念先者，只是他歸隱後的化名。所以目標轉到第三個黃念先身上，今晨卽匆匆趕來。」

黃曉霞高興的說道：「你爲什麼不早說呢？早說了豈不省掉很多麻煩？」

宇文奇惑然問道：「姑娘與黃念先是什麼關係？」

黃曉霞急道：「黃念先就是家母，你還不知道！」

宇文奇當下大惑不解，問道：「令堂不是叫宇文瑤嗎？」

黃曉霞解釋道：「宇文瑤是她的原名，黃念先是她過繼給我舅老爺之後的姓名。」

「噢！原來如此！」

黃曉霞問道：「你要尋找家母何事？」

宇文奇道：「向她打聽無情劍的下落，只是不曉得她老人家是否知道？」

黃曉霞道：「這就很難說了。不過只要家母知道，我想她會告訴你的。」

由於第一次的結果，使他不敢抱太大的希望，是以淡然說道：「只有見了令堂才能知道了。」

黃曉霞很瞭解宇文奇的心情，不願他再爲此多慮，於是岔開話題，說道：「只顧說話，忘記肅客，請！」

宇文奇在黃曉霞的邀請下，重又回到莊內，這次的招待與上午迥然不同，上午，宇文奇孤單一人，枯寂異常，而現在黃曉霞寸步不離相互談笑，甚爲投契毫無陌生之感。

申未時分，宇文奇拜辭而出，雖然黃曉霞執意留客，但他却去意甚堅，是以二人相約長安事了之後，再一同前往大別山萬竹庵找尋黃曉霞之母，尋訪其父無情劍的下落。

不過，宇文奇對於這次造訪的結果，却甚爲滿意，並且對以後也抱着滿懷的希望，至於是否能夠如願，那就無法預測了。

黃曉霞此刻的心情同樣的充滿了興奮和希望，而這希望帶着無比的甜蜜，和令她羞澀的酸味。

在宇文奇離去之後，她一個人獨自徘徊在花園裡，有時低頭默思，有時仰望雲天，好像在回憶過去，也似瞻望未來，但總是充滿了希望，嘴角上掛着甜蜜的笑意。

初春的暮色來得特別早，酉時尚未到就已黑得不辨人影了，黃曉霞回想宇文奇曾說過的話——天威宮的爪牙可能再來。她立即招來老管家黃明，低聲交代一陣，黃明連連點頭，然後匆匆而

去。

月亮漸漸昇起，黑沉沉的大地上，洒下一片銀輝，黃曉霞獨自在月下悠閒的漫步，顯得十分寧靜和恬適。

她漫不經心的在花木上折下一段枯枝，在手裡玩弄着，又「咯吧！咯吧！……」的折成許多截，然後放在玉掌裡把玩。

忽然，她一個急轉身，玉臂疾揚，十餘道細小的灰影，作扇形激射而出，同時說道：「各位朋友，請出來吧！」

果然，聲音甫落，自暗影裡衝出七條黑影，她打出的斷枝，一齊掉在暗影裡。

月光下她看得清楚，這七個人一律黃紗蒙面，黑衣勁裝，背插長劍，煞氣逼人。

當下她沉着的冷笑道：「各位夜入本莊，有何貴幹？」

爲首者是個年在五十左右之人，接道：「我等此來之目的，乃是找宇文奇，只要妳叫他出來，與妳無干。」

黃曉霞說道：「宇文奇現已他去，不在本莊，即使在，本姑娘身爲主人，也萬無把客人獻給敵人之理，再說這裡是姓黃的莊院，任何事都有姓黃的頂着，你們夤夜到此要人，就是沒把姓黃的放在眼裡，怎能說與本姑娘無干？」

那人被她說得啞口無言，半晌始威脅道：「姑娘既然不肯賞臉，那就怪不得我等了。」

說着，故意昂頭向四週看了一下，黃曉霞雙眸微瞟，當下悚然大驚，原來四面的房脊上，已經七長八短的站滿了人。

敵勢雖然甚衆，但她已預有安排，相信必能解除這場災危，是以有恃無恐的說道：「各位想

以人多勢衆來要挾本姑娘嗎？那你們完全錯了。」

爲首之人又陰冷的說道：「姑娘這樣說想必有所仗恃，不過星星之火妄想與皓月爭輝，那就太不量力了。」

這是實話，黃曉霞也看得明白，想以她一莊之力與天威宮相抗，實在太過懸殊，然而他有信心，相信强權必會在正義面前低頭，何況這事是爲了朋友，爲朋友的事，任何犧牲她都不去顧惜，因之她理直氣壯的說道：「强權無法征服正義，而正義終會抬頭，你以爲這幾個人就能使本姑娘屈服嗎？」

那人冷冷一笑，說道：「既然姑娘還不死心，本座就讓你看一個人好了。」

說着，向後一招手，自房脊上飛下一個藍紗蒙面的黑衣人肩上還扛着一個人，身形着地，即把那個人重重的摔在地上。

黃曉霞一見，腦子裡「轟」然一聲，幾乎昏了過去，原來那個被摔在地上之人，乃是她預先安排的一支伏兵，負責擔任指揮弓弩手的老管家黃明，指揮的人已經被擒，其他的就不難而知了。

至此，她澈底的心冷了，但她不是惋惜自己的財產，更不是爲自己的安危擔心，而是對這位忠心耿耿的老人感到無限的歉疚。

她自幼無父，母親又因看破紅塵出了家，莊上的一切完全靠着老管家替她負責掌理，老人家更對她愛如己出，無微不至，而她常思無以報答，不料却因她的不愼，被敵所擒，試想她如何能不感到難過呢？

正當她迴腸百轉，無計可施之際，忽見一道白影輕輕的飛落院內，當下她精神陡然一振，以

爲來了救星，可是當她凝眸看清來人時，又陷入絕望之中。

因爲來人是個身着白色長衫，頭戴儒巾，黃紗覆面舉動瀟洒的美少年，尤其一雙靈活的眸子，在月光下熠熠生輝，這裝束無疑的又是敵人。

依照目下的情勢，她知道今夜很難渡過，不過，她覺得一個人既然要死就要死得其所，爲朋友而死，她覺得可以瞑目了無遺憾，因此暗暗作了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打算。

這時，白衣蒙面少年向一個黑衣勁老者問道：「人呢？」

黃曉霞知道對方是指宇文奇而言，但她故作不解的向四週看了一眼，接道：「你看不都到齊了嗎？」

那白衣蒙面少年沒有理她，黑衣蒙面老者接道：「宇文奇龜縮不出！」

白衣少年接道：「本座倒有個方法叫他出來！」

說着，雙眸猛然一瞪，又道：「把這丫頭給我拿下。」

聽口氣這些人好像都聽他指揮似的，果然那個爲首之人恭敬的說道：「本座早有此意，只是希望宇文奇能自動出來，免得多費手脚罷了。」

說着就要動手，忽然一聲清朗的長嘯漸漸馳近，霎時，只見月光下灰影一閃，現出一個紅紗蒙面，灰布長衫的中年文士。

衆人一見，齊皆俛首爲禮，那個紅紗蒙面的中年文士儒雅的默默頷首，問道：「可曾將宇文奇擒住？」

白衣少年恭敬的說道：「沒有。」

中年文士又問道：「人在何處？」

白衣少年向爲首的黃紗蒙面，黑衣勁裝的老者看了一下，那老者立即肅然答道：「據說宇文奇已經走了。」

紅紗蒙面的中年文士，微微一愕，惑然問道：「那你們還在此處何意？」

白衣少年說道：「本座以爲把這個丫頭擒住，作爲人質，還怕宇文奇不來嗎？」

紅紗蒙面的中年文士，不以爲然的搖搖頭，反問道：「萬一他不上鉤呢？」

白衣少年一怔，吶吶的說道：「這……」

紅紗蒙面的中年文士正色道：「本宮應主動去找他，而不能等他找上門來，否則一月之期一到將何以向宮主回報？」

白衣少年猛的一悚，啞然無語，紅紗蒙面的中年文士思索了一下，又道：「本座以爲宇文奇目下還不致離開長安，以本宮人馬之衆，耳目之多，不相信他能飛上天去。」

此言甚有道理，白衣少年唯唯應喏，紅紗蒙面的中年文士繼續說道：「現在你們把人馬速迅撤離此地，分別佈置城內外各處，嚴密監視，一有發現，立即回報，切忌輕舉妄動。」

說罷，一揮長袖，表示話已說完，你們盡速去吧！

所有的蒙面人紛紛退去，唯獨那個黃紗蒙面的白衣少年還站在那裡不動。

紅紗蒙面的灰衣中年文士眉峯一聳，問道：「白鳳，妳還有什麼事嗎？」

話雖沒有繼續說下去，但是話中的用意非常明顯，就是說無事妳可以走了還待在這兒做什麼？

不料那個黃紗蒙面的白衣少年，遲疑了一下，說道：「我以爲此間的線索，也不應放棄。」

紅紗蒙面的中年文士，正色道：「這個當然，本座留在此處，就是這個意思。」

弦外之音以及他不悅的神色和聲音，聰明如白鳳者當能體會出來，那意思就是說，此間事本座早有安排，妳白鳳用不着多管閒事。

果然，白鳳不再說話，躬身一禮，轉身疾馳而去。

黃曉霞站在院中呆住了，對於這個莫測高深的中年文士，她想不透對方既是敵人，爲什麼要替她解圍？

這時，紅紗蒙面的中年文士，向四週環顧了一眼，然後低聲說道：「姑娘，妳受驚了吧？」

黃曉霞猛然一震，十分迷惑的問道：「你……」

那紅紗蒙面的中年文士，淡然一笑，隨手把蒙面紗扯了下來，黃曉霞眼前陡然一亮，大爲興奮，誰？宇文奇是也。

黃曉霞心裡有無限甜蜜和安慰，她沒有向宇文奇道謝，却甜笑着問道：「你，你不是回到長安城內去了嗎？」

宇文奇點點頭，把躺在地下的老管家黃明扶起來，並爲他解開穴道。這時，黃曉霞又追問道：「怎麼又突然回來了呢？」

宇文奇站了起來，向對方深情的看了一眼，反問道：「這件事是因在下引起，我如何能一走了之，不聞不問？」

這幾句話，充分表現出宇文奇的性格，黃曉霞不禁暗暗佩服。

老管家黃明穴道解除之後，已經恢復自由，不過由於年老力衰，經過這一番折騰，深感體力不濟，只見他有氣無力的站起來，向宇文奇致謝道：「要不是少俠及時趕到，老朽這條命可能就完了。」

語意淒涼，充滿悲哀，黃曉霞內心一陣歉疚，宇文奇忙安慰道：「你老身體正壯，壽命長得很呢！」

老管家黃明深深明瞭對方的一番好意，心中暗自感激，但是，對於自己的身體，他比誰都清楚，能活多久？那實在無法預測。

不過，他心裡明白，屬於他的日子已經不多了。因之他搖搖頭嘆息着走出院去。

黃曉霞見院內剩下她和宇文奇二人，心中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這感覺包含了羞、喜、興奮，和些微的恐懼，她分不清這是什麼味道，總之這感覺令他陶醉，宛如羽化一般，要飛上天去。

良久，她脈脈含情的走近兩步，溫婉的說道：「夜已經很深了，請到屋裡休息吧！」

宇文奇報以感激的一瞥，低說答道：「不，我現在就要趕回長安去。」

黃曉霞一臉悵惘，問道：「爲什麼？」

宇文奇解釋道：「當我今天下午趕回長安時，得知天威宮已把我一位知友擒去，當時就準備去設法營救，可是想到妳的安危，心裡更急，所以就把營救那位朋友的事暫時放下，匆匆的到這邊來，妳既然有驚無險在下也就放心了，現在要趕去拯救那位朋友。」

黃曉霞內心的疑慮立即釋然，遂說道：「我跟你一起去！」

宇文奇搖搖頭道：「不，假如需要姑娘幫忙的時候，再來請妳好了。」

黃曉霞雖然微感失望，但她覺得宇文奇是爲她好，不願她輕身涉險，再者，在長安她有個家，即使她不顧惜個人的生命財產，也要爲那些忠心耿耿，無怨無尤的數十家人着想。

宇文奇轉身欲去，黃曉霞緊依在側，大有難分難捨之感。

宇文奇見狀頗爲躊躇，他低頭回顧，溫柔的說道：「我走了，這裡的一切姑娘最好謹愼一些。」

說罷，縱身飛上房脊，不料他立脚未穩，忽見面前閃出一條人影擋住去路，說道：「眞是癡心女子負心漢，你這麼一走，豈不辜負了這位姑娘的一片柔情？」

言詞鋒利，語意尖刻，而且好像還有點酸溜溜的味道，宇文奇當下一悚，待看清對方之後，他楞住了。

宇文奇早就發覺白鳳對他懷疑，只是他沒想到對方會回來得這麼快！是以頗爲訝然的說道：「妳……」

白鳳仍是男裝，但面紗已除，這時宇文奇才看清楚，所謂白鳳者就是以前曾經兩次碰面的柳迎風，因此他聯想到，那個紅紗蒙面的中年文士，可能就是一再企圖接近他的魯中慧。

「怎麼？感到意外嗎？」

宇文奇哂然一笑道：「不錯，是很意外，沒有想到妳竟然有勇氣敢回來！」

這時，黃曉霞聞聲縱身飛落宇文奇的身邊，白鳳微微一怔，向二人瞟了一眼說道：「當然要回來，不然怎能看到一對同命鴛鴦！」

黃曉霞臉上一陣燥熱，而心裡却有勝利者的驕傲和甜蜜，她向白鳳怒哼一聲，就要衝上去，狠狠的打對方兩個嘴巴，但却爲宇文奇攔住。

宇文奇憤然道：「看了又怎麼樣？」

白鳳冷笑道：「準備爲你們收屍！」

黃曉霞一悚，宇文奇不禁狂笑道：「就憑妳白鳳也佩替在下收屍？」

白鳳有恃無恐的向四週看了一眼，說道：「當然還有剛才的一些朋友！」

宇文奇隨着向週圍看了一眼，果然，那些人都回來伏在四週的房子上，這情形並未使他感到驚異，相反的他却十分鎮定的說道：「在下還不想死，就是眞的要死，也輪不到你們這些見不得天日的人來收屍！」

言下之意，充滿藐視，白鳳聽在耳內很不舒服，當下冷哼一聲，說道：「可惜此刻由不得你宇文少俠作主！」

宇文奇不甘示弱的說道：「這樣說未免有點言過其實，本俠眞爲你們天威宮悲哀，爲什麼老是爲別人的後事着想，而不替自己的後事打算？」

白鳳傲然說道：「天威宮方興未已，正如旭日東昇，未來的前途不可限量，有誰不長眼睛，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宇文奇冷笑道：「本俠就會在老虎嘴邊拔毛，也未見如何？」

白鳳道：「因此註定你的死期到了。」

宇文奇莫測高深的說道：「此話言之尙早，妳爲什麼只向前看，而不向後看看呢？」

白鳳悚然一震，回頭反顧，只見己方的人馬之外，又圍着一層人，人數之多，不下數百，當下她嚇呆了，半晌仍想不透，對方向來都是獨來獨往，怎的忽然來了這麼多的幫手？而且每個人都是弓上箭，力滿待發，只要他們稍有行動，無數箭簇就會像鐵雨一般驟然而至。

這時，她忽然想起了黑虎幫，於是說道：「難怪你宇文少俠會這麼沉着！原來有黑虎幫的朋友在撐腰！」

宇文奇道：「這是一着棋外棋，本俠可沒有那麼大的面子，黑虎幫只是爲他們的首領而來，適逢其會而已，不過本俠倒眞的佔光不少！」

白鳳猛然一震，惑然問道：「怎麼？黑虎朱彪的事你已知道？」

宇文奇冷默說道：「當然知道，除了你們天威宮又有誰能動得了黑虎幫？」

黃曉霞突然低聲向宇文奇問道：「剛才你說要救一個朋友，就是黑虎朱彪嗎？」

宇文奇微微頷首，旋又向白鳳道：「看樣子本俠的命還大得很，要使姑娘失望了。」

白鳳忖度情勢，雖然覺得可以一戰，但却無必勝的把握，再者，他們此來的目的，乃在擒拿宇文奇，並未作拼命的打算，目下既然捉人不成，只好見風轉舵，徐圖後計，於是說道：「宇文奇，算你狠，今夜本姑娘承認失敗就是！」

宇文奇冷然譏諷道：「不，是和局！」

白鳳想到前天在長安城內和宇文奇對奕後的尷尬，餘恨猶存，不由得恨恨的白了對方一眼，說道：「宇文奇，你別狂！本姑娘早晚要你知道厲害。」

宇文奇豪邁的說道：「衝着姑娘這句話，本俠今晚不爲己甚，黑虎朱彪的事改天本俠自會找上門去！」

白鳳道：「本姑娘隨時候教！」

宇文奇道：「三天之內，本俠一定前往，到時再向姑娘領教！」

白鳳冷哼一聲，轉身隨着天威宮的人馬疾馳而去，這場風雨，竟然在一剎那間化爲萬里無雲。

黃曉霞望着天威宮人馬消失的方向，悵然問道：「爲什麼不把他們一齊留下？」

宇文奇解釋道：「我們雖然人員很多，但究非江湖上的一流高手，反之天威宮的人物單以黃紗蒙面之人而言，就有二十人之多，這些人都是江湖上頂尖高手，一旦動起手來，鹿死誰手？很

難預測，何況還有三十多個藍紗蒙面與白紗蒙面之人呢？我以爲沒有必勝的把握，實在無需付出太大的犧牲！因此在對方見風轉舵之際就落得故示大方，放他們退去。」

聽完了這些道理，黃曉霞禁不住暗暗佩服，宇文奇接着又道：「在下要走了，姑娘最好能把莊上整理一下，同時妳自己也要謹愼一些，免得再與天威宮的爪牙發生磨擦。」

這些全是肺腑之言，而且言語之間洋溢着柔情關切，黃曉霞是聰明人，當然能體會出對方的一番好意，於是芳心裡有說不出的甜蜜。

終於宇文奇走了，黃曉霞像失落什麼似的無限悵惘，而她的心却是充實的，宛如生命的小舟駛進了避風港，有無比的安全與平靜。

宇文奇回到長安城內已近四更時分，還沒有休息，黑虎幫派出的眼線即匆匆來告訴他兩個消息，第一是聚集在長安的無數江湖人物突然紛紛離去。第二是黑虎朱彪已經有了下落。

對於第一個消息，雖然江湖人物離去，可以減去他很多困擾，但這些對他而言，都是無關緊要的，他目前無心去管它，而他最關心的還是黑虎朱彪的下落。

對於這個出身草莽，特重道義的江湖朋友，他由衷的萬分欽敬，敬重他那一份坦率豪邁的心性，和爲朋友不惜一切犧牲的精神。

黑虎朱彪之所以帶領幫中弟兄，長途跋涉，遠自熊耳山來到長安，完全是爲他宇文奇，不管黑虎幫是否能夠幫得上他的忙，而這份情義是令人感動的，如今黑虎朱彪不幸陷入敵人之手，不論站在那一方面講，他宇文奇都有道義上的責任。

黑虎朱彪爲他不惜捲入江湖是非之內，星夜馳援，可以說仁盡義至，對於這種捨命相交的朋友安危，他如何能不心急如焚呢？

因此，他沒有休息，即隨來人匆匆趕去。

黑虎朱彪被囚在城外一個極爲荒涼的地方，那裡是一座破舊不堪的古廟，當他趕到時，廟內却意外的燈燭輝煌。

這座廟不大，大殿兩廂和山門，構成一個嚴謹的四合院，院中有一棵茂密的古柏，像寶塔似的聳立着，廟的四周，戒備森嚴有許多黑影在夜色之中走來走去。

宇文奇靜候良久，始終找不到潛入的機會。繞至廟後，戒備稍鬆，而且藤蘿糾結，爬滿廟頂，他見機會難得，立即一矮身形，竄至藤蘿黑影之處，再一騰身飛上廟頂。

迅速的把身形穩住，向院內一看，在明亮的燈光襯托下，黑的地方特別黑，黑得看不見任何東西，亮的地方特別亮，亮得毫髮畢現。

宇文奇靜靜的伏了片刻，不見絲毫動靜，乃提足一口眞氣，飄然飛入茂密的古柏之上，抬頭向大殿之中一看，他不禁悚然大驚。

大殿之中坐着三個人，正中坐的則是天威宮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那個紅紗蒙面的老嫗，第二個是天威宮昨夜集會擔任總管的那個黃紗蒙面身材瘦長的中年人，第三個則是一個六旬上下的老人。

對於天威宮中的人物，他最顧忌的有三個人，第一個當然是那個宮妝美婦人，此人既然能領袖羣倫，當然不是偶然之事，再者，就是兩個紅紗蒙面的人物。

那個灰布長衫的中年文士，他已會過，武功之高，不是他所能望其項背的，而這個紅紗蒙面的老嫗既能擠身天威宮中，列爲一人之下的重要人物，想必也不會太差。

因此，當他一眼看見有這個老嫗在此，無形中起了戒懼之心。

不料那個紅紗蒙面的老嫗宛如看見有人來了似的，向院中古柏上看了一眼，冷冷的說道：「既然敢來此地，爲什麼不敢現身出來？」

宇文奇陡然一悚，心內大驚，暗忖：自己的料想沒有錯，這個老嫗果然厲害，想着就要縱身飛出，忽覺一隻手輕輕的按在肩上，同時傳音道：「不可輕舉妄動！」

他無暇回望這人是誰，不過聽語氣是友非敵的成分居多，因此索性又靜靜的伏在樹上。

接着一串爽朗的長笑，自頭頂響起，隨着這笑聲只見一條黑影飛絮一般，輕飄飄的落地，啊！原來是個六十餘的老叫化子。

紅紗蒙面的老嫗神情一動，顯得甚爲愕然，問道：「老叫化子，你還沒有死？」

老叫化子聳聳肩，自我解嘲的說道：「閻王爺不收我這個窮鬼，無奈我只好繼續活下去。」

紅紗蒙面老嫗問道：「閻王爺不要你，到這裡來幹什麼？」

老叫化子嘻嘻笑道：「叫化子進廟門，也不免俗，當然是許願！」

紅紗蒙面老嫗微微一怔，問道：「你許的是什麼願？」

老叫化子搔搔蓬亂的頭髮，說道：「俺的心願有三，第一當然是發財，免得死了無法見閻王，第二老叫化子至今還是孤家寡人一個，想娶個老婆，愈老愈好，就像妳這樣的最好……」

紅紗蒙面老嫗見對方滿口胡扯，故意挑釁，當下十分憤怒，可是她今夜另有要事，不便節外生枝，是以極力的忍耐着，說道：「老叫化子你要是想打架，我們約個時間地點，我老婆子一定捨命奉陪，何必儘玩嘴上功夫？」

老叫化子嘻笑道：「打架！俺不幹，要是陪妳玩玩！俺倒樂意得很！」

話外之意，隱含猥褻，紅紗蒙面的老嫗，似乎對這句話甚爲忌諱，她一聞此言立即站了起來

，宛如閃電似的縱飛而出。

老叫化子怪叫一聲，轉身就跑，紅紗蒙面的老嫗怒罵道：「想跑可沒那麼容易！」說着，隨後緊追，霎時消失廟外。宇文奇抽暇回顧剛才那個不讓他現身之人，可是身後空空的，那裡還有一絲人影？

驚疑使他半晌不能平靜下來，這時，忽聞一陣衣袂破風之聲，電閃而至，他悚然一震，凝神注目，原來是那個紅紗蒙面的老嫗，追敵不着又轉了回來。

她回到大殿之內，剛剛坐下，心情似乎平靜下來，向院中古柏樹上掃了一眼，說道：「我老婆子三十年沒有在江湖上走動了，對於一些年輕的朋友十分生疏，以老婆子這把年紀，又不便出手招呼，朋友！既然看得起我老婆子，就請出來吧！免得彼此傷了和氣。」

宇文奇悚然大震，環顧左右，再也沒有一個人影，知道對方是指自己而言，乃運足眞氣，把「風雲千幻」的輕功施展到極限，輕飄飄的落在大殿之前，這一手「平沙落雁」，宛如行雲流水，悠然而成，不帶一點烟火氣息。

紅紗蒙面的老嫗當下猛然一楞，旋即興奮的站了起來，慢慢走出，說道：「想不到江湖上出了這樣傑出年輕的朋友，我老婆子不由得見獵心喜，你大概就是傳說紛紜的宇文奇吧？」

宇文奇乃爽朗的一笑，拱手一揖，說道：「老前輩法眼，晚輩眞是無所遁形了。」

這句話答得很妙，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紅紗蒙面的老嫗大爲欣賞，不禁連連點頭，宇文奇乘機問道：「請問前輩尊姓大名？」

紅紗蒙面的老嫗道：「你倒不肯吃虧！老身叫出你的姓名，你就馬上想知道老身的來歷！」

宇文奇搖頭道：「晚輩之所以如此，乃是出於一片誠敬之心，不然怎樣稱呼妳老人家？」

這句話說得紅紗蒙面的老嫗，大爲受用，於是說道：「就算老身錯怪了你，可是今夜我們是站在敵對的立場，尤其是在此時此地，不能不作一交代。」

宇文奇道：「謹遵妳老人家的吩咐！」

紅紗蒙面老嫗接道：「以老身這把年紀，若與你動手，難免有以老欺小之嫌，不動手又無法交代！這樣吧！老身讓你三招，這三招之內，如能逼使老身脚下移動，就算你贏，天威宮上下絕不爲難你，否則你就留下來，聽候處置！」

三招不多，但也絕非容易，不過對方好像太過輕視了宇文奇，因之激起他勃發的豪氣，朗然笑道：「如不遵妳老人家的指示，似乎有失恭敬，要是遵命而爲，又有以壯欺老之嫌，這倒叫晚輩爲難了。」

紅紗蒙面老嫗一愣，微笑着反問道：「以你之見呢？」

宇文奇沉吟道：「晚輩以爲把三招改爲一招，這樣不但沒有違拗妳老人家的指示，同時亦可免去晚輩以壯欺老之罪。」

話雖說得十分委婉，但畢竟太狂了一點，是以立即激得紅紗蒙面的老嫗，神色一凜，凝重的說道：「口氣夠狂，不知是否言過其實！」

宇文奇正色道：「晚輩知道妳老人家的功力之高，無人能敵，不敢稍存輕視，晚輩之所以如此，是心裡明白，要是一招不行，三招甚至十招同樣不行，換句話說，一招能逼退老前輩，三招也是多餘，故此大胆的提出一招之議。」

這一番解釋，頗合情理，紅紗蒙面老嫗連連點頭，說道：「就算老身又錯了，那麼就此開始吧！」

如果這話是發自內心，那麼這個老嫗對宇文奇的印象，可以說相當良好，她之所以要宇文奇實踐一招的諾言，完全是爲了公事。

雖然時機已見好轉，可是宇文奇却不敢有太樂觀的想法，因爲這一招他實在沒有把握能把對方逼退，是以他不願輕舉妄動，而不動又不行。略一遲疑，說道：「和妳老人家過招，無需動手，現在晚輩口述一招，前輩如能不動，就算贏了。妳看如何？」

紅紗蒙面老嫗神色一凜，愕然說道：「那麼你就說出來看看老身是否能夠解得。」

宇文奇自然的說道：「劍身托平，力凝劍尖，以最慢的速度，平平刺出，直逼中府，請問前輩將如何拆解？」

紅紗蒙面老嫗楞住了，凝思良久，答不出話來，最後嗒然若喪的說道：「孩子，你的聰明機智，的確令人莫測，你去吧！老身認輸！」

這話出自紅紗蒙面老嫗之口，使立在一傍的另外兩人大感困惑，爲什麼這樣輕輕的放過對方？

其實，這一招雖甚平凡，但却寓有無窮的變化，如果迅速施出，可格可躲，算不上奇招，而若以緩慢速度施出，則效力迥然不同，第一、令對方有莫測高深之感。第二、有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的作用。第三、劍葉放平刺出，可削可絞，使對方不知如何應付。有此三點，紅紗蒙面老嫗，焉能不認敗服輸？

宇文奇沒有想到這個莫測高深的老太婆，會這樣輕鬆的放過他，因之心頭暗暗慶幸，說道：「感謝妳老人家！」

紅紗蒙面老嫗說道：「不要謝，那是你深得武功要訣，把一招極平常的招式，變成高深莫測

的絕學！」

宇文奇說道：「那麼晚輩告辭了！」

紅紗蒙面老嫗道：「珍重吧！下次再見面時，老身不會再上你的當了。」

宇文奇拱手一揖，然後由大門昂然走出，彷彿沒把兩傍虎視眈眈的黑衣武士放在眼內。

離開了古廟之後，他不禁深深懊悔，深悔自己不該這樣魯莽徒事，幸好今夜應付得當，把那個紅紗蒙面的老嫗捧得暈陶陶的，才輕鬆的放過自己，否則不但救人不成，自己反而賠上一條性命。

此刻，他雖然已脫離險境，而救人的目的仍未達成，他有心再轉回去，可是一想到那個紅紗蒙面老太婆的厲害，立即又失去了信心。

不得已他交代黑虎幫派來的朋友，注意監視，一旦有所發現，馬上告訴他，而他實在有點累了，需要回到城內，找一僻靜之處，稍作休息。

不料，他剛剛到長安城內，黑虎幫的九尾蝎子杜九峯匆匆走來，說道：「少俠，天威宮已把本幫首領制住穴道，裝在一輛馬上，連夜向東馳去。」

宇文奇猛然一凜，忙問道：「隨護的是什麼人？」

九尾蝎子杜九峯道：「這個，杜九還沒弄清楚。」

宇文奇道：「再麻煩你派人監視！」

九尾蝎子杜九峯連連應是，匆匆而去，宇文奇不禁點頭微笑，暗忖：機會來了。

第十一章　柳暗花明

晨曦微露，清風習習，華陰通往潼關的大道上，一輛帶蓬的馬車，向東轆轆疾馳。

數層蘆蓆縫成的車蓬，密不透風，但疾馳之間，却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

粗布縫製的夾層門帘，低低的垂下，墜在下面的一條橫木，緊緊的綁在門檻上，晨風吹動，發出陣陣的輕顫。

車前坐着兩個人，一老一少，老者年約六旬開外，滿臉花白短髭，幾乎掩蓋了眼睛和鼻子，一頂寬大的風帽，低低的壓在眉毛上，兩邊護耳上的帶子，緊緊的繫在頷下，灰布短襖，腰束蔴繩，弓着腰雙目凝視着前方，不時揮動手中的鞭子，在空中旋了兩下，然後「吧！」一聲摔落在馬背上。

那少年神情沮喪，一臉蒼白，一頂過大的風帽，幾乎把眼睛蓋住，他瞇著眼，把頭縮在藍布短襖的領子裡，籠着手，把身體斜倚在車蓬的門框上，隨着馬車的顛簸在搖晃。

這時，老者側臉向身旁的少年瞟了一眼，說道：「天亮了，別儘打瞌睡。」

那少年好像沒有聽見，依然閉着眼斜靠着，老者又側臉看了一下，提高聲音說道：「天大亮了，別儘打瞌睡！」

那少年充耳不聞，又沒理他，老者側臉看了一下，自言自語道：「我老胡有點不明白，爲什

麼主人叫你坐車，不要你騎馬？」

那少年慢慢的睜開眼睛，向老者瞟了一下，又慢慢合上，好像十分疲乏，沒有精神說話，老者淡然一笑又搭訕道：「縱馬揚鞭，有如御風騰雲，是何等的逍遙？何等的暢快？」

那少年依然沒理會，老者不禁長眉一縐，忽然面露興奮之色，倏的一聲喝吆，長鞭連連脆響，駿馬一聲嘶叫，立即奮力疾奔起來。

馬車隨之猛然一顛，那個正在打盹的少年，差一點被摔下車來，幸虧他動作機敏及時抓住車轅，穩住身體，否則非要被弄得灰頭土臉不可。

這時，他坐直身體，狠狠的向老者瞪了一眼，罵道：「老胡，你要死啦！」

老胡不以爲忤，却得意的哈哈大笑道：「我當你眞的不會醒了呢！」

「醒了又怎樣？」

老胡打着哈哈道：「你醒了我們可以聊聊，否則老頭子一個人趕車，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該多麼寂寞？」

那少年一臉的不高興，說道：「有什麼好聊的？」

老胡道：「一陣急趕，我老頭子實在有點累了，前面找個村店休息如何？」

那少年不悅的說道：「要休息你一個人休息好了，我可不累！」

老胡憤然，說道：「從四更上車，一直睡到現在，你當然不累了，可是我老胡這把老骨頭却有點撐不住了。」

那少年不好意思的笑了，說道：「那麼讓我來趕車，你來休息好了。」

老胡道：「我可沒有那麼福氣。」

忽然，車後響起得得的蹄聲，越來越近，老胡神色一凜，長眉微縐沒有說話，那少年却好奇的轉過頭去，說道：「是個黑小子，人黑馬也黑，啊！這匹馬頗爲不凡，倒比人要漂亮得多了。」

老胡嗯了一聲，那少年又道：「跑得好快！好像奔喪一樣！」

老胡叱道：「年輕人，嘴巴要留點德！」

這時，那匹健馬的蹄聲，像擂鼓一般，急驟的滾滾而至。

老胡不由得轉身回望了一下，只見那匹馬宛如神龍御風一般，旋起一片沙塵，呼嘯而過，霎時消失在塵烟滾滾之中。

那少年問道：「老胡，可看出了什麼苗頭？」

老胡迷惘的搖搖頭，那少年遲疑的說道：「好像……」

老胡神色一緊，急道：「聽！好像又有蹄聲！」

那少年一悚，不禁緊張的轉過頭去，遲疑的說道：「好像是兩匹馬！」

老胡冷然說道：「我早知是兩匹馬！」

那少年疑慮的說道：「這兩人是否會有什麼企圖？」

老胡也凝重的說道：「很難說，不過以小心爲是。」

不久，兩騎疾馳而近，那少年有點意外的說道：「也是一老一少兩個男人。不過這兩個人的長像，比我們還要令人嘔心。」

老胡不禁訝然，那少年接着又道：「老的眇目歪嘴，彎腰駝背。小的濃眉蹙額，鼻孔朝天，一身肥肉，幾乎把衣服撐破，簡直是豬。」

老胡正容道：「少爺，千萬別惹事，否則無法交差！」

雙騎突然一慢，左右一分，從兩邊抄了上來。

雙方走到併排，右邊的馬上，那個彎駝背，眇了一目的老者，歪着嘴瞪着一隻獨眼骨碌碌的在馬車上打轉，然後問道：「馬車內坐的什麼人？」

那少年怯怯的答道：「是，是一位年老的病人。」

眇目老者與左邊馬上的醜少年互望了一下，隨即磕鐙抖韁超前疾馳。

不久，抵達潼關，潼關，係後漢建安中葉所建，西薄華山，南臨商嶺，北距黃河，東接桃林，據崤、函之固，扼秦、晉、豫三省之要衝，形勢極爲險要，爲歷代兵家必爭之地。

此刻，辰時將過，二人腹中已饑，入關之後，在一家客棧門前停下，二人要了菜飯，匆匆用罷，又繼續趲程。

午牌時分，行經崤山脚下，忽見前路上躺着一個人，在痛苦的呻吟不停。

老胡皺皺眉，自語道：「可能是麻煩來了。」

馬車行近停了下來，二人車，老胡小心的把那人翻轉過來，啊！原來正是那個騎黑馬的黑衣少年。

黑衣少年慢慢睜開眼來，看見有人，忙喊道：「老伯伯救命啊！」

老胡惑然問道：「是怎麼一回事？」

他把黑衣少年扶坐起來，而黑衣少年齜牙咧嘴，好像痛苦異常，有氣無力的說道：「我遇到兩個怪人，他們不分黃紅皂白，出手就打，我人單勢孤，雙拳難敵四手，結果被他們打傷，要不是兩位恩公及時趕到，我這條命早就完了。」

老胡問道：「你的傷在何處？」

黑衣少年痛苦說道：「胸部和背都挨了三掌，現在痛得很厲害。」

老胡猶豫了一下，不想多管閒事，站在一旁的那少年却接道：「我看出那兩個傢伙不是好人老胡我們順路帶他走吧！」

老胡把黑衣少年扶到車上，讓他坐在二人之間，遂即揮動長鞭，馬車繼續前進。

馬車的顛簸，便黑衣少年連連呼痛，坐在一傍的那個少年道：「我這裡有一顆藥丸吃了可以止痛，你就吃下吧！否則一路顛簸可眞夠受的。」

黑衣少年接過藥丸，連連道謝，遂即送入口內，不久，就渾然入睡。

老胡惑然側顧，那少年甚爲得意的笑道：「想不到吧？」

老胡更爲困惑，那少年問道：「難道你沒看見他是假裝的？」

老胡茫然搖頭道：「沒看出來。」

那少年得意洋洋的說道：「與人拼鬥，連劍都沒有出鞘，這可能嗎？」

老胡仍然不解的問道：「你是說他沒有用劍？」

那少年道：「只此一點，已經足夠了。」

老胡問道：「你看他究竟是誰？」

那少年道：「不知道，不過我可以斷定必與車內的那個人有關。」

老胡道：「根據什麼？」

那少年反問道：「除此之外，難道還有更恰當的搭車理由嗎？」

老胡遲疑的說道：「這只是猜測，未免過於武斷！」

那少年冷笑道：「老胡，你眞的有點糊塗了，難怪師父不放心你，要叫我跟着來。」

老胡不以爲然的說道：「其他的事，說我糊塗，我不敢辯白，可是今天這件事要說我糊塗，我可眞不服氣。」

那少年頗有把握似的說道：「好！現在就讓事實來證明吧！」

說着，一側身舉手向黑衣少年臉上摸去，不料黑衣少年隨着動了一下，一手正好碰在對方的腰際，那少年當下一顫，舉起的手竟然擧在那裡不動了。

老胡見狀一怔，還未來及應變，黑衣少年的左手也在他的腰上碰了一下，他隨之一顫，全身也失去自主了。

這時，黑衣少年慢慢坐起，把嘴裡的藥丸吐了出來，說道：「白鳳，妳的眼睛太利了，可惜錯估了我。」

黑衣少年奪過老胡手中的韁繩，馬車隨之慢了下來。白鳳愕然問道：「你是誰？」

黑衣少年反問道：「妳猜呢？」

白鳳眨動雙眸，惑然搖頭道：「猜不到。」

黑衣少年哂然一笑道：「其實妳應該猜得到的，只是妳不願意費腦筋罷了。」

白鳳遲疑的說道：「那麼說——你是宇文奇？」

黑衣少年道：「反應可眞快！可惜已經遲了。」

白鳳神色沮喪，知道落在對方手裡，必然有罪受，因之惶然問道：「你要怎樣？」

宇文奇道：「第一立即還我朋友的自由，第二請妳解釋爲什麼要以卑劣的手段，來暗算我的朋友？」

白鳳倔强的答道：「第一、用不着我再多事，你自己可以去做。第二、我不願解釋。」

宇文奇十分不悅，說道：「難道就這樣交代嗎？」

白鳳依然倔强的說道：「這是我僅能做的。」

宇文奇憤然，說道：「以妳過去對本俠所爲，殺之並不爲過，可是又怕弄污了我的雙手，現在本俠改變主意，請你們兩人下車休息！本俠可要先走一步了。」

他立即勒住韁繩，把車停下，然後一手一個，把二人提下車，放在路旁，向老胡道：「老頭子，我並未存心對付你，你完全是受了她的牽累，你要罵就罵她好了，誰叫他做事有欠光明！」

白鳳氣得雙眸圓睜，怒道：「宇文奇，你別得了便宜，還要賣乖，等着瞧好了。」

宇文奇道：「本俠隨時候教，等妳再下一盤棋。」

說着一陣狂放的哈哈大笑，敏捷的跳上馬車，揚鞭催馬，馬車如箭似的飛馳而去。

一陣疾奔之後，宇文奇把車轉入一條山徑，走不多久，在一林中停下。

忽見林中走出幾個黑衣勁裝大漢，宇文奇認識，都是黑虎幫的朋友，於是說道：「諸位都先到了，你們的朱首領現在車上！」

幾個人興奮的蜂擁而上，打開門一看，是有一人睡在裡面，翻轉身來，再存細一看，齊皆愕然，半晌說不出話來。

宇文奇也楞了，原來那人不是黑虎朱彪，而是個身着勁裝的陌生人，長臉，面色臘黃，眼泡浮腫，宛如大病在身。

宇文奇自認這一回合，做得天衣無縫，甚爲得意，不料竟然又上了白鳳的大當。

當下他沒有去詢問那人的來歷，一切都交給在場之人去做，而他却帶了兩個黑虎幫的朋友，

匆匆而去。

□　□　□

天威宮的白鳳與老胡躺在路旁，很久沒碰到個過路之人，她一肚的窩囊，越想越氣。恰好，老胡自我解嘲道：「躺一會兒可眞舒服。」

白鳳憤然哼了一聲，搶白道：「有什麼舒服的？簡直活受罪！」

老胡不悅的說道：「受罪！是妳自己找的。」

「胡說！」

老胡不以爲然的說道：「我老頭子才不胡說呢！第一、妳不該把黑虎朱虎擒住。第二、即然擒住人，又不該故放烟幕，誑騙宇文奇那小子趕來。第三、那小子裝蒜上車之後，妳太輕視對方，過早出手，以致招來這場無妄之災，這不是自找罪受是什麼？」

白鳳黯然，委屈的說道的，擒黑虎朱彪並不是我的主意。」

老胡冷然道：「可是宇文奇那小子並不原諒妳。」

白鳳淒然道：「我根本不想求人原諒。」

老胡道：「可是馬車被那小子趕走了，車上的那個人，雖然不是黑虎朱彪，却也十分重要，妳看應該怎麼交差呢？」

白鳳有些茫然，說道：「怎麼交差？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老胡突然轉開話題，問道：「妳知道宇文奇那小子爲什麼不殺我們？」

白鳳不耐的說道：「誰知道呢？」

老胡神秘的微笑道：「我知道。」

白鳳微微一楞訝然問道：「你知道什麼？」

老胡道：「那是因爲妳！」

「我！……」白鳳忽然一震，驚凜得半晌說不出話來，心裡噗咚噗咚跳個不停，終於她茫然自語道：「我是他的敵人，這怎麼可能呢？」

老胡道：「傻丫頭，這並沒有什麼稀奇，我老人家看得太多了。不過妳對那個小子的印象如何？」

白鳳不報然，遲疑的說道：「人長得很漂亮，武功亦高，尤其是機智百出，令人莫測，在江湖上年輕的一代中，尙找不出第二人。」

老胡故作驚訝的說道：「這麼說妳對那小子的印象不壞嗎！」

白鳳沉默了，半晌始幽幽的說道：「說不上好壞，不過我覺得他是一個可敬的敵人。」

老胡道：「妳一向眼高於頂，那小子能得妳這幾句評語，想必有不凡之處，下次碰見他，我老頭子倒要存細端詳端詳。」

白鳳道：「這一次就無法過去了，還會有下次嗎？」

老胡閉上眼睛，就道：「靜靜的躺着養養精神吧！」

二人都默然了，忽然地上傳來隆隆的聲音，宛如車在飛馳，馬在奔騰。

老胡不禁興奮的說道：「有人來了，我老胡看來眞是命不該絕呢！」

白鳳的臉上，也露出希望之色，現在已可以辨出是兩匹馬拖着一輛車，不疾不徐駛來。轆轆的車聲，得得的蹄響，奏成最動聽的旋律，激動了他們的心弦，發出興奮和希望的廻響

霎時，馬車駛近，果然是一輛二輪馬車，由兩匹騾子拖着，緩緩而來。車轅上坐着一個二十左右的楞小子，右手持鞭，左手拉韁，迷迷糊糊的在打盹。馬車駛至又走了過去，二人急了，白鳳立即喊道：「救命啊！救命啊！」趕車的那個楞小子被驚醒了，他楞怔的向四面望望，發現路旁躺着兩個人，他連忙勒馬停車，驚惶的跳下車來，走過去問道：「你們……」

老胡道：「我們是被强盜制住穴道，不能行動了，小兄弟快救我們吧！」

楞小子結結巴巴的問道：「怎麼救…救你…們？」

老胡道：「你把我們送到洛陽，我們會重重的謝你。」

楞小子道：「俺也去…去洛…陽，帶…帶你們就…就是，不過，俺…俺可不要你…你們謝。」

他說着把二人抱上車去，這時白鳳問道：「你練過武嗎？」

楞小子頗爲得意的說道：「俺…俺練…過兩…年。」

白鳳道：「那就快替我們解穴道吧！」

楞小子搖搖道：「俺沒…沒練過這……這個！」

白鳳道：「你在我腰眼上捏一捏，試試看！」

楞小子笨手笨脚的在白鳳腰上捏了幾下，穴道未解開，而白鳳却覺得全身癢癢的，禁不住格格的笑了起來。

白鳳道：「用力一點！」

楞小子使勁又捏了兩下，這兩下不癢了，却痛得白鳳流下眼淚。因之她憤然罵道：「眞是個笨豬！」

楞小子大爲不悅，抗聲道：「俺…說過沒…沒練過，這…這怎…能怪…俺？」

老胡插嘴道：「用脚踢！」

白鳳毫無信心的說道：「脚踢不見得成！」

楞小子道：「讓俺再…再試試！」

他說着站了起來，對白鳳腰，猛然踢了一脚，白鳳輕輕一顫，穴道霍然而解，隨之一躍而起，忙替老胡解開穴道。然後突然一把扣住楞小子的左腕，目光凌厲的怒視道：「你是假裝？還是眞的不懂？」

楞小子痛得齜牙咧嘴，但却未呼痛，義正詞嚴，理直氣壯的憤然說道：「豈有此…理，俺…俺救…救了你，你…你却來對…對付俺，眞…眞是忘…恩負…義。」

白鳳見對方表情逼眞，沒有絲毫可疑，遂放開手，連忙致歉道：「我是試試你，請千萬可別生氣。」

楞小子哼了一聲，低聲的咕噥道：「算俺倒倒霉，今天碰…碰見了鬼。」

說着，狠狠的一鞭抽在拉車的騾子背上，馬車猛然向前飛駛起來。老胡搭訕道：「小兄弟，高姓大名？」

楞小子道：「俺…姓文，別人却都叫俺小…小武子。」

白鳳愕然，問道：「爲什麼？」

楞小子說道：「因爲俺喜喜歡玩玩槍弄弄…刀。」

白鳳調侃道：「那你豈不是文武雙全？」

小武子咧嘴笑了，頗有得色，白鳳覺得這個人楞得可以，於是又道：「像你這樣一表人才，又是文武兼修，而幹這趕車的事，眞是埋沒人才！」

小武子一臉懷才不遇的悲哀，慨然說道：「這這年年頭，像像大哥你你這這樣識貨的，能能有幾幾幾個？」

白鳳不禁「噗」的一聲笑了出來，小武子猛然一楞，白鳳立即自圓其說的說道：「你救了我們，而我們無一爲報，所以我想請我們這位胡老爺，替你找個出頭的機會。」

小武子心頭一喜，連忙謝道：「謝謝你你你大哥。」

白鳳故意雙眉一蹙說道：「不過，我們這位胡老爺有點怪癖！就是無親無故的他從不肯幫忙！」

小武子有點着慌了，急道：「那那那怎麼辦辦呢？」

白鳳想了一想，遲疑道：「辦法是有，不知你是否答應！」

小武子正色道：「請請請說吧！俺俺俺一定答應。」

白鳳向老胡擠擠眼，說道：「你拜胡老爺做乾爹就成了。」

小武子有點猶豫向老胡看了一眼，老胡乾咳了一聲，坐正身體，冷冷問道：「你家裡還有什麼人？」

白鳳在旁慫恿道：「聽見嗎？胡老爺還不大願意呢！還不敢快拜見乾爹！」

小武子有點忸怩，吃吃的說道：「乾乾爹爹，我小小武子，父父父母雙雙亡，無無依無無靠，你你就收收收在跟跟前吧！」

老胡微笑點頭道：「好！今後我們是自己人了，乾爹總不會虧待你就是了。」

小武子誠懇的連連致謝，白鳳插嘴道：「小武子，你剛認了乾爹就把我忘了？」

小武子正容道：「俺俺可不是忘忘忘恩負負義之人，以後要要要要……」

白鳳打趣道：「要怎樣？」

「要要要好好的謝謝你。」

小武子急得脖子通紅，白鳳不禁得意的笑了，笑得他十分窘迫！

□　□　□

洛陽之南，嵩山脚下，矗立着一座雄偉的莊院，大門之上高懸一方匾，寫着四個泥金大字「丹楓別院」。

此刻，已經日上三竿，右邊偏院中正有一個衣着樸實的青年，在打掃清潔。

而這個青年不是別人，正是半路認老胡爲乾爹的小武子，三天前他隨着老胡來到此處，被此間的西席魯中憲看上，留在身邊作一名書僮。三天來他不敢輕舉妄動，因爲他怕被敵識破行藏。

這時，廊簷下站着一個灰布長衫的中年文士，他正是此間西席魯中憲，看見小武子敏捷的工作，不禁暗暗頷首。

不久，小武子洒掃完畢，魯中憲笑說道：「小武子，看你動作敏捷，好像練過武吧？」

小武子期期艾艾的答道：「是是的，練練過兩兩年。」

魯中憲問道：「練的是什麼？」

小武子道：「掌劍都都都練練過。」

魯中憲又問道：「讀過書嗎？」

小武子道：「唸過兩兩兩年。」

魯中慧點頭道：「很好，你跟我來。」

二人一前一後走進書軒，魯中慧自屋內取一把寶劍，遞給他又道：「把你所學的劍法練給我看看。」

小武子接劍在手，大感躊躇，是練，還是不練？

倘若要練，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萬一因練劍生出枝節，那是他所不願的，不練，又如何自圓其說？

魯中慧好像已看出他面有難色，於是鼓勵道：「好壞沒有關係，這是看看你的武功根基如何，然後才能加以指點。」

至此，小武子無法再推諉了只得謹愼的一抱拳，然後拉開架式，開始練了起來。

他練的是一套華山派的「金龍劍法」，雖然沒有什麼特出之處，却也中規中矩。

霎時，一套「金龍劍法」練畢，他躬身一揖，然後退到一邊，魯中慧道：「根基打得很好，你師父是誰？」

小武子道：「是個姓蔡的武師。」

魯中慧眉峯微皺，感然說道：「華山派沒有姓蔡的門人呀？」

小武子猛然一悚，倒抽一口冷氣，魯中慧道：「恐怕不是姓蔡，而是姓古吧？」

小武子頓時駭然變色，半晌答不出話來，魯中慧臉色猛然一沉說道：「宇文奇，別再裝了，你應該知道，在我的面前是無法混過的。」

啊！原來小武子就是宇文奇，此刻，他宛如洩氣的皮球一樣，嗒然若喪。

對目前的情勢，他作了一番分析，第一，目下正置身虎穴之中，自己人單勢孤，再者黑虎朱

彪的下落不明，第二，他已證明西席先生魯中慧，就是天威宮中那個紅紗蒙面的人物，在長安他曾與這個會過幾次，對方的武功，不是他宇文奇所能力敵的。

基於以上原因，他知道不能動武，可是事逼至此，由不得他自己作主，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於是他故作沉着的說道：「大叔，你的眼睛眞厲害。」

魯中慧問道：「你是金龍第幾徒？」

宇文奇道：「第三。」

魯中慧又問道：「你一再與天威宮作對，究竟是爲什麼？」

宇文奇不禁憤然，說道：「大叔你是明知故問吧？」

魯中慧微微一愕，感然問道：「此話怎講？」

宇文奇當下憤然，說道：「黃山始信峯之會，天威宮乘機施毒，暗算八派與會高手，迄今下落不明，接着殺死我大師兄風雲劍客古承訓，毒害我師母金龍堡堡主夫人，又將金龍堡付之一炬，這還不算，數日前又無故將我知友黑虎朱彪綁架，這些鐵的事實，難道大叔你一點都不知道嗎？」

魯中慧好像不全了解，訝然自語道：「竟有這種事情！」

他身爲天威宮的紅巾護法，而天威宮這麼大的事情他竟不知道，誰能相信？因之宇文奇又道：「不但如此，而且還要動員天威宮的主力，要殺害我宇文奇，現在既然被你識破行藏，夫復何言，不過宇文奇生性冥頑，至死不屈，雖然明知不是對手，但仍要背城一戰。」

說着一個箭步竄至廊下，「唰！」把無情劍拔了出來，凝神而待。

魯中慧緩緩站起，冷然說道：「要想動武，那是大錯特錯，你應該弄清楚現在是什麼地方，

與什麼人動手。」

宇文奇激烈的說道：「天威宮有什麼了不起，你！也不過是天威宮的一名紅巾護法，不見得就能把我宇文奇嚇倒！」

魯中慧道：「既然如此，那你就試試吧！」

說着倏的縱身撲上，看動作並無出奇之處，宇文奇當下冷哼一聲，不敢大意，立即一招「雲封五嶽」，企圖自保。

不料劍剛揮出，他發覺宛如投入一片柔軟的棉海之中，被一種柔韌的亂絲所束縛，劍既不斷，揮又受阻，處此狀況之下，他當下駭然大驚，但還未等他撤招應變之際，倏覺右臂猛然一震，劍已到了對方的手裡。

僅僅一招魯中慧就已把他兵刃奪下，再堅持下去，其後果不難而知，是以宇文奇萬分難受，他將如何是好？

這時，魯中慧遽然後退，「噹啷！」一聲，擲劍於地，西然說道：「螢火之光，也想與皓月爭輝！」

那神情充滿輕藐與卑視，魯中慧這種表現，宇文奇還是第一次看到，以前他對這位西席先生的一點良好印象，霎時一掃而光，同時也激起他堅強的鬥志，因之倔強的緊握雙拳，怒目而視。

魯中慧冷眼一瞟，說道：「不服氣嗎？拾起你的劍來，再試一試。」

宇文奇知道再試也一定不是對手，本打算不再丟人，可是不如此，又能如何？

再試雖然可能又招致一次的侮辱和失敗，但他可以多得一次經驗，同時也可以發洩心中的悲憤。

終於他沉重的拾起劍來，這一次他不再等候對方攻來，立即一振長劍，突演奇招，這一招叫不上名字，但却狠辣詭譎兼而有之。

劍一攻出，他才想到這一招，原是黃曉霞告訴他的那套無名劍法中，最狠辣最具威力的一招，但是此時他顧忌不到其他了，牙一咬全力施出。

魯中慧渾如不覺，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一瞬之間，滾滾的劍勢，宛如長江大河，洶湧而至。

倏見他側身搶步，猛然一矮，揮袖向上擊去，驀聞「噹啷！」一聲響震，同時一道黑光，電閃激射而出，直向院中落去，宇文奇也隨之踉蹌倒退數步。

他的劍被對方擊落了，望着被震裂的右手虎口，血像一條紅色的蚯蚓，蜿蜒的爬過手心，又跌落在地上。

至此，他心冷了，堅強的鬥志已被擊潰，不復有一點存在了。

忽然他想到黃山隱翁對他的訓誨：「堅忍與毅力，乃是武功的基本條件。」於是他暗道，我要堅強，我要忍耐，我不能就這樣任敵經視。

想着，他挺一挺腰桿又站了起來，說道：「天威宮的紅巾護法，的確名不虛傳，不過我宇文奇還不能心悅誠服，能夠再給我一次機會嗎？」

魯中慧冷然頷首道：「可以，直到你完全服輸而爲止。」

宇文奇默然走到院中，把劍拾了起來，魯中慧一搖三擺的邁着八字步，走出書軒，說道：「把你最高的武功施出來吧！」

宇文奇沒有答話，他突然縱身而起，驀地暴旋，掌劍齊施，威力較前增強數倍，挾雷霆萬鈞

之勢，電閃奔雷一般疾攻而下。

魯中慧見狀雙眉一皺，倏的向側閃電竄出，脚尖輕點也一躍而起，以更猛的威力，反擊而下。

宇文奇一招撲空，心知不妙，不及變招，驀覺一種强大無邊的壓力，疾罩而下，使他束手縛脚動彈不得，接着「轟」的他癱瘓在地，宛如脫力一般，筋疲力竭，再也站不起來了。

魯中慧飄落就地，洒然說道：「就憑你這一點莊稼把式，也想和天威宮作對，那簡直是太不量力了。」

宇文奇嗒然若喪，說道：「殺了我吧！以後金龍門下不會再有人敢跟你作對了。」

魯中慧冷笑道：「要殺你也不會等到現在了，第一次在元宵節往慈恩寺的途中，第二次在客棧中對奕的那天，第三次你與白鳳交手的那個晚上，第四次是在天威宮集會的那個祠堂裡，我都可以殺你，但我沒有那樣做。」

宇文奇不解的問道：「爲什麼？」

「因爲你武功太低，殺之不武，不料你愈來愈大胆，竟然敢混到天威宮的內部來！」

宇文奇澈底絕望了，他悲哀的說道：「殺了我吧！不然你會後悔的。」

魯中慧哂然冷笑道：「殺了你太便宜了。」

宇文奇猛然一悚，問道：「你要怎樣？」

魯中慧道：「本座很欣賞你的勇氣，因此破例允以優容，要你乖乖的作本座的書僮，不過，我要預先警告你，千萬別打其他的主意，否則那是自找苦吃，假如能夠聽話，本座還可以給你一次挑戰的機會，如果有一天你能逃過本座三招，你就可以自由了，不然，你就永遠做書僮。」

宇文奇沉默了，他仔細思索對方話中之意，如果所言屬實，那條件對他太優厚了。

昔日越王勾踐，曾屈身替吳王夫差餵馬，結果十年生聚，終於滅掉吳國而使越國復興，他雖然是一介武夫，但又何嘗不能效法治古人，忍耐一時之辱？

經過一陣調息，他發覺血脈暢通無阻，並無絲毫內傷，心中大定，於是一躍而起，說道：「希望你言而有信！」

魯中慧哈哈笑道：「用不着拿話套我，難道我還向你一個年輕人失信不成？」

宇文奇話中之意，被對方識破，當下略感窘迫，不過彼此既爲敵對，這一點感覺也就隨之很快消失了。

□　□　□

夜裡，丹楓別院中的上下人等，都已睡了，可是宇文奇想到日間所發生的事，怎麼也睡不着。

他想到魯中慧的莫測高深，於識破他的行藏之後，不但沒有殺他，反而替他隱瞞身份，這究竟是爲什麼？

對於魯中慧擊敗他的那三招，看來甚爲平凡的武學，而今回想起來，細細揣摸，愈想愈覺得深奧，不但深得「巧」字的訣竅，而且又配合了威力無儔的神功。

三年之內，他不敢妄想能夠取勝這三招，能夠在這三招之下不敗，他就感到心滿意足了。

要想拆解這三招，首先內功需有相當的基礎，再者必須找出能克制對方的招式，方能奏效，否則又會失敗。

他苦思良久，始終找不出適當的招式可以破解，忽然他有一種奇想，那就是以子之矛來攻子

之盾，假如把那三招變爲劍法，或許能夠立於不敗之地。

想着，他慢慢試演起來，三招連在一起，順理成章，威力竟在他的想像之外。

不過，有點他感到遺憾，那就是這三招峪有單調之感，如果能夠有一套劍法來配合，當有强的威力。

他試着以金龍劍法與之配合，但他失敗了，又與黃山劍法配合，結果仍是生硬不調，最後他想到黃曉霞告訴他的那套殘缺不全的劍法，於是就試演起來，結果宛如水乳交溶，配合得天衣無縫，就好像這三招原來就是那套劍法最後三絕招一樣。

他不禁心中大奇，暗想道：假如這三招原來是劍法，那麼必與黃曉霞的那套劍法有關，也就是說這位西席先生魯中慧，可能知道黃曉霞父親的下落，也或許他就是黃曉霞欲尋不着的生身之父，倘若他的猜想不錯，那麼對於黃曉霞的開誠相託，總算有所交代了。

這時，已屆三更，他覺得不能再想下去，如果等到殘月昇起，那麼拯救黑虎朱彪的行動就不便了。

宇文奇一躍而起，匆匆結束停留，輕輕的穿窗而出，他向書軒中打量一眼，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他想天威宮紅巾護法魯中慧，可能已經熟睡了，因之毫不停留，擰身竄上房脊，在晦暗的夜色之下，他向四週一望，隱隱約約的看到屋宇連綿，無邊無際，他躊躇了，在這樣一片大莊院之內，去尋找一個人，眞是太渺茫了，何況他還不敢確定黑虎朱彪，是否被囚在此處呢？

略一思索，他覺得盲目亂撞，總比呆着不動好得多，是以縱身向內院跳去。

正行之間，突見兩個人影在院內追逐，一黑一白，白的在前，黑的在後，只聽黑影在後急促的說道：「依依，依依，妳聽我說……」

「不要聽！」

白影迅速隱入簷下，黑影正要追過去，驟聞左側暗處響起一聲銀鈴似的笑聲，黑影立即一楞停住脚步，他還未說話，笑聲響處，姍姍的走出一個紅色的人影來，那人還未走近，即朗笑道：「總管大爺，精神可眞好！」

黑影乾笑道：「啊！原來是季仙子！妳還未休息？」

紅影慵懶的說道：「睡不着，出來走走沒想到會碰到你，到裡面坐坐好嗎？」

黑影略一猶豫，隨着紅影走向左側簷下的門內。

宇文奇躲在暗處，不禁暗暗嘔心，原來他看出這三人正是白鳳，黃巾總管，與楊花仙子季小梅。

對於楊花仙子季小梅，他老早就猜到必然是天威宮的爪牙，只是他沒想到這個淫蕩成性的女人，會突然在此出現。

想到大師兄風雲劍客古承訓的死他立即追了過去，可是一想到他此來的目的，是爲救黑虎朱彪，如果因此救人不成，招來意外的麻煩，豈不就誤正事？再說，還有那個黃巾在側怎能殺得了這個淫婦，實在大有問題。

穿過一道長廊，慢慢潛至窗下，窗裡微現燈光，這時裡面傳出嘰嘰噥噥的褻語夾雜着一陣陣的朗笑，他心想這一對狗男女的死期到了。

他正要撬開窗戶，予以制裁，裡面的燈光倏的一閃而息，當下他猛然一震，以爲對方經發現他的行跡，忙即伏在簷下，靜候多時，才明白自己緊張過度，原來對方二人已經哼哼唧唧的扭作一團，根本就沒有注意到其他。

宇文奇縱身自簷上揭下兩片瓦，用力向窗內打去，只「嘩啦！」一聲大響，他也隨即穿窗而入。

「刷！」抖亮火摺子，但見一對狗男女赤裸裸的手忙脚亂，他當下哼了一聲，寶劍驟然出鞘，捲起一片怒狂花，倏的飛洒過去。

黃巾總管惶亂中自牀下檢起一隻鞋子，奮力向火摺子擲去，恰好劍光臨頭之際，火摺子驟然而熄，劍光過處，響起一聲女人的慘叫。

此時，屋內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黃巾總管躲在何處？一時無法找到，只得暫且饒過這一對狗男女，乃迅速穿窗而出，正好這時隔壁起了雜亂的人聲，宇文奇乃不顧向後潛去。

宇文奇謹愼迅速的踩探一遍，結果他非常失望，什麼也沒有發現，他不禁有點奇怪，暗忖：難道黑虎朱彪沒有囚在這裡？

忽見一個更夫慢慢敲着鑼走來，他見四週無人，飛身搶撲過來，一把扣住更夫的脈腕，低聲問道：「囚禁犯人在什麼地方？」

更夫已嚇得魂魄出竅，顫抖道：「不知道。」

「不知道，你就在這裡休息一下吧！」

宇文奇舉手點了更夫的睡穴，迅速挾向暗處……

不久，那暗處走出一個更夫，手執銅鑼，「噹噹……」敲個不停的狂喊道：「不好了，不好了囚禁的犯人被人救走了……」

霎時之間，人影竄動，紛向莊後奔去。

莊後緊靠山脚，山脚下是一片陡削的石壁，石壁下併排鑿了十餘個山洞，洞門一律用兒臂粗

鐵柵鎖住，這裡正是囚禁人犯之處。

洞門前的黑暗處，有十幾個黑衣執戟武士，嚴密的守衛着，這時突見莊內數十黑影飛馳而來，霎時湧至，齊聲問道：「人犯是否被人劫走？」

守衛的黑衣武士詫然答道：「沒有呀！」

「奇怪！」

黑影羣中忽然有人驚叫道：「不好！火！」

衆人齊皆悚然一驚，抬頭望去，果見莊內起火，火勢熊熊的越來越大。

「糟！我們中了來人調虎離山之計啦！」

衆人一陣呼喊，又向莊內馳去，頓時，這裡又冷清下來。

接着莊內急急的走來一個更夫，向執戟的武士問道：「可曾看見黃巾總管？」

「沒有，你找他何事？」

更夫故作驚駭的說道：「不好！總管可能被來人捉去了！」

十餘個守衛的黑衣武士，齊皆駭然，不由得靠攏過來，驀見一片寒光，颼然迸射，秋風掃落葉一般，十餘人頓時身體與腦袋分了家，接着一個個噗噗通通……相繼倒地。

原來更夫者，正是宇文奇，他晒然一笑，縱身掠至洞口，突聞洞內一個沙啞的聲音罵道：「你們這些混賬王八蛋，殺了我們吧！別讓老子們在這裡活受罪！」

宇文奇沉聲問道：「什麼人？」

那個沙啞的聲音又道：「老子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乃是大漠三雄之中的獨目駝叟東門旺，和神力八戒朱鎮雄。」

宇文奇道：「本俠並非天威宮的人，特來救你們的。」

說着，用力一扭，鐵柵門立即彎曲，現出一個足可供人出入的洞來，說道：「你們快走吧！」

洞裡一個蒼老的聲接道：「假如就這麼簡單的可以脫險，也用不着你老弟來此救人了。」

他當下愕然，問道：「怎麼！難道還有其他禁制？」

那沙啞的聲音道：「不錯，我們都被蛟筋鎖住，不能行動！」

「啊！原來如此。」

宇文奇迅速入內，分別以劍把蛟筋挑斷，然後相繼而出，接着他換洞救人，直到第七個時，才發現黑虎朱彪，他還未入內，朱彪即沉聲問道：「宇文奇嗎？」

宇文奇興奮的答道：「是的。」

不料黑虎朱彪厲聲喝問道：「你來幹什麼？」

宇文奇當下一楞，惑然道：「黑大哥，我來救你！」

黑虎朱彪又道：「糊塗！我黑虎朱彪用得你來救嗎？」

宇文奇彷彿被澆了一盆冷水，心裡頓時涼了半截，暗忖，好心來救人，反被叱責一頓，感到頗爲難受，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際，黑虎朱彪又沉聲喝道：「快走！我朱彪用不着你來解救！」

他只得快快而退，黑虎朱彪的用意何在？他實在莫不清楚，不過他總覺得這情形有點大悖常情。

轉身被救之人尚未離去，立即催促道：「諸位快走！」

不料話聲剛落，一個陰冷的聲音自石壁頂上響起，說道：「走！可沒那麼容易！」

衆人齊皆駭然，一個全身墨黑的少女，已自壁頂飄落就地。黃紗蒙面，卓然而立。

宇文奇催促道：「諸位快走！這丫頭由本俠負責。」

黑衣少女冷冷一笑道：「走！你恐怕作不了主吧！」

宇文奇道：「本俠決定的事，沒有人可以攔截，否則就是自討沒趣！」

他說着，一打手勢讓那些人由側方逃走，那個黑衣少女一見，飛身去攔，身法輕靈，快捷無比。

不料她快，宇文奇更快，她剛飛躍空中，宇文奇已經截住她的去路，同時一劍出鞘，寒光漫天，直迎着黑衣少女捲去。

倉促間，那少女拔劍相迎，兩劍相接，「噹！」一聲大震，倏見一道白光迸射而出，黑衣少女遂即噗通跌落地上，長髮散亂，喘息不已，而她兩手空空，寶劍已被震飛。

宇文奇楞了，他未想到自魯中慧掌法中，偷學變爲劍法的這一招，竟然是具有這樣大的威力，怔立良久冷然問道：「還想攔阻嗎？」

「你你你是誰？」

宇文奇道：「妳應該知道什麼人一招能把妳的寶劍震飛。」

黑衣少女被鎮住了，半晌說不出話來，宇文奇道：「不知道也罷！橫豎妳早晚會明白的，今夜，本俠念妳尚無大惡，破例不加懲治，希望妳好自爲之，假如要像白鳳那樣，本俠早晚不會放過妳的。」

說罷飄然而去，那黑衣少女竟然眼睜睜的看着他離去，而不敢加以攔阻，試想她心裡該是多麼難受啊！可是技不如人，還有什麼話可說？

莊內上上下下，正鬧得不可開交，剛救完了火，又在總管的指揮下嚴密搜查縱火的凶手，宇文奇混在人羣之中看着總管盛怒不可一世的樣子，想到剛才他那種狼狽的情形，心中不禁暗暗竊笑。

空忙了一陣，什麼也沒有搜到，總管令人們各自去睡，他一人在房上不停的來回逡巡，宇文奇本想除去這個天威宮得力的爪牙，忽聞遠處傳來一陣輕柔的簫聲，如慕如訴，悽惋動人。

簫聲一住，黃巾總管循聲馳去，宇文奇當下頗爲詫然，也縱身暗暗盯在後面。

第十二章　道高魔長

閼山脚下，伊水之濱，有一座香火鼎盛的古廟——天竺寺，全寺陷在一片黑沉沉的夜幕之內，靜寂得沒有一點聲音。

忽然，一道黑影宛如一陣輕風似的，掠過寺院的圍牆，掠過前院的佛殿，飛上後院的藏經閣。

這時閣上有了人聲，只聽一個冷厲的聲音說道：「是鄔朋嗎？」

另一個聲音答道：「是的。」

「今夜爲什麼來得這麼遲？」

「莊內突然發生了意外的事情。」

那個冷厲的聲音沒有追問究竟是什麼事情，岔開話題問道：「南陽那方面的事如何了？」

鄔朋連忙答道：「一切都作了萬全的準備，屬下這兩天就要前往，再作進一步的安排。」

那個冷厲的聲音緩和下來，說道：「這樣老夫就放心了，不過千萬不可過分輕敵，祁慶林那老兒手低下不弱，要多加小心才是。」

鄔朋連連應是，靜默片刻，那個冷硬的聲音，又道：「你去吧！」

霎時藏經閣上飛出一條黑影，直向寺外而去，在那黑影之後又有一個黑影暗中緊緊跟隨。

□　□　□

回到丹楓別院，宇文奇一直在想，藏經閣那個冷厲的聲音是誰？他與天威宮黃巾總管鄔朋所言「南陽之事」究係指何而言？後來又提到郝慶林，難道這事與郝家有關？郝前輩爲其父知交好友，此事不能置之不理，好在他正要去南陽向郝輩請領教益，碰上此事，正好暗中予相助。

第二天一大早，宇文奇照例早起，打掃書軒，以及整理院中的花木，直到日上三竿才收拾完畢。

恰在這時，門口飛進來一個十五六歲的俏丫頭，柳眉，杏眼，朱唇，桃腮，頭挽雙髻，一身翠綠，俊俏中帶着天眞，天眞中面露狡黠。

這個天眞伶俐的丫頭，正是此間主人的貼身丫環，他叫綠萍。

當宇文奇第一天踏進丹楓別院時，他曾大模大樣的受了一禮，要她給見面禮時，她却窘迫得什麼也拿不出來。

綠萍輕靈的走近，先向宇文奇瞟了一眼，然後向站在廊簷下的魯中慧道：「魯大叔，你收個好書僮，現在上上下下都嘵得了，宮主想要看看他呢！」

魯中慧微微一愣，問道：「就是現在嗎？」

綠萍道：「已時三刻，現在可以去了，大叔你沒事吧？」

魯中慧點點頭，然後向宇文奇道：「小武子，隨綠萍去去就回，千萬不可耽擱太久！」

一言提醒，使他憬悟到，目下他是小武子，而不是宇文奇，魯中慧之所以如此，用意非常明顯，那就是他不願宇文奇的眞正身分向外公開。

話雖如此，他仍不敢有太樂觀的想法，因爲昨夜他鬧得丹楓別院鷄犬不寧，是否行跡被人識破，尚難斷定，何況綠萍一進門就曾說：魯大叔，你收了個好書僮，現在上上下下都嘵得了，這

個「好」字，不知對方是出諸無心，還是有意，總之在他聽起來這個「好」字是十分刺耳的。

不久，他懷着疑懼的心情，隨綠萍走出門去，他問道：「綠綠綠萍姐，妳妳可可可知宮宮宮主，找我何何何事？」

綠萍搖搖道：「不知道。」

他又問道：「見見見了宮宮宮主，應應說說什什什麼？」

綠萍道：「當然是先請安囉！」

「然然然後呢？」

綠萍道：「問什麼，你就答什麼。」

二人正走着，忽聞「噹噹……」一連九聲鐘響，這是宮主召集全宮人員的信號，綠萍當下甚爲愕然，不禁咦了一聲，自語道：「現在召集全宮上下是爲什麼？」

這時，只見前前後後的人員齊向後院湧去，等宇文奇與綠萍趕到後院時，院內已經整齊的排列了數百人，使宇文奇最感意外的，就是黑虎朱彪已恢復了自由，並且身着武士裝，神情肅穆與另一個黑衣武士分立在大廳門口的兩旁，宛如廟中把守山門的哼哈二將。

事實非常顯然，黑虎朱彪之屈服已成爲鐵的事實，假如其中沒有什麼玄虛，那麼他爲友深入虎穴，被敵識破行藏的犧牲，就太無代價了。要說黑虎朱彪沒有向敵投降，那麼昨夜拒絕營救，今天又爲敵人守門之事，又該作何解釋？

宇文奇不禁暗暗喟嘆：草莽出身之人，畢竟比不得名門正派，縱然英雄一世，一旦面臨危機，對於氣節與廉恥，也就不再顧忌了。

不管黑虎朱彪如何，他宇文奇對朋友總算仁盡義至，俯仰無愧了。

隨着綠萍走進院中，數百道光一齊集中到他身上，他有點悚然，同時有如履薄水，如臨深淵的感覺。

穿過廣闊的後院中，踏上台階，抬頭向黑虎朱彪瞟了一眼，只見他肅然而立，昂首仰視，那神情根本就未把他放在眼內。宇文奇當下喟然暗道：有了靠山連舊人也都忘得一乾二淨了。

在未看到黑虎朱彪降敵之前，宇文奇隨時在爲他的安危而擔心，自被魯中憲識破來歷，他還認爲犧牲很有代價，而今這想法完全不復存在了。

大廳的門上，深深的垂着竹簾，綠萍閃立一旁，向宇文奇呶呶嘴，那意思是說，你儘管進去吧！沒有什麼關係。

宇文奇正要舉手去掀門簾，忽聞屋內「吧！吧！」響起兩聲清脆的耳光聲，接着隱隱聽到一個少女在低低的抽泣。

忽聽一個人厲聲道：「滾！什麼時候把宇文奇擒住，什麼時候回來！」

宇文奇猛然一悚，舉起的手又放了下來，綠萍也一臉驚愕之色。

忽見門簾起處走出一個人來，這個人宇文奇認識，誰？白鳳是也。這個少女曾化名柳迎風，昨夜無意中，他才知道她原叫柳依依。

她仍着男裝，一身潔白，只是神情悽然，雙目腥紅，好像剛剛哭過。

白鳳柳依依低着頭，對院中聚集的一干羣衆連看也不看，即匆匆而去，這情形看在宇文奇的眼內頓時了解一切，而他的心情隨之更加沉重起來。

這時，屋內又響起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稟宮主，白鳳此去，人單勢孤，恐怕不是宇文奇的對手，本座想隨去，一方面可以監視他，再者亦可作個接應。」

稍停，那個冷厲的女人聲音說道：「好吧！」

接着屋內走出一個身材瘦長的中年人，他不是別人，正是天威宮的總管鄔朋。

據宇文奇各方所得的結果，此人藝出邛崍，陰險狠毒，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更是個蹂躪婦女的色中餓鬼，從昨夜他追逐白鳳不成，又與楊仙子季小梅苟合的事，就可得到證明，他此番追隨白鳳而去，顯係存心不良。

對於白鳳的處境，不知爲什麼宇文奇竟有點爲她擔心，他自己也覺得好笑，白鳳柳依依是他的敵人，對敵人的危機應該感到高興才是，爲什麼會有這種奇怪的想法？

解釋不出，也不知因何而起，總之他覺得這想法是奇異而不合情理的。

這時，那個姓鄔的傢伙，已經走出院去，綠萍謹愼的在門外說道：「小武子來了！」

屋內一個女人的聲音說道：「帶他進來！」

綠萍打起門簾，宇文奇彎腰走了進去，抬頭一看，他當下猛然一愣，原來中央太師椅上坐着一宮裝美婦人，而她正是元宵節在長安，遊慈恩寺的途中，所遇乘坐彩轎的那個婦人。他始終覺得婦人甚爲面熟，可是却記不起她究竟是誰？

噢！他想起來了，黃曉霞的像貌不是和這個婦女很相像嗎？難怪他會覺得熟呢！

不，黃曉霞只是相像而已，並不完全像，如果他的母親——那個出了家的百了師太留起頭髮，着起宮妝，那才完全像呢！

像！眞像！越想越像，她們三者之間會不會有什麼關係？如果說黃曉霞的母親與這個宮妝美婦人是同胞姐妹，任誰都會相信。不過令人費解的一個叱吒江湖，圖霸武林的女魔，一個則是手無縛鷄之力，與世無爭的出家人，二者各走極端，爲什麼相差那麼遠呢？

這只是宇文奇一剎那間的想法，不料當他一楞之際，綠萍從背後碰他一下，使他立即恍悟過來，現在是什麼地方，以及爲什麼來此？

有了在長安的經驗，他連忙跪下說道：「小小武子，給給宮宮主請請安！」

美婦人冷然「嗯」了一聲，一雙美睜不住的向他打量，宇文奇跪在地上，動也不敢動。

良久，美婦人說道：「起來吧！你來這裡幾天了？」

「第第四四天了！」

宇文奇站了起來，目光觸處，美婦人身側站着一個黑衣少女，正是昨夜被他震飛寶劍的那個少女。

她長得很美，不過她與黃曉霞、白鳳的美却迥然不同。黃曉霞明豔爽朗，富貴華麗。白鳳予人冷厲潑辣之感，而這黑衣少女則沉靜孤傲，若把黃曉霞比作含苞牡丹花，白鳳則是多刺的白玫瑰，而這個黑衣少女就是傲霜的秋菊了。

「你知道本宮的規矩嗎？」

美婦女的話聲，把他從遐想中驚醒，他猛然一震，規矩！什麼規矩？

美婦女又道：「任何一個天威宮的屬下，在入宮之前必須有效忠天威宮的表現，然後再正式的歃血宣誓，終身不得二志，否則立殺不赦。你！已經來了四天，還未宣誓，實在太例外了。」

宇文奇立即明白對方的意思，也了解自己的處境，可是他不能宣誓向天威宮效忠，一方面是基於師仇，再者看不慣天威宮上下胡作非爲。

天威宮的野心是消除異己，圖霸武林，也就是說順者生，違者死，到目前爲止，還未看到有幾人敢與天威宮作對，僅有他宇文奇一人孤軍奮鬥。他之所以歷經挫折，而仍能堅持到底者，乃

是他相信正義必勝，邪惡必亡，總有一天撥雲見日，現出陽光來的。

不過在此地而言，他人單勢孤，似乎不宜與敵正面衝突，如果眞的雙方動起手來，很顯然的，他宇文奇縱然有衝天入地之能，也絕難討得好去。

「噹！」一聲鑼響，像一個炸雷似的把他驚得一震，自沉思中醒悟過來，目光掃處，低垂的竹簾，慢慢捲起，接着，美婦人的坐椅，在身後兩個侍婢的輕推之下，緩緩向前移動。

霎時移至廊下，宇文奇向外一看，數百人神情肅穆的凝立着，院子的中央擺着一張香案，案上除了香爐菓供之外，還舖着兩幅尺許見方的白絹，一枝毛筆，可是却沒有硯石。

最最使他感到困惑的，就是白絹的上方，擺了一把精光閃閃的匕首，深褐色的柄上，繫着一方腥紅的綢子。令人怵目心驚，有一種恐怖的感覺。

這時，美婦一打手勢，隊伍中走出兩人來，一個是五十餘歲的中年，白淨臉身材細長，穩健之中透着一副精明。

另一個竟然是黑虎朱彪，他出來幹什麼？難道他已成了天威宮的要員？

宇文奇思緒未畢，「噹！噹！噹！」又是三個鑼響，那個細長的中年人，舉手輕拍三下，忽然隊伍中走出一人，來到香案之前，燃着香燭，黑虎朱彪向着美婦人跪了下來，磕了三個頭，站起來自香案上拿起匕首，毫不猶豫的刺進食指的指尖，頓時鮮紅的血液湧了出來。

黑虎朱彪茫然的站立着，美婦人立即說道：「寫吧！」

黑虎朱彪頗爲尷尬的答道：「屬下是個粗人，對於寫字實在不行。」

美婦人有點詫然，旋即說道：「禮壇執事代筆！」

那個細長的中年人，莊嚴的應了一聲，趨步上前，拿起筆醮着黑虎朱彪指端的鮮血，伏案在

白絹上疾書，頃刻寫就。

美婦人道：「代他宣讀！」

禮壇執事捧起剛剛寫畢，血跡未幹的白絹，朗聲讀道：「宮主在上，弟子矢志効忠，終生不二，如違誓言，天誅地滅。——弟子朱彪。」

宣讀完畢，美婦人站了起來，走到院中的香案之前，輕擧素手，端起一隻酒杯，遞給朱彪，令他飲下，然後走回坐位，這時立即暴起一片掌聲。

美婦人一打手勢，院中立即靜了下來，靜得連每個人呼吸的聲音都聽得十分清楚。

禮壇執事擧手輕拍三響，宇文奇正待看還有何事發生，突然有人在背後碰了一下，他當下一楞，回首一看，原來是帶他來此的那個丫環綠萍。

綠萍向院中指了指，那意思好像是要他到院中去，可是到院中去幹什麼？

宇文奇站在廳內沒有動，院內又響起三下掌聲，綠萍焦急的又向院中連指，他故作不解的搖搖頭，綠萍還想催促他，可是却爲美婦人森然逼人的目光所嚇住。

這時，院中的禮壇執事，突然大聲喊道：「小武子！」

至此，他無法再裝糊塗了，只得走到院中，禮壇執事要他像黑虎朱彪一樣的宣誓効忠，他却楞了一楞，向院中數百人掃了一眼，他覺得這是一個頗難應付的場合，既不能向敵宣誓効忠，也不能與敵正面衝突。

因爲向一包藏禍心的邪惡組織宣誓効忠，他覺得有辱自己的人格，與敵衝突，在衆寡懸殊之下，對於他十分不利，可是事逼至此，只有這兩條路可走，無論走那一條路，都是他所不願的。

禮壇執事又在目光催促他，忽然靈機一動，故作不解的向美婦問道：「請請請問宮宮主，這這這是啥啥意意思？」

美婦人冷然說道：「像朱彪一樣，宣誓効忠，怎麼？你不願意？」

宇文奇結結巴巴的答道：「不不不，只只只是覺覺覺得太太太突突然。」

美婦人道：「剛才本座已向你說明，難道忘了？」

宇文奇道：「宮宮宮主說，入入入宮之之之前，必必須有……効効忠的表……表現，小小小武子，自自自問沒沒有什什什麼表表現，所所以感感感到突突突然。」

美婦人冷冷的嗯了一聲，宇文奇又道：「如如如果宮……宮主，准予延延延緩幾日，讓讓讓小武子有所表……現之之後，再宣誓效效效忠，就就就會心心心安理理得了。」

他這樣說，只是在沒有辦法中來找理由，企圖緩和目前的情勢，不料他的話聲剛落，突聞背後一個熟悉的聲音說道：「這話說得很有道理。」

美婦人燦然一笑，站了起來，原來說話的正是紅巾護法魯中慧，他瀟洒的走上台階，侍婢立即搬了一把椅子，放在一側，他毫不客氣的坐了下來。

美婦人問道：「護法的意思……」

魯中慧道：「現在正有一樁事情需人，何不藉此對他考驗考驗？」

美婦人惑然問道：「護法是指何而言？」

魯中慧道：「宮主剛才不是派白鳳出去了嗎？據本座觀察，她近來常常心神不屬，好像有什麼壓在心裡，此番出去恐怕有些不妥。」

美婦人微微一愣，說道：「護法所言甚是，本宮也有這種感覺，不過已經另外派人作爲後援了。」

魯中憲道：「宮主大既是指鄔總管而言，他之爲人宮主應該十分清楚，此去他是否對白鳳另有目的，很難斷言。」

美婦人猛然一怔，問道：「護法是說……」

魯中憲乾笑道：「事情沒有發生之前，本座不便遽下斷言，不過只是有感而發，提供宮主參考而已。」

美婦人微微頷首道：「此話甚有道理，不過小武子是否能負擔得起這種任務？」

魯中憲道：「據本座的觀察，小武子雖然年幼口齒不清，但武功的根基頗爲紮實，再者，他機警異常，縱然武功稍有不濟，而機智可以彌補。」

美婦人點頭道：「就這樣辦吧！」

怎麼辦？宇文奇沒能立即體悟出來，不過他可以確切的斷定，今天這一關是安全的渡過了，只是他不明白，紅巾護法魯中憲，爲什麼又在無意之間，替他解圍？

第二天，宇文奇受領了監視白鳳與總管鄔朋的任務，離開了「丹楓別院」。

這正如他的理想，因爲黑虎朱彪的事，已經不着他去操心，同時另一件事急需趕辦，那就是鄔朋與那個神秘怪人所言郝慶林的事，究竟是什麼事？他不知道，不過他敏感的覺得，必定與郝家是不利的。

黃山隱翁在長安時，曾經他拜訪郝慶林，請他在武功上加以指點，作爲日後對付天威宮的本錢。此番離開丹楓別院，正好去拜訪郝前輩，至於監視白鳳的事，管他去，橫豎他宇文奇不是天威宮的人，何況還是敵對呢。

據說，郝慶林爲其父無情劍的舊友，現隱居於南陽，此人的一身修爲，比黃山隱翁還要高，

如果能得到他的指點，武功或許能夠更進一層。

南陽距此非遙，據估計也不過四百里出頭，五百里不到，以他目下的脚程，最多兩天就會趕到，何不前往南陽一行？

於是開始起程，急急的向南陽趕去，不料他剛離開丹楓別院不久，忽見背後旋風似的追來一匹健騎，他當下一凜，還未來得及思索，那匹健馬已經馳至，「希聿聿！」一聲嘶叫，停了下來，接着鞍上飛落一個黑影，這個人他認識，誰？正是天威宮宮主座前那個黑衣少女，也是前夜被他一招震落寶劍的那個少女。

她爲什麼突然追來？是否識破了他的行跡？

此刻，正在荒野之中，縱然被識破行藏，他也毫無所懼，是以沉着的靜立以待。

黑衣少女矜持的向宇文奇瞟了一眼說道：「跑得眞快，騎馬都幾乎追不上。」

這句話的眞正意思是什麼？宇文奇無法瞭解，是以反問道：「姑姑娘，是……追趕在在在……在下？」

黑衣少女冷冷的哼了一聲說道：「不是追你是追誰？」

宇文奇問道：「有……有什麼……事事嗎？」

黑衣少女道：「宮主不放心要我趕來協助你！」

宇文奇道：「謝謝……妳。」

黑衣少女道：「不要謝，快走吧！」

宇文奇覺得與敵人同行，在心理上實在有點厭惡之感因之倏的搶步，點了對方睡穴，「唷！」拔出劍來就要將這個少女除去，可是當他的目光觸及對方姣好的面容時，他的心又軟了下來，

因爲他覺得殺一個沒有抵抗力的人，實在有失俠義的本色。

於是還劍入鞘，把黑衣少女丟在路傍草叢裡，暗道：妳自己碰碰運氣吧！本俠如此對妳已夠寬厚了。

然後他騎上黑衣少女的馬，縱馬揚鞭，疾馳而去。

午後未牌時分，到達臨汝，當他準備住店休息的時候，在街上頂頭碰上被他丟在路邊旁的那個黑衣少女，當下他猛然一震，迅速的躲進一家店內，不料一進店門他突然碰到一個人，誰？長安振遠鏢局的總鏢頭鐵掌金刀費百練是也。

鐵掌金刀好像較前蒼老了許多那一頭原僅花白的頭髮現在幾乎全白了，對於這個人，他以前甚爲敬重但由於不久之前，無意之中獲悉對方歸服天威宮之後，這一分敬重之心隨之烟消雲散，同時也起了一種厭惡之感。

縱然如此但宇文奇覺得，鐵掌金刀費百練，畢竟是其師金龍老人的故交，算起來象是否有原因？目下還難以遽下定論。

基於這種原因，對於已經朝面的鐵掌金刀費百練，不得不搶步上前深深一禮，說道：「費老前輩你好！」

鐵掌金刀費百練，原是一個人孤獨的自斟自飲聞聲立即站了起來，好像甚爲驚愕說道：「啊！宇文世兄你從那裡來？」

宇文奇道：「洛陽。」

鐵掌金刀費百練道：「前些日，聽說你到了長安，老朽等了數日，不見踪影，你爲什麼不到舍下去？」

宇文奇解釋道：「那時羣雄雲集，晚輩已成爲衆矢之的，再者天威宮隨時欲置晚輩於死地，如果貿然拜謁，豈不是帶給前輩很多麻煩？」

「麻煩！這話說得太見外了，你應該知道我和令師是什麼交情！」

鐵掌金刀費百練的表情逼眞，如果在他不知道對方歸服天威宮之前，那麼他會大爲感動的，而現在聽起來總覺得有些虛僞之感。

不過，這是他內心的想法，可是表面上依然彬彬有禮，忙即說道：「前輩的好意，晚輩非常感激但事實上晚輩一到長安，就沒有安靜過，那裡還有時間去拜你老人家？」

鐵掌金刀費百練頗爲同情的點點頭說道：「令師……」

宇文奇當下黯然，接道：「黃山之會，家師和與會各派被陷之事，前輩該有個耳聞吧？」

鐵掌金刀費百練不禁慨然說道：「是的老朽聽到一些謠言，只是傳說紛紜，是不是有些不實之處？」

宇文奇凝重的說道：「完全是實！」

鐵掌金刀費百練猛然一悚，機警的環顧左右，見無他人然後低聲問道：「現在可有下落？」

宇文奇悲哀的搖搖頭旋即向對方問道：「你老人家近來可好？」

鐵掌金刀費百練，不禁黯然搖搖頭道：「像令師那樣名重江湖的高人，那逃不了這一劫運，試想我這常年在刀口舔血之人，如何能好得了？」

語意悲哀，充滿淒涼之感，好像內心蘊有無限苦衷，宇文奇有些迷惑，難道這位交遊廣濶的鏢頭，歸服天威宮另有原因？

他心中雖然存疑，但沒有追問對方的隱私，於是岔開話道：「前輩目下準備何往？」

鐵掌金刀費百練道：「有要事須往洞庭一行。」

宇文奇：「明日我們正好可以同路。」

正說之間，忽見門口出現了三人都是莊稼打扮，中等身才，其中兩個已屆中年，像貌平庸，毫無出奇之感。

另外一人約二十七八，生得英挺俊拔，頗爲不凡，尤其是一身紫羅長衫，更顯得風流瀟洒，倜儻不羣。

宇文奇向三人打量一眼，覺得甚爲陌生，不過他可以看得出來，這三人都懷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接着自門外走進一個老道士，這個人他認識，乃是崑崙當代掌門，崑崙一鶴沉道眞。

鐵掌金刀費百練與這位崑崙掌門，甚爲厮熟，忙即站起來身來，拱手道：「崑崙高人，突然駕臨中原，眞是幸會！幸會！」

崑崙一鶴沉道眞，手執拂塵，單掌立胸，宣了一聲「無量壽佛」說道：「一晃又是數載不見了，老施主一向可好？」

鐵掌金刀費百練連道託福，這時接連着又走進幾批江湖人物，宇文奇不禁眉峯微皺暗道：難道這些人是對自己而來不成？

霎時這家客棧熱鬧起來，而客人依然是有增無已，看來好像要把這家客棧踏平擠破似的。

每一批進來的人，都對他特別注意，這是爲什麼？難道說又是爲了那只聞其名，而無實際的「血圖」不成？

宇文奇暗暗提高警覺，恰好鐵掌金刀費百練站了起來，說道：「老朽已訂了房間，我們一同

住在此處如何？」

他覺得處此風雨欲來之際，能有一個人住在一起，互相照顧，總比孤單一人，要好得多，於是領首同意，並致謝意。

有個同伴雖然比較好，可是與對方相處，多少有點顧忌，因爲鐵掌金刀費百練，歸服天威宮，乃是鐵的事實，假如對方奉命對己不利，着實是防不勝防的麻煩事。

不過目前的他，已非昔日可比，他自己心裡有數，鐵掌金刀費百練，雖然聲譽遠播，聞名遐邇，但是以對方的成就，要想對他宇文奇不利，絕難討得好去，除非另有奧援，否則是不足爲懼的。

於是，他隨着對方向後走去，雖然他沒有回頭，但他却感覺出來，那些陸續而至的江湖人物，都在低低竊議。說些什麼？他無法聽見，不過，他敏感的覺得，那些議論是針對他與鐵掌金刀費百練而發的。

那些人爲什麼議論他們？而他們又有什麼值得非議論的？這問題立即引起他的注意，可是他尋思良久，始終找不出頭緒。

不久，他們來到上房，這是兩暗一明的三間客房，二人各佔一間，中間作爲客廳，雖然不算堂皇富麗，却也乾淨利落，打掃得纖塵不染。

入夜後，宇文奇躺在床上，想到日間那些江湖人物突然齊集此處的事，怎麼也睡不着，直到三更過後，奇怪得很，依然沒有一點動靜，他實在疲乏了，於是朦朧的睡去。

酣睡中，忽然一聲慘厲的呼叫，把他從夢中驚醒，倏的一躍而起，迅如閃電似的飛身出去。

剛衝出門，驀見一道黑影自對面房中竄出，他看出那黑影不是鐵掌金刀費百練，於是一掌迎

劈去。

那黑影冷哼一聲揮掌相迎，二掌相接，只聽「蓬」的一聲，宇文奇竟然被震得向後退了幾步，那黑影乘機飛竄出門，擰身飛上房去。

宇文奇那敢怠慢，如影隨形的跟了上來，緊追不捨，不料，他身尚未飛上房去，陡然一聲暴喝：「打！」

他聞聲一愣，三點黑影呼嘯而至，倉促間他猛然一掌拍去。不料那類暗器，從身邊倏的劃過一道弧線，又迴旋射至。

宇文奇當下大爲震駭，忙即旋身躲避去，可是已遲了，兩隻擦身而過，另一隻却深深的釘入他的左臂上，一陣火辣辣的劇痛，使他墜下地來。

驀聞房上一人陰冷的說道：「小子找死！」

他忍痛抬頭一看，淡淡的月華之下，只見一道紫色的人影，迅速飛起，又逐漸消失。

追敵不成，只好轉回屋內，迅速點着臘燭，走進對面鐵掌金刀費百練的房內，抬頭一看，他頓時呆了，原來鐵掌金刀費百練臥在血泊裡，已經奄奄一息了。

他顧不得自己的傷痛，忙即走過去，急問道：「老前輩傷勢如何？」

鐵掌金刀費百練目光渙散，有氣無力的搖搖頭說道：「鏢，鏢，鏢失了……」

宇文奇急問道：「可知是什麼人？」

鐵掌金刀費百練又搖搖頭，然後期待的望着他，好像有所求似的。

宇文奇立即恍悟過來，問道：「前輩可有什麼交代？」

鐵掌金刀費百練微微頷首道：「我有一……女，名……叫眞娥，被被天威宮，擄擄去，逼得

得老夫臨死還要向人屈膝投降希望你你將來破天威宮的時候，不不要……殺……她！」

說罷，溘然長逝。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宇文奇不禁萬分感慨，他覺得這位勞碌一生的名鏢師，終於還是沒有逃掉死在刀劍之下。

這時他覺得臂上好像痛得很厲害，忙即忍痛把暗器拔出來，啊！原來是一隻帶着三個風翅的旋風飛鏢，難怪遇到阻力會轉彎呢！

他身上沒有治傷的藥物，不得已扯下一條衣服把傷裹住，然後走了出來，他想：自己的傷勢雖然不致死去，但却也十分討厭，如果留在此處，那些江湖人物，萬一於己不利，自己將何以應付，再者鐵掌金刀費百練之死如何交代？

走吧！鐵掌金刀的屍體，自會有人處理，用不着他去顧慮，再說他離開此處之後可以找個僻靜的地方，療養傷勢。

一鈎殘月逐漸昇高，淡淡的月華之下，自臨汝城內飛出一條黑影，不快，也不慢的向城東逸去。而在這條黑影之後，遙遙的又跟着十餘條黑影，緊盯不捨。

第一道黑影，乃是負傷準備離去的宇文奇，而後面緊跟着的那些黑影，究竟是什麼人物，目的何在？誰也不清楚，就連宇文奇也感到莫名其妙，暗暗縐眉。

當下宇文奇靈機一動，忽然加快腳步，像一道流星似的劃過夜空，而那些尾隨其後的黑影，也沒命的飛奔起來，窮追不捨。

這時，來到一個山坡，宇文奇慢了下來，而後面的那些黑影也跟着放緩腳步，不即不離，好像對他僅是跟踪監視而已。忽然，他又加了腳步，那些黑影依然緊盯在後，漸漸的他慢了下來，相反的那些黑影却加快腳步。這時來到一片茂密的柏林，宇文奇毫不猶豫的縱身而入。

頃刻之間，那十餘條黑影追至，一聲呼嘯，紛紛散開把柏林圍住，然後慢慢縮小範圍，向中央搜索。

不久，搜查完畢，十餘條黑影面面相覷，誰也沒有發現一個人影，宇文奇到那裡去了？難道會飛不成？

原來宇文奇故作張皇的投入林中之後，遂即展開「風雲千幻」的身法，脫離這片茂密的樹林轉身向南疾馳而去，等到那些黑影趕至，他已經在視線之外了。

他爲什麼這樣做呢？道理很簡單，第一，他目下身負鏢傷，以帶傷之身，如何能與來意不明的那些人朝面？第二目前正感人單勢孤，不願與人結仇。第三，他急於趕往南陽，拜訪俠隱郝慶林，不願在途中節外生枝。

基於這三種原因，他沒有停留，向南疾奔，不久進入山區。這裡是伏牛山脈，山南就是南召，從南召沿白河順流而下，不遠就是南陽。

此刻，月上中天，估量時刻，大約已近五更，經過這一陣的奔跑，臂部的鏢傷，又隱隱作痛起來，他不由得用手撫摸，當下悚然大驚。

爲什麼？原來受傷的左臂，已經腫得圓圓的，幾乎要把衣服撐破了。

傷勢嚴重至此，他不得不找個地方休息了。可是在這荒山野地，上那兒去找棲身之所呢？又往前走，不久發現一片墓地，松柏林立，隨風低吟，每一座古墓之前，都樹立着一方石碑，石桌和石人石馬之類，由此可見這家墓地的主人，不是當朝的顯要，也必是富甲一方的富紳巨賈。

他來到一座墓前，無力的躺在一方光滑的青石板上，微微發燒的身體，頓感一陣清涼。

隨着一陣疲倦，猛烈的襲擊，使他慢慢的合上眼睛。

朦朧中，突然一陣衣袂破風之聲把他驚醒，他當下一凜，本能的一個翻身，迅捷的滾到石碑之後的黑影裡。

身形甫定，墓前的石桌邊，陸續現出十餘個人來，在晦暗的夜色中，雖然這些人的面目模糊看不眞切，但爲首者是一身材偉岸的老人，却可以分辨出來。

對於這個人，他覺得有點眼熟，究竟在那裡見過？他一時却記不起來。

這時，那老人惑然自語道：「奇怪！難道他眞的會飛不成？」

另一個黑影道：「那小子，既然已逃，我們還是趕往南陽吧！別因此就擱了那邊的大事。」

老者道：「從那小子的行動看，顯已受了重傷，縱然逃！也不會太遠！還是繼續追，如果錯過今夜，以後再想報仇就難了。」

這時，宇文奇已聽出這個身材偉岸的老者，乃是泰山磐石堡主秦路通，他所謂報仇，想必是爲了在大別山中受辱之事，那麼他們又要趕往南陽何事？所言難道就是鄔朋所指郝慶林的事？忽然，泰山磐石堡主秦義通，說道：「走！各位要小心一點，那小了雖然受了傷，仍然非常可怕，稍一不愼，就會有生命之危。」

其餘之人齊聲應喏，然後相繼向南而去。

宇文奇輕輕的噓了一口氣，暗忖道：泰山磐石堡在武林當中，算得上名門正派，身爲堡主的秦路通，爲什麼內心裡是這樣的陰險狠毒？先是風聞「血圖」之事，起意不良，夥同那些見利忘義之徒，欺侮他年幼人孤，受挫之後，仍然不知悔改，復又趁他負傷之際，落井下石，企圖報復，這年頭眞是好人難做，假如在大別之狐萬梁的家中，稍微狠一點，現在那裡還有你老兒威風的

餘地？

他想着有點後悔，但是當事到臨頭之際，總覺得不能做得太絕，事事都應給別人留點餘地，因之種下很多禍根。

這時，忽然又聽到衣袂破風之聲，宇文奇凝神細聽，這聲音霎時來至近旁，現出一黑一白兩個人影，黑者瘦長，白者纖小，一高一矮，恰成對比。

白影在前黑影在後，二人相距數尺，此刻，白影突然停住脚步，反身質問道：「你老是跟在我後面幹什麼？」

那個瘦長的黑影，低沉的說道：「依依，我的心妳難道還不知道嗎？」

白影冷冷的說道：「知道了又怎樣？可惜這裡不是天威宮，任你胡作非爲！」

那黑影哂然道：「依依，對妳我的耐心夠大了，假如妳不識抬舉，那就怪不得本座了。」

白影憤然，反問道：「不識抬舉，你又怎樣？」

黑影陰陰的說道：「不怎樣！希望妳認清環境，這裡不是天威宮，沒有紅巾護法可以替妳撐腰了。」

白影駭然怯步，驚問道：「難道你眞的想動武？」

黑影森冷的說道：「動武！那太掃興了，鄔大爺喜歡的是投懷送抱，其實你那兩手還差得太遠，根本不值得鄔大爺動手，談動手就是魯中慧那窮酸來此，也未見得能討得好去！」

躲在暗處宇文奇，這時完全分辨出來了白影乃是天威宮的白鳳柳依依。黑影則是天威宮的黃巾總管，姓鄔的那個傢伙。

聽黃巾總管的口氣，似乎連紅巾護法魯中慧都未放在眼內，假如這是事實，那姓鄔的屈身爲

一名黃巾總管，其目的，又爲的什麼？

這時，白鳳似乎已下定決心，毫不示弱的說道：「姓鄔的，你看錯了人，別以爲你的武功高，就能嚇倒別人！」

黃巾總管姓鄔的獰笑道：「鄔大爺不想嚇倒妳，只是希望妳認清處境，假如妳不識時務，鄔大爺只好自己動手了。」

白鳳遽然後退，「嗆！」撤出長劍嚴陣以待，黃巾總管哂然說道：「螢火之光，也妄想與皓月爭輝。」

說着，倏然而進，身法靈活，美妙至極，雖然較紅巾護法魯中慧尚差一籌，但在江湖上，已是罕見的高手了。

這時白鳳奮力揮劍相敵，二者相較，差得太遠，是以不到十招，被逼得束手縛脚，連連地後退。

宇文奇身負重傷，藏身暗處，對於狗咬狗的事，他不願去管，事實上他也無能去管，假如要强自出頭，那將徒招殺身之禍。

以前對天威宮的人物，他最忌諱的有三個，第一個是宮主，第二是那個高深莫測的老嫗，第三則是敵友難分的魯中慧，根本就未把黃巾蒙面的人物放在眼內，現在事實證明，他的看法錯了紅巾蒙面之人，固然個個都絕世高手，而黃巾蒙面人物中，依不乏身懷絕學之士，目下這個姓鄔的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此刻，白鳳已是强弩之末，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接着姓鄔的一聲厲喝，雙掌突變，化爲重重掌影，疾罩而下。

白鳳封守不住，只得閉目待斃，不料黃巾總管，忽然掌影一斂，化掌爲指，輕輕的點了白鳳的穴道，順手一抄，摟入懷內，陰陰的笑道：「妳逃不掉鄔大爺的手掌，又何必找罪受呢？」

他抱着白鳳走到墓前，放在平滑的石桌上說道：「妳大概還沒有享受過人生最高的樂趣，待鄔大爺給妳點藥吃，停一會妳就知道個中的滋味了。」

隨手自懷中掏出一個藥瓶，倒出一顆紅色的藥丸，放入自己口內，然後俯下身去，嘴對嘴的把藥渡入白鳳的腹內。

大約又過了半盞茶的時光，姓鄔社替白鳳解開穴道，不久，白鳳自石桌上坐起，慵懶的向姓鄔的看了一眼，然後搔首弄姿的走了過去。

姓鄔的一抱住白鳳，猥褻的笑道：「乖乖，妳要怎麼？」

白鳳在姓鄔的懷中，哼哼唧唧的像一條蛇，不停的扭動着，姓鄔的十分得意，低下頭瘋狂不停的吻着，而白鳳沒有拒絕，相反的緊緊的抱住對方，好像要把對方一口吞下去。

驀地的一聲怒喝：「淫徒招打！」

遂見數點黑影疾射姓鄔的後腦，姓鄔的聞聲一震，忙即頭一偏，反手一掌拍出，同時說道：「那來的小輩，竟敢掃鄔大爺的興！」

他以爲反手一掌，必可把來物掃落，不料事出意外。不但未能把來物拍落，相反的來物一滑，迅捷的乘虛而入，一噗哧！」釘入他的左肩之上。

猛然一痛，姓鄔的慾念頓消，方待一躍而起，倏見一片浩瀚的劍海，滾滾湧至。

他陡然一驚，也不顧得白鳳的死活，向地下一丟，同時一招懶驢打滾，企圖逃過一劍之危。

不料他快，而劍勢來得更快，只聽「嚓！」一聲輕響，那滾滾而至的劍影，已從他大腿上掃

過，同時連衣帶肉削下手掌大的一個窟窿。

姓鄔的忍痛滾出劍之外，抬頭一看，頓時大驚失色，再也顧不得報復，立即抱頭鼠竄了。

來者是誰？能使天威宮的總管這樣懼怕？原來那個突襲之人，正是天威宮紅巾護法魯中慧。

他沒有追趕那個姓鄔的，只是冷冷的凝立着，白鳳這時站了起來，忸怩的走過去，說道：「大叔，我在這裡等你好久了！」

說着，急促的嘆了過去，魯中慧倏的一閃，舉手制她的穴道，而他却不由自主的慢慢倒了下去。

不久，天漸漸的亮了起來，緊接着東方的天際，湧現了燦爛的萬丈光芒，驅散了夜的黑幕。

這時，白鳳慢慢清醒過來，被制的穴道，也隨之自解，他回想昨夜的一幕，立即惶愧不安起來。

她看見躺在地上的魯中慧，忙即上前，喊道：「大叔！大叔！你怎麼啦！」

魯中慧靜靜的躺着，彷如熟睡一般，埋也不埋，妳俯下身子細看，順手扯下蒙面的紅巾，啊！那裡是什麼魯中慧？却原來是她到處尋找的敵人宇文奇。

恰好這時宇文奇也甦醒過來，白鳳精神一振，問道：「你怎麼啦？」

宇文奇向她冷冷的瞟了一眼沒有理會，然後慢慢坐了起來，白鳳見他痛苦的表情又問：「你受了傷？」

宇文奇毫無表情的嗯了一聲，白鳳不以爲意的說道：「謝謝你昨夜救我！」

宇文奇道：「我根本沒有打算救妳，妳也用不着謝我，本俠只是看不慣那淫徒的行爲罷了！」

想到昨夜的事，白鳳不禁一陣赧然，低下頭半晌無語，最後又向對方問道：「你的傷勢看樣子很重，我這裡有傷藥，讓我給你上藥好嗎？」

宇文奇冷冷的說道：「謝謝妳，用不着！」

他吃力的站了起來。然後頭也不回的向南奔去，白鳳望宇文奇的背影，臉上頓時浮現了一抹迷惘的表情。

□　□　□

宇文奇一陣疾奔之後，覺得頭暈腦漲，在陽光的照射下，心裡好像是熊熊的烈火在燃燒。他的脚步慢下來，宛如吃醉了酒一般，歪歪斜斜的向前掙扎，這時來到一棵松樹之下，地上數寸深的枯草，蜷伏在地上，彷如一張天然的地毯，軟綿綿的舖在那裡。

這是最有力的誘惑，他想如果能在那裡痛快的睡一覺，該是多麼舒暢啊！

他想着，脚步蹣跚的走了過去，慢慢的坐下，又躺了下去，四肢一伸，他什麼也沒有想，就昏然睡去。

不知道經過多長時間，宇文奇醒了過來，睜眼一看，發覺自己睡在床上，原來不是睡在一棵樹下嗎？怎的來到這裡？是什麼人救了自己？

正巧一個脚步聲移近床前，忽聽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你醒啦！可把老朽急壞了整整的一天一夜沒有醒，假如再不醒的話，老朽也沒有辦法了。」

宇文奇見說話的是一面如古銅的老人，忙道：「謝謝你老人家救命之恩。請問這裡是什麼地方？」

老人微笑道：「用不着謝，這裡是伏牛山區。」

宇文奇道：「我怎麼到這裡的？是你老人家把我帶來的嗎？」

老人搖搖頭道：「不，是一個白姑娘把你送來的。」

宇文奇一楞，他心裡明白這個白衣姑娘，一定是白鳳，於是又問：「人呢？」

老人道：「已經走了！」

宇文奇有點悵惘，旋即岔開話題，說道：「請問你老人家尊諱怎麼稱呼？」

老人略一遲疑，說道：「老朽姓田，叫潤春，小哥兒貴姓呀？」

宇文奇謙遜的答道：「晚輩宇文奇，你老要多多教導。」

老人聞言一凜，雙目炯炯的愕然問道：「你就是金龍門下的那個宇文奇？」

宇文奇道：「是的，你老認識家師？」

老人搖搖頭道：「不過這幾個月來，倒是常常聽到你的名字。」

宇文奇感到一陣微微的喜悅，這喜悅是起於虛榮心的作祟。

老人問道：「你是怎麼受傷的？」

他就把一切經過詳述一遍，老人頻頻點頭，然後說道：「你放心吧！傷勢最多三天可癒，只是傷癒之後，你準備何往？」

宇文奇據實相告道：「晚輩準備往南陽一行，去拜訪一位前輩。」

老人接道：「不知道你要拜訪的那個前輩姓甚名誰？」

宇文奇道：「你老如果在江湖上走動，一定會認識這個人的。」

老人一怔，問道：「那麼說你要拜訪之人，也是江湖人物了？」

宇文奇道：「是的，他就是二十年前與無情劍齊名的郝慶林。」

老人聞言突然哈哈大笑起來，說道：「我道是誰呢？原來是那個老怪物！」

宇文奇猛然一愣，問道：「你老認識郝前輩？」

老人道：「豈止是認識，簡直是冤家對頭！」

「此話怎講？」

老人頗爲興奮的說道：「老朽與郝慶林相識數十年，誰也不服誰，因此每次碰在一起，不是比武，就是比酒。」

宇文奇心中大奇，興奮的追問道：「結果如何？」

老人道：「結果各有千秋，以武而論，郝慶林要差上半籌，以酒而言，老朽每飲必輸。」

宇文奇欽敬的說道：「原來你是江湖奇人，晚輩眞太失敬了。」

老人搖頭道：「老人雖然粗通拳脚，却從來不與江湖人物來往，也未做過一件行俠仗義的事情，所以根本不能稱之爲奇人。」

如果這話屬實，他覺得此老倒不失爲一個正直坦率的君子，武林中能夠多出幾個這樣的人物那麼江湖上的殺劫將減少了。

老人繼續說道：「對於郝慶林，老朽知之甚深，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沽名釣譽之徒，在武林中稍微獲得一點虛名之後，即揚言退出江湖，此後便六親不認，誰去找他，都不理，因此老朽勸你，如果沒有特殊的事情，還是不去爲妙，何必去自討沒趣？」

宇文奇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出諸這位老人家之口，他似乎沒有欺騙自己的必要，是以他猶豫了，是去？還是不去？

假如不去，豈不是白白放棄了這個機會？再說黃山隱翁要他去拜訪此人，想必另有用意，要是不去，那就辜負他老人家的一番苦心了。

南陽距此非遙，健癒之後跑一次，實在說並累不着，倘若郝慶林，眞如老人所言對他宇文奇來說，也有什麼損失。

兩相比較，當然以到南陽去較妥，於是他又道：「你老所言，諒係實情，不過宇文奇迫不得已，還是非走不可。」

老人道：「假如你一定要去，老朽自是不便攔阻，不過你必須要去的道理，可以見告嗎？」

宇文奇遲疑了一下，老人又道：「假如不便，少俠就不要勉强。」

經此一說，宇文奇有點不好意思，忙說道：「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晚輩只是想請郝前輩在武功力面加以指點而已。」

老人憂慮的說道：「指點武功，不是一件尋常的事情，如果沒有特殊的關係，你想他會肯嗎？」

宇文奇一怔暗忖：對呀！這不是件尋常的事，他肯嗎？老人接着又道：「前幾天他兒子闖了禍，找他出頭說幾句話，他理都未理，請問少俠，你與他的兒子相比，究竟誰親？」

這時，他頓悟到老人不希望他去拜訪郝慶林，爲什麼？如果是說因爲老人與郝慶林的個性不投，這理由似乎不能成立，假如另有原因，那麼這原因究竟是什麼？

他不是個僅憑耳聞，就可改變主意的人，固然老人言之確鑿，他找不出不相信的理由，但是他覺得一面之詞，是不能完全相信的，於是說道：「郝前輩之所以如此，想必有不得已的苦衷，不過晚輩此去，却不能以一般的看法去衡量。」

老人微微一愣問道：「爲什麼？」

宇文奇解釋道：「因爲這裡面含有道義的成分，如果郝前輩眞如你老所言，那就不值得武林尊敬了。」

老人壽眉微蹙，說道：「你能把這『道義』二字加以解釋嗎？」

宇文奇道：「家父與郝前輩有八拜之交，可以說交非泛泛，而家父失踪二十年，至今音訊全無，試問站在道義的立場，他沒有追查家父下落的責任？」

老人點頭道：「要是這樣，郝老兒當然義不容辭。」

宇文奇接着道：「現在並不要他老人家親自出馬，只需在武功方面加以指點而已，他應該拒絕嗎？」

老人面色凝重，說道：「按道理郝慶林再不通人性，也該答應，不過這也很難說，誰曉得他作何想法？」

宇文奇道：「因此，晚輩不得走一趟。」

老人見阻止無效，只得說道：「少俠一定要去，老朽自是不便攔阻，不過據老朽所知，郝老兒好像並沒有一個宇文的朋友，你能把令尊的名諱見告嗎？」

宇文奇心中一動，反問道：「你老怎知郝前輩沒有一個姓宇文的朋友？」

老人一楞，乾咳了兩聲，解釋道：「老朽與郝慶林相交數十年，他的朋友老朽全都認識，這乃是常理，不足爲奇。」

宇文奇也覺得這解釋十分合理，因之對剛才的一點懷疑，立即消失，於是照實說道：「你老所言極是，事實上家父不姓宇文。」

老人猛然一愣，問道：「令尊究竟是誰？」

宇文奇不禁黯然，說道：「無情劍路平。」

「啊！原來是路老弟。」

宇文奇聞言一震，興奮的問道：「你老認識家父？」

老人點點頭道：「是的，我們交情不錯，不過已二十年沒有見面了。」

言下頗爲悵惘，二人都沉默下來，室內一片沉寂，良久，老人又道：「爲了令尊之事，老朽也可以幫助你。」

宇文奇忙說道：「謝謝你老人家。」

從此，宇文奇一面養傷，一面聽老人在武功力的指導，其實他的武功，已具有相當火候，同時他又慧根獨具，是以三天以後，當他的傷勢完全健癒的時候，他已得老人武學的精髓。

第十三章　風雲際會

離別了老人，他匆匆的向南陽趕去，抵達時已是二月上旬了。

南陽爲豫西名城，城西有臥龍崗，相傳三國時代的諸葛亮，就是隱居於此，後爲劉備所悉，曾三顧茅廬，諸葛亮始允出山，輔佐朝政。

這段歷史佳話，早已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而南陽地方的人，莫不引以爲榮，津津樂道，可是當他打聽郝慶林時，他失望了，因爲所得到的結果，都是搖頭不知。

按說郝慶林是南陽人士，又是聲譽極隆的異俠，爲什麼人皆不知曉呢？最後他發現了一點端倪，原來南陽內外聚集了無數武林人物，他想可能與此有關。

宇文奇待在客棧裡，正苦思無計，忽然門口出現一個頗精壯的青年，雙目炯炯有神，慢慢走近，拱手問道：「請問兄台貴姓？」

宇文奇猛然一楞，遲疑的反問道：「閣下？……」

那青年忙道：「在下孫伯陽，剛才聽說有一位朋友，打聽郝慶林老英雄的住處。」

宇文奇懷疑的打量對方一眼說道：「正是在下。」

孫伯陽道：「請問貴姓？」

宇文奇道：「在下宇文奇，孫兄與郝前輩相識嗎？」

孫伯陽沉凝的說道：「是的，宇文兄找他老人家何事？」

宇文奇大爲興奮道：「爲了一點私事，能得孫兄指引，那眞太好了。」

孫伯陽搖搖頭道：「不，宇文兄誤會了。」

宇文奇見對方的表情一沉，興奮頓失，困惑的問道：「那麼孫兄的意思……」

孫伯陽道：「孫某以爲宇文兄如果沒有特殊的事情，最好不要去找他老人家。」

宇文奇當下一楞，問道：「爲什麼？是郝前輩不在？還是現在有事，不能接見客人？」

孫伯陽道：「二者都對。」

宇文奇大感困惑，問道：「孫兄此話怎講？」

孫伯陽道：「就是說他老人家有事不在。」

對於這解釋，宇文奇不甚滿意，當下有些忿然，孫伯陽接着又道：「宇文兄如果有什麼事，在下可以代爲處理。」

這話或係實情，但宇文奇覺得這不是別人可以代表的，是以搖搖頭道：「謝謝孫兄好意，不過，在下拜訪郝前輩之目的，乃是爲了一件私事，必須當面說明。」

孫伯陽微微蹙眉，說道：「那麼說宇文兄一定要見他老人家了？」

宇文奇肯定的點點頭，孫伯陽又道：「宇文兄既然一定要去，請隨我來。」

孫伯陽當先出院去，宇文奇緊隨在後，此刻，已是晚霞滿天，薄暮時分了。

二人一前一後，沉默的低頭疾走，霎時出了南陽，沿着一條河流，直向西北疾馳。

夕陽慢慢落下山去，絢麗的霞光，逐漸黯淡下來，這時他們來到起伏不定的山區。

這裡是伏牛山的餘派，山勢雖不見得如何峻拔險要，但山清水碧，却也另有一番清逸雅趣。只是此刻的心情不同，沒有時間多作逗留，否則以他的個性，非要多作盤桓，儘情瀏覽一番

不可。

正行之間，孫伯陽突然在一個平坦的山坡上停下，宇文奇問道：「孫兄，還有多遠？」

孫伯陽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宇文奇猛然一楞，說道：「孫兄此話怎講？」

孫伯陽道：「你能把孫某打發，隨時孫某都可以帶你前去，否則永遠找不到郝前輩的住處。」

宇文奇問道：「這是郝前輩的指示，還是孫兄的意思？」

孫伯陽道：「誰的意思都是一樣。」

這雖是一句廢話，但宇文奇却可由此推斷，孫伯陽與郝慶林的關係，必然十分密切，假如孫伯陽的行動，係出諸郝慶林的授意，他並不感到奇怪，因爲自那個田姓老人的口內得悉郝慶林的爲人之後，在心裡早已有了準備。

「一定要與孫兄印證一番嗎？」

孫伯陽道：「當然，不印證也可以，宇文兄打消拜訪郝前輩的原意亦可。」

宇文奇來此的目的，就是拜訪郝慶林，如果中途畏難而退，那豈不是白跑了一趟？

他想了一想，說道：「在下只好向孫兄領教領教了。」

孫伯陽神色凝重的退後數步，蓄勢以待，宇文奇問道：「是較量兵刃？還是掌招？」

孫伯陽傲然說道：「隨便！」

宇文奇道：「既然如此，在下就徒手陪孫兄走幾招吧！彼此以點到爲止如何？」

孫伯陽的臉色沉冷，像凝結了一層霜似的，毫無表情的說道：「請吧！」

對方既與郝慶林有關係，而他此來是有求於郝慶林，自是不便得罪，是以禮貌的拱手道：「

孫兄請！」

這原是一句客氣話，任誰聽了也不會有其他的想法，然在此時此地的孫伯陽而言，他的感受就不同了，他以爲宇文奇恃才傲物，根本沒有把他放在眼裡。

只見他陰沉的哂然一笑，倏的矮身亮掌，疾似閃電奔雷的雙掌連環打出。掌勢疾，力道猛，狠辣沉穩，直搶中宮，宇文奇沒有想到孫伯陽會突然出招，一下措手不及，手忙脚亂，險些傷在對方掌下。他宇文奇又豈是省事的人物？是以躲過之後立即冷哼一聲，搶攻三掌，還以顏色。

孫伯陽不閃不避，揮掌相迎，兩掌相遇，「蓬！」的一聲暴響，孫伯陽連退三步，宇文奇居然也退了半步，始穩住身形。

一招硬拚，優劣立現，這使孫伯陽頗感意外，宇文奇更感到意外。

爲什麼？說明白了，任誰都會覺得這是必然的。

孫伯陽之所以感到意外，那是因爲他覺得郝慶林的武功，雖然近年來很少在江湖上露面，而其威力，不是一般武功所能相抗的，尤其他已得郝家武學的精髓，以這種不世絕學，與一個和他年齡相仿的青年對掌，居然落了下風，豈不是令人難以置信？

而宇文奇的想法就不同了。他以爲孫伯陽既爲郝慶林的門下，「强將手下無弱兵」，當然不會差到那裡去，能與他硬拚一掌，原是意料中的事，而所感訝異者，乃是對方的掌力，竟然與那個姓田的老人所教他的掌力相同。

難道孫伯陽與那個姓田的老人也有關係？假如是，那麼郝慶林與姓田的老人個性不投，他如何肯讓與自己有關係的人投入對方門下？

要說孫伯陽爲郝慶林的門人，那麼姓田的老人，又如何肯把自己的武學輕易授予對方門下。

更使他驚疑的，就是孫伯陽的掌力，使他憶起數日前，在臨汝客棧之內，鐵掌金刀賈百練失鏢喪命的那晚，當他聞警衝出之際，正好碰上劫鏢之人自鐵掌金刀賈百練的房內衝出，二人相遇，倉促之間，對拚了一掌，現在回想起來，那掌力與孫伯陽的掌力，頗爲相仿。

要說那件劫鏢殺人的案子，是姓田的老人門下所爲，那是不可能的，因爲據老人所言，他沒有門人，而且從來不涉足江湖，以老人的年齡和道德來說，這些話頗足採信。

假如這種相似的掌法，是郝慶林的武學，那麼殺人劫鏢的事，可能是他門下所爲，倘若眞是如此，那麼由他門下所爲，不難推想到郝慶林的爲人了。

這是一個謎，謎底沒有揭曉之前，是不能確切肯定的，爲了證明他的想法，他又向對方奮力攻去。

孫伯陽以爲剛才落下風的原因，由於倉促應敵，他不相信宇文奇會强過他，是以見對方再次攻來，又是不閃不避的硬封硬架。

二人都有硬拚之意，因之雙方的掌勢，其快無比的一閃相接，「蓬！」又是一聲暴響，宇文奇倒退一步，孫伯陽依然連退三步。

經過這一招相試，宇文奇證實了他的想法不錯，隨之提高了戒心，說道：「在下以爲應該到此爲止，孫兄以爲如何？」

孫伯陽沮喪的說道：「是的，宇文兄請隨我來吧！」

從對方的表情上，宇文奇可以看得出來，孫伯陽雖然已輸，可是輸得並不甘心，但是有言在先，又不得不如此。

宇文奇與孫伯陽年紀相仿，對方此刻的心情，他當然能夠體會一些，只是站在他的立場，他

能說些什麼呢？

孫伯陽覺得心情十分沉重的當先領路，宇文奇無言的緊隨在後。

這時，西天的霞光，已經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片無際無涯的黑暗。

二人一陣疾奔，翻越一個山坡，進入一個黑暗的狹谷，孫伯陽十分熟悉的在嶙峋怪石之間，彎來轉去，不久面前突然開朗，不遠處燈火點點，又是一番景象。

宇文奇忍不住問道：「孫兄，到了嗎？」

孫伯陽冷然嗯了一聲，顯然對於剛才的事，仍然耿耿在心，不能釋懷。見此情形，宇文奇自是不便再問。

燈火越來越近，霎時來到近前，啊！原來是一片佔地頗廣的房舍，櫛比相連，羣山環繞。

突然自大門內閃出一條黑影，攔住去路，同時問道：「什麼人？」

孫伯陽忙道：「師兄，是我！」

那黑影似已聽出孫伯陽是誰，沒有再說什麼，迅速消失在黑暗裡。

二人走進大門，穿過一個廣濶的院落，接着來到中院，院中巍然聳立着一座頗爲寬敞的大客廳。

這時，廳中燈火通明，坐着五男三女。中間坐的是個四十左右的中年人，這個人宇文奇在臨汝客棧中，曾經見過，那天他們是三個人，兩老一少，兩老除了這個中年人之外，還有一個四十餘歲，接近五十的人，這兩個年紀雖稍有差別，而長像却極爲相似，另外就是那個身穿紫衫的青年。

在這中年人的旁邊，打橫坐着一個中年美婦人，擁容大方，樸實無華，在她的身後，立着兩

個年約十五六歲的小丫頭，一着大紅，一穿翠綠，狡黠伶俐，頗爲俊俏。

另外尚有四個青年，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極爲隨便的陪着中年人閒談。

宇文奇隨在孫伯陽之後走了進去，衆人齊皆一凜，十分驚詫，顯然他的突然來臨，使這些人感到意外而震駭。

這情形着在宇文奇的眼內，覺得異乎常情，如果他不知道趿鏢殺人的事，不曾遇到姓田的那個老人，不曾和孫伯陽硬拚過掌力，他會感到奇怪和困惑，而今由於以上各種因素，他不禁暗暗提高警覺，蓄勢戒備，對於鄔明與那個神祕怪人所言之事，早就丟到腦後去了。

孫伯陽向坐在中間的那個中年人深深一禮，說道：「師叔，我帶來一位遠道的客人。」

衆人的視線，一齊射到宇文奇的身上，孫伯陽接着又道：「這位就是近日轟動江湖，金龍門下的宇文少俠。」

宇文奇禮貌的向中年人躬身一揖，可是對方嗯了一聲，表情冷漠，甚至連一句最普通的寒暄都沒有。

這情形宇文奇當即體悟出來，那就是說這些人對他不表歡迎。

孫伯陽也感到十分尷尬，因爲客人是他引進來的，主人不歡迎，他臉上也沒有光彩。爲緩和這種不調和的氣氛，他向宇文奇道：「這位是我師叔郝保泰。」

宇文奇再度向坐在中央的那人躬身問好，而對方依舊冷然以對，半晌始懷疑的問道：「少俠光臨，有什麼指教？」

宇文奇昂然答道：「晚輩此來，乃是拜訪郝慶林老前輩，不知他老人家可在？」

郝保泰，冷冷說道：「家父不在，少俠有什麼事和我說也是一樣。」

對於郝保泰的表情，宇文奇頗爲留神，他覺得這個人精神奕奕，雙目有神，眉宇清朗，恬淡冲和，絕不像强取豪奪之徒，但事實上，趿鏢殺人的事，可能有他在內。

這些事本來與他無關，不過鐵掌金刀費百練，雖然歸服天威宮，但那是被迫之後才如此的，何況他臨死之際，曾經深爲後悔，並且託付他日後破天威宮之際，不要殺害他的唯一的掌珠——貞娥。

對於任何一個知過悔改的人，他都寄予莫大的同情，何況鐵掌金刀費百練，曾和其師金龍老人交情頗厚呢？

他此來的目的，乃是向郝慶林請教武功，而郝慶林不在，他沒有留下來的必要，但是爲了要查清趿鏢殺人的原委，他決心留下來，如果他不說出來的目的，人家會讓他留下嗎？爲了要取信對方，他不得照實直說道：「家父無情劍路平，與郝前輩原爲至交，家父失踪時近二十年，音訊杳然，晚輩此來的目的，就是想請郝前輩相助尋找家父的下落。」

「啊！」衆人齊皆感到意外，是眞是假？誰也不敢確定。

因此郝保泰態度一變，連忙說道：「少俠請坐。」

然後又向中年婦人後的丫頭道：「快請老夫人，就說有貴客來臨。」

穿綠衣的丫頭，一溜烟似的向後跑去，不久聽到拐杖搗地的聲音，自後院傳來，越來越近，接着通往後院的門口，出現了一個白髮蒼然的老太婆，在綠衣丫頭的扶持下，拄着拐杖，慢慢走進來，而廳內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郝保泰立即把位置讓開退到一旁。

宇文奇暗忖道：這大概是郝慶林的夫人，是以也隨着衆人肅然而起。

老夫人一進大廳，雙眸凌厲的即注視着宇文奇，不住的上下打量，這時郝保泰連忙說道：「

娘，這位少俠就是無情劍路大俠的後人。」

老夫人慈愛的笑道：「長得和他爹可眞是一模一樣！」

說着，提高了嗓子向宇文奇問道：「孩子，你叫什麼？你爹好嗎？」

宇文奇當下黯然，上前一揖，答道：「晚輩叫宇文奇，謝謝妳老人家，家父已經失踪二十年了。」

老夫人猛然一愣，不相信的說道：「這怎麼可能呢？以他的一身武功，誰能動得了他？當年各派聯手偷襲有情山莊，也只使他受傷而已，那還是他的心懷仁慈，否則各派參與之人，誰也別想活着。」

宇文奇悽然道：「事實上家父確實已經失踪了。」

老夫人沉重的道：「假如眞是如此，可能另有原因，絕不會無故失踪。」

宇文奇道：「妳老人家所言甚是有理，只是晚輩查訪數月，至今毫無頭緒。」

老夫人問道：「孩子，你以爲應該怎麼辦？」

宇文奇堅決的說道：「晚輩要走遍天涯海角，去尋找家父的下落，不過江湖險詐，荆棘重重，如果沒有相當的武功，是無法實現這個願望的，所以晚輩此來，意在請郝老前輩在武功上加以指點。」

老夫人道：「好，等老頭子回來，讓他教你。」

宇文奇一什，問道：「郝老前輩不在家嗎？」

老夫人點頭道：「是的。」

宇文奇又問：「請問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老夫人道：「不知道，不過你放心好了，他在不在都是一樣，等你休息兩天之後，我叫保康保泰他們教你好了。」

宇文奇連忙致謝，他想：保康保泰大概都是郝慶林的兒子，保泰就是這個中年人，保康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

這時，老夫人又問道：「你娘好嗎？」

宇文奇當下一震，到現在他還不知娘是什麼樣子，姓什麼叫什麼？他根本毫無印象，這叫他如何回答呢？

老夫人見他不知所對的窘態，頗爲困惑，問道：「你……」

宇文奇黯然欲淚的答道：「我娘是什麼樣子？到現在晚輩還沒有見過，就連我爹是誰？也只是最近才知道的。」

老夫人大感意外，說道：「你爹失踪了，難道你娘也失踪了？」

宇文奇悽然頷首，老夫人迷惑的問道：「那你跟誰長大的？」

「師父。」

老夫人問道：「你師父是誰？」

宇文奇回答道：「金龍堡主。」

老夫人更爲迷惑了，不由自主的說道：「奇怪！古浩曾參與有情山莊偷襲令尊，他怎麼會收養你的？」

宇文奇搖搖頭，表示不知，老夫人又問：「你師父待你好嗎？」

宇文奇道：「他老人家對晚輩愛如己出，甚至猶有過之。」

老夫人微微頷首道：「他可能對偷襲令尊的事，已經後悔，希望在你的身上，贖罪補過。」

宇文奇不知對方所言是否對，是以不知所對，老夫人向孫伯陽道：「時間不早了，你先帶他到書房去休息，然後再交代廚房弄點吃的。」

宇文奇拜謝之後，隨着孫伯陽向書房走去。剛走出大廳，他就聽到郝家老少低聲竊議，說些什麼？他無法聽得眞切，不過，他敏感的覺得對方是在討論他的問題。

□　□　□

夜深人靜，萬籟俱寂，宇文奇輾轉反側，不能入睡，他想到鐵掌金刀的死，和殺他那個人的掌力，郝保泰的冷漠與懷疑，以及他離開大廳時，郝家老少的低聲竊語，這些事事連貫起來，他得一個結論，那就是他懷疑郝家與臨汝翅鏢殺人的事有關，而郝家上下亦在懷疑他的來歷和用意。

假如他的預料不錯，那麼他此刻已經身陷危境，以他目前的成就，要走他想還不成問題。不過，他留下的目的，是在查明臨汝客棧內，翅鏢殺人的主兇，既然已經身入虎穴，要是半途而退，那豈不是虎頭蛇尾？

要是翅鏢殺人的事，眞是郝家所爲，他要盡力把鏢奪回，還交原主，揭穿郝家的假面具，然後拂袖而去，發誓永遠不學郝家的武功。

想到這裡，他不由得向窗外看去，只見幽邃的夜空，黑黝黝的無邊無際，閃動的星星，像釘在黑幕上的銀釘，遙遙的閃耀着淒涼的清輝。

忽然，窗前一閃，一道黑影迅速閃過，他當下一凜，知道那是個具有極高武功的夜行人，郝家爲中原聲譽頗隆的武學世家，他想不會有人敢來生事的，那麼這個人又是誰呢？難道是郝家派

來監視他的？

他覺得這猜想頗有可能，於是謹愼的由後窗逸出，擰身竄上房脊，低身伏在瓦簷上，環顧四週，一切都是靜寂的，靜得沒有一點聲音。

凝神片刻，依然沒有什麼發現，他正待長身而起，突聞一聲悠長的嘆息，自側方樓頭傳來，他不禁一怔，暗道：這不是個少女的音聲嗎？在郝慶林的府上，爲什麼會出現這種幽怨的嘆息？

接着，樓下一個男人的聲音說道：「表妹，妳還沒休息？」

那少女愛理不理的嗯了一聲，好像對男人的問話，不願回答似的。

不料那男人竟然毫不識趣，「嗖！」擰身竄上樓去，那女的驚得啊了一聲，冷冷說道：「表兄，夜已經很深了！」

這話無異給對方當頭澆了一盆冷水，可是那男的毫不以爲意的說道：「表妹，爲什麼一個人又在嘆息？」

少女冷然答道：「沒有什麼？表兄請回吧！」

男的問道：「妳這次回來，打算住多久？」

少女道：「我打算長住一個時期。」

男的吞吞吐吐的說道：「表妹，我，……」

少女冷厲的說道：「有話明天再說吧！橫豎時間長得很呢！」

那男的沉默良久，始艱澀的說道：「好吧！以後再說，不過希望妳快樂一點！」

少女冷冷的嗯了一聲，男的感到無趣，然後沮喪的下樓而去。

那少女憑欄佇良久，不由得又是一聲悠長的嘆息，然後慢慢轉過身來，猛然一凜，反手打

出一枚暗器，同時喝道：「打！」

可是非常意外，暗器打出之後，宛如泥牛入海，連一點聲音都沒有，於是她道：「你以爲隱伏不動，本姑娘就沒有辦法嗎？」

說着，一抖手又打出三隻暗器，不料剛一出手，突見欄杆盡處黑影一閃，飛出一個人來，而三隻暗器「吧！吧！吧！」相繼釘在欄杆上。

那黑影不禁喝采道：「好手法！」

那少女喝問道：「什麼人？」

黑影道：「宇文奇！」

那少女道：「你來此幹什麼？」

宇文奇忿然反問道：「不幹什麼就不能來嗎？」

那少女冷然道：「當然。」

「爲什麼？」

那少女凌厲的說道：「理由有三：第一這是內院，第二時值深夜，第三你身爲客人，怎可亂闖。」

義正詞嚴，弄得素負機智的宇文奇，啞然無語，窘迫萬分，忙連連致歉道：「對不起，對不起，在下魯莽！」

那少女冷冷哼了一聲，宇文奇覺得有說不出的難堪，可是理屈在己，又能怪誰？他只得忍着一腔寃氣，轉身欲去。

不料他剛剛舉步，那少女冷冷喝道：「站住！」

宇文奇猛然一楞，停步轉身，那少女走近，這時他才看清那少女不是別人，正是天威宮的白鳳柳依依。

對於他和那個少女之間的恩恩怨怨，他不願多去發腦筋，是以冷然說道：「姑娘有什麼吩咐？」

「把鏢還我！」

宇文奇這才記起，手裡還拿着剛剛接住對方的一枚暗器，可是當他舉手準備送還之際，他楞住了。

因爲他發現這隻暗器的大小和形式，竟然和他在臨汝客棧內所挨的那隻暗器，一般無二。

謀殺鐵掌金刀費百練的那個人的掌力，出現在孫伯陽的身上，他所挨的那枚暗器，又出現在白鳳柳依依的身上，而他又是郝家的親戚，前後印證，他得到兩個結論：第一、砍鏢殺人的，必與郝家有關。第二、白鳳柳依依的出現，證明了天威宮與郝家已沆瀣一氣，假如這猜想完全正確，他不明白，鐵掌金刀費白練已經歸服天威宮，爲什麼還要殺害他？

想到這裡，他遞出的手又縮了回來，白鳳依依以爲他故意輕薄，嬌怒道：「你想幹什麼？」

聽口氣雖然含有怒意，但聲音却柔和多了，宇文奇故意慢吞吞道：「請教一個問題。」

白鳳柳依依微微一愣，詫然問道：「什麼問題？」

宇文奇道：「這種暗器叫什麼名字？」

「旋風鏢。」

「是姑娘的獨門暗器？」

白鳳柳依依立即搖頭道：「不，應該說是郝家的獨門暗器。」

宇文奇又問道：「會使用這種暗器的人有幾人？」

柳依依道：「郝家老少上下全會。」

宇文奇沉默了，因爲這證明了他的想法沒有錯。這時白鳳柳依依惑然的問道：「你問這些幹什麼？」

「查證一件事情。」

「結果呢？」

宇文奇道：「完全證實了。」

他自懷中掏出那隻曾染了他鮮血的旋風鏢，和手內的那隻旋風鏢，一齊遞給柳依依。

她接鏢在手，不禁，「咦」了一聲，訝然問道：「這隻鏢是我大舅父隨身之物，怎會到你的手裡？」

宇文奇凝重的說道：「姑娘還記得數日前，在伏牛山救在下的那件事吧？」

一提到那夜的事，柳依依不禁羞得垂頭下去，低聲道：「僅僅數日，怎會忘記？」

宇文奇道：「那天在下就是被這鏢打傷的。」

柳依依不相信的說道：「大舅父是個正直不阿的好人，他怎會無端傷人？」

宇文奇道：「因爲我破壞了他們刼鏢殺人的事。」

「胡說，你不可隨便侮蔣郝家的任何人。」

宇文奇憤然說道：「在下並沒有胡說，只是據實直言罷了。」

「你有什麼證據？」

宇文奇指着左肩道：「難道這鏢傷還不夠嗎？」

柳依依沉默良久，依然不相信的說道：「即使大舅父眞的打了你一鏢，你也必有該打道理。」

宇文奇哂然冷笑，反問道：「該打的道理？」

柳依依道：「是的，就像今夜一樣。」

宇文奇猛然一楞，問道：「今夜怎樣？」

柳依依深沉短截的說道：「莽撞！」

宇文奇不以爲然的說道：「今夜，我承認莽撞，而那天則是路見不平，妳能說也是莽撞？」

柳依依微微一愣，當下惑然自語道：「路見不平……我不相信大舅父會阻止別人的俠行義舉。」

「爲什麼？」

柳依依凝重的說道：「因爲他本人就是一個行俠仗義的武林異人。」

宇文奇禁不住冷笑道：「信不信由你，事實會證明的。」

說罷轉身而去，柳依依立即說道：「請站住！我還有話說！」

宇文奇猛然一愣，當下停步轉身，向對方望去，只見柳依依上前兩步，欲言又止的說道：「……你，你來這裡就是爲此嗎？」

他楞了良久，始恍有所悟的說道：「啊！除此之外，就是謝謝姑娘救命之恩！」

柳依依低下頭來，因爲對方的話引起了她的回憶，一想到數日前險遭蹂躪的那件事，她有說不出的羞慚和感激，因之低聲說道：「這句話應該我來說。」

宇文奇搖頭道：「不，我並未存心救妳。」

柳依依道：「不管是有心還是無心，但事實上你已救了我，怎能不令人感激呢？」

宇文奇道：「要感激那是妳自己的事，本俠不需要別人感激。」

這話說得頗使柳依依難堪，可是她並不以爲忤，乃低柔的向對方問道：「妳還爲我過去所爲生氣？」

宇文奇道：「不敢。」

柳依依柔聲道：「從現在起，我們似乎沒有再互相敵對的必要了。」

宇文奇故作不解的反問道：「此話怎麼講？」

話外之意，已在點明妳是天威宮的一員，而他宇文奇又是與天威宮勢不兩立的生死對頭，他爲了拯救師父金龍老人及各派失陷的同道，爲了替師母及大師兄報仇，更爲了消彌武林浩劫，彼此冰炭不能相容，如何能夠不再互相敵視呢？

不料柳依依却委婉的說道：「因爲我決心脫離天威宮，不再爲天威宮和你敵對，我們過去沒有深仇大恨，爲什麼還要互相敵視呢？」

這話說得頗爲動聽，宇文奇不禁提高警覺，沉默良久，沒有表示。

柳依依接着又道：「我的話你用不着懷疑，我會用事實去證明的。」

宇文奇接道：「但願如此。」

宇文奇嘴裡雖如此說，而心裡却在暗道：哼！別來這一套，敵也罷！友也罷！橫豎我宇文奇對妳敬而遠之。

未容柳依依有所表示，他縱身飛到對面的房脊，回首一來，依稀着見柳依依還在向他揮手。匆匆回返前院，忽覺風聲颯然，面前突然現出一個紫衣青年，他認得出這個人正是在臨汝客

棧，所遇的那個紫衣青年，回想鐵掌金刀費百練被殺失踪的那夜，打他一鏢的就是這個紫衣青年。

這個人的出現，使他的預測更加證實，因之鎮靜的向對方說道：「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紫衣青年冷然反問道：「感到意外嗎？」

宇文奇搖頭道：「不，只是沒想到會在此時此地罷了。」

紫衣青年傲然的哼了一聲，那神態充滿了敵視和仇恨，宇文奇依然沉着的問道：「閣下尊姓大名？」

「桃園谷的少主人——郝孝林。」

宇文奇道：「久仰！」

其實他根本就沒有聽說過郝孝林這個名字，他之所以這樣說，那完全是因「桃園谷」三字所引起。

衆所周知，「桃園」二字，是由於晉時陶潛有「桃花源記」而來，該文又言有武陵漁人入桃園林，遇秦時避亂者，後迷其處，今人則以「桃源」爲避亂之所，如果他不知道刼鏢殺人的事，或者會爲這「桃源」二字所惑，而如今知道對方的底細之後，聽到「桃源谷」三個字如何能不感噁心呢？因之才說出「久仰」二字，其實明着客氣，而却暗含着諷刺的意味。

對方聽如不聞，問道：「你來此何幹？」

宇文奇從容不迫的答道：「本來是拜訪郝老前輩，可是現在却改變了主意。」

郝孝林又問道：「是刺探消息？還是替別人奪回失鏢？」

「二者都對。」

郝孝林道：「好！那麼就請拔劍吧！」

宇文奇故作詫然，問道：「怎麼？想動手嗎？可惜本人身無值錢之物，即使殺了我你也沒有什麼油水。」

語意鋒利郝孝林聞之立即勃然大怒道：「拔劍！」

宇文奇泰然說道：「風聞郝家掌法享譽武林，在下以雙掌奉陪如何？」

郝孝林道：「那麼請吧！」

宇文奇道：「强龍不壓地頭蛇，還是你先請！」

郝孝林哼了一聲，倏的矮身亮掌，矯如游龍似的揉身攻上。

對方掌法的路數，宇文奇在孫伯陽的身上，曾有過一次經驗，他雖然勉强取勝，但仍然不敢稍大意，是以施展「風雲千幻」的身法，巧妙的側身讓過，更以「雷霆三擊」反擊過去。

這兩種不世絕學都是得自黃山隱翁，一個是輕靈巧快，變化莫測，一個是威如山排倒海，萬馬奔騰，力能摧山撼嶽，單獨施展，已是不凡，配合運用，更是妙用無極。

此刻，身體已在空中，掀起怒嘯狂飆，勢如奔雷一般，電洩而下。

郝慶林猛然一震，知道厲害，不敢輕攖其鋒，迅即貼地向側方竄出數丈之外。

這動作快如電光火石，一氣呵成，可是當他挺身躍起之際，依然被一般洶湧而至的潛力，捲得立足不穩，踉蹌跌出數步。

這僅僅是一個照面，一個照面即遭挫折，再繼續下去，其結果必然不堪設想，因此像郝孝林呆住了，心底不由然滲出一縷寒意。

其實，並不如他想像的那麼糟，只不過由於他過分輕敵，而宇文奇又把他估計過高所致。

事實雖然如此，而郝孝林却並不了解內情，是以他神色頗爲凝重，慢慢的舉起雙掌緩緩推出。

宇文奇猛然一悚，他發覺對方掌法，竟然與姓田的老人所授「摧心掌」同一路數，在孫伯陽的身上，發現相似的掌法，已經令他生疑，如今又在郝孝林的身上，出現「摧心掌」，更使他大惑不解了。

假如對方使用的確是「摧心掌」，那可以證明姓田的老人與郝家的關係，必然十分密切，他與郝慶林相互之間不和的事，可能不實，否則，這一連串的事實，就無法解釋了。

這時，郝孝林的掌勢，由慢轉快，其威勢，似較孫伯陽的造詣尤高。

宇文奇已經確定這是「摧心掌」，施展這種掌法最耗眞力，因之他不打算與對方硬拚，待對方掌勢近身之際，倏地向右一旋，輕輕滑過，突然探掌疾向郝孝林肋下接去。

不料他快，對方更快，郝孝林側身一閃，反擊而上，不得已他只得撤招自保，游身疾走。

郝孝林當下哼了一聲，剎住追襲之勢，驀地反掌疾掃，正迎上宇文奇閃電般的來勢。

二人都快，待發覺之時，已經收勢不及。宇文奇情急之下，倏地滑步游身，讓過正鋒，同時吐氣聞聲，全力的斜推一掌。

只聽「波！」一聲，宇文奇心神猛然一震，連退三步，方始定下神來，而郝孝林也衝出數步之處，氣喘噓噓的驚凜不止。

雙方略一喘息，郝孝林神情懍厲的說道：「再對一招如何？」

宇文奇已試出對方的功力，和自己在伯仲之間，勝雖然頗難，但敗也未必，是以爽然說道：「請！」

郝孝林凝神斂氣，又緩緩的把雙掌平舉，慢慢推出，宇文奇看出這是全力的一掌，如果他想投機取巧，躲過這一掌並不困難，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豈肯向敵人示弱？

他舉起手來，暗暗凝聚眞力，慢慢迎了上去，雙方的掌勢逐漸接近，二人的神色更爲凝重。

此刻，雙方相距僅有三尺左右了，驀地同怒吼了聲，像閃電奔雷一般向一起撞擊過去。

這時側方突然響起一聲尖銳的驚叫，隨之湧起一道陰柔的勁風，快逾奔電似的向二人之間撞去。

三股力量相遇，轟然大震，頓時激起一片氣旋，宇文奇與郝孝林二人，分別向左右踉蹌跌出，另外一條白色人影，向前衝出兩丈以外，方始收住脚步。

宇文奇與郝孝林同時轉過身來，發覺那白影竟然是柳依依，心中不禁略感詫異。

對於這個少女，宇文奇的確有些莫測高深之感，先是放對，形同水火，勢不兩立，繼而又對他表示好感，雖然這轉變是由於幾種因素所造成的，但他依然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而郝孝林當下憤然，說道：「哼！表妹的掌法練得不錯了。」

柳依依情急辯道：「表兄，你誤會了。」

「誤會？這一掌如何解釋？」

「難道這是待客之道嗎？」

郝孝林諷刺的反問道：「這恐怕不是妳出手的原意吧？」

柳依依冷然問道：「你以爲呢？」

郝孝林忖了一下，冷笑道：「這個勿需我說，表妹自己心裡明白。」

柳依依沉默了，半晌沒有說話，郝孝林頗爲得意的道：「用心良苦，可惜人家並不承情。」

柳依依厲聲道：「胡說！」

「哼！我一點都不胡說，妳看人家連謝一聲都沒有，豈不是最好的證明！」

柳依依不由自主的向左側瞟了一眼，果然宇文奇毫無表示。

郝孝林乘機又道：「妳這一番苦心算是白費了。」

柳依依憤然道：「你不用挑撥，無論怎麼說，這樣待客，就是有損郝家的傳統。」

「這是郝家的事，與你無干？」

「我也是郝家的後代。」

「妳不要忘記妳姓柳，叫柳依依。」

「你以爲我不夠資格？」

郝孝林冷笑道：「人貴自知，假如一定要自討沒趣，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柳依依壓抑住激動和憤怒，問道：「表兄，什麼事使你變得如此偏激？」

郝孝林道：「哼，偏激？我一點都不偏激，假如妳一定要如此說，那也是妳一手造成。」

柳依依猛然一楞，愕然道：「我？」

郝孝林十分激憤的說道：「是的，就是妳，妳抹煞了郝家對妳的教養，抹煞了妳與郝家的關係，幫助敵人來對付我。」

柳依依當下惑然，問道：「敵人？你說他是敵人？」

沉默良久的宇文奇突然接道：「是的，敵人。」

柳依依側身問道：「爲什麼？」

宇文奇道：「我已經和妳說過，因爲我擋了他的財路。」

柳依依轉向郝孝林問道：「表兄，眞有其事嗎？」

郝孝林急怒道：「胡說，郝家的人豈能做出這種事來？」

宇文奇哂然笑道：「那麼臨汝城內，刼鏢殺人的事，又該如何解釋？」

郝孝林欲言又止，好像有所顧忌。稍停，傲然說道：「郝家做的事，自由郝家承當，你想從中插手，又何必轉彎抹角？」

宇文奇向柳依依道：「在下的話沒有說錯吧！」

柳依依極爲困惑的自語道：「我總覺得事情不應該如此。」

郝孝林冷冷說道：「不應該的事情太多了，妳如果看不順眼，不妨也算上一角。」

柳依依爲難的說道：「表兄……」

郝孝林激憤的道：「用不着多說，妳的用心我早看透了。見了我妳唉聲嘆氣，愁眉苦臉，見了別人情意綿綿，依依不捨，想不到郝家對妳十餘年的養育之恩，竟比不上一個莫不相關的混小子。」

柳依依表情激動，無言以對，她想說什麼。可是却爲郝孝林的聲音所打斷，他道：「不用說，假如妳還顧及與郝家的淵源，袖手不管，郝孝林就感激不盡了。」

冷眼傍觀的宇文奇，再也看不過，插嘴道：「郝孝林，你不覺得自己的話過分嗎？」

郝孝林激烈的反駁道：「這是我的事，用不着你狗咬耗子，多管閒事。」

宇文奇傲然道：「這件事本俠管定了。」

「你！憑什麼？」

「一股正氣，一腔血熱！」

郝孝林陰陰的獰笑道：「好！讓你嚐嚐多管閒事的滋味。」

說着「唷唧！」一聲，自腰際撤出一把長劍，惡狠狠的迎風一振，立即響起刺耳的銳嘯。

宇文奇哂然一瞟，手移到劍柄上，他不想炫露「無情劍」，可是事逼至此，使他不得已而按動卡簧，「唷！」一聲輕響，無情劍跳出鞘外尺許。

情勢至此，已到了一觸即發之勢，柳依依想出聲阻止，可是郝孝林不會聽她的，宇文奇也未見得能夠順從，所以她想了想，終於還是默然立在一旁，焦急的不知所措。

忽聞「噹噹……」一陣警鐘連響，自後院傳來，三人齊皆一凜，郝孝林獰惡的向宇文奇道：「好惡毒的詭計啊！竟然想裡應外合。」

宇文奇正容道：「胡說，我宇文奇來去清白，豈肯效那宵小之徒？」

「狡辯也無用，橫豎事實如此，待郝大爺宰了來人後，再收拾你。」

說罷，丟下宇文奇與柳依依，調頭不顧向後院馳去。

柳依依也跟踪躍上房簷，可是當他瞥見宇文奇凝立未動，不禁停住脚步，問道：「你不隨去看看？」

宇文奇道：「事情眞象已明，沒有再待在此地的必要。」

柳依依惑然道：「那麼你……」

宇文奇斷然道：「現在就走。」

語畢，轉身欲去，柳依依連忙說道：「我表兄個性偏激，對於他希望少俠多多留神。」

宇文奇弄不清這句話是威嚇，還是善意的忠告，總之已引起他的注意。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不便有所表示，是以冷冷的向對方看了一眼，然後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這時，桃園谷中，已展開了一個驚天動地的搏殺，當白鳳柳依依趕往內院之時，雙方優劣之勢，已非常明朗了。

來犯之敵約十餘人，一律身着皂袍，黑紗蒙面，而每一個敵人都是矯如游龍，縱橫劈掃，如入無人之境。

但是奇怪得很，不見郝氏兄弟現身禦敵，只有郝老太太帶領一羣婦孺及門下弟子奮力週旋，是以被敵人逼得連連後退。

在這種情況之下，柳依依無法袖手傍觀，是以嬌喝一聲，拔劍撲入戰陣，立即挽回頹勢，而且精神一振奮力反撲過去，尤其是郝孝林宛如猛虎出山，劍勢如虹，直向敵陣衝去。

無奈來犯之敵，都是身經百戰的老將，而且個個藝高功深，穩紮穩打，步步爲營，不久，郝家老少的銳氣，遭到頓挫，欲振乏力，漸漸的又落了下風。

忽聞數聲短截刺耳的呼哨，敵人齊聲大嘯和應，接着奮不顧身的猛撲過來。

至此，郝家老少再也撐不住了，不得已向後敗退，可是敵勢凶狠，好像要趕盡殺絕似的，首先兩個門下弟子，在敵强烈的猛攻之下，慘叫兩聲，受傷倒地，接着孫伯陽也在苦撐之下，左臂受傷，郝孝林一見情勢不好，奮力上前，企圖挽救，不料一個身僅二尺左右矮人，揮掌把他阻止，倏聞「哎喲！」一聲慘叫，孫伯陽的背上又挨了一掌，一個踉蹌，歪歪斜的衝出丈許之外，終於顫抖着倒了下去。

郝孝林怒嘯一聲，劍花狂湧，突然敵陣中，竄出一個落魄的中年文士，揮掌接住，不到十招，身法乍變，長袖一捲，兜住郝孝林的長劍，用力一抖，寶劍雖未脫手，但被帶得猛然向前衝出數步。

那個落魄的中年文士，乘機倏然側身，驟的左掌順勢拍出，「吧！」結結實實打在郝孝林的右肩之上，身不由己的斜跌出去，寶劍脫手飛出。

突見一個中年婦人拚命的搶撲過來，可是爲時已晚，郝孝林業已跌翻地上，那婦人也在奮不顧身的情形下，被敵人的兵刃掃傷數處。

郝老太太與白鳳柳依依兩人，一同奮力營救，可是大勢已去，回天乏術，眼看郝家老少有全軍盡沒的危機，而仍不見此間的男主人郝慶林，與其子郝保泰保康兄弟兩人出現。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倏見一道白光，宛如經天長虹，閃電一般自天外飛來，接着寒光湧現，仿如嚴霜罩地，數起驚詫聲中，又響起數聲慘叫，敵陣立即大亂，突然有人驚喊道：「無情劍！」

十餘個敵人聞聲暴然而退，在一聲呼嘯之下，驀見一片暗器，宛如羣蜂似的，疾向那一團白影射去。

忽見寒光暴漲，一陣「叮叮……噹噹……」之聲，那些暗器又告無功，再度紛紛落地。

而敵人藉此機會，已逸出二十丈之外，那白影突然一斂，現出一個面目冷漠的白衣少年，他沒法追敵，也沒有向郝家致慰問之意，却迅速的自地上撿起剛剛被他擊落的暗器，凝神苦思，不由楞住了。

這時，郝孝林自地上掙扎着爬起來，向那白衣少年感激的說道：「謝謝閣下的援救，若不是閣下突然降臨，眞不知結果如何悲慘呢？」

白衣少年冷冷的哼了一聲，沒有說話，旋即化爲一道白練，直向敵人追踪而去。

郝家老少楞住了，不了解這個白衣少年何以會如此的冷漠，不近人情。

其實他們不知道這個白衣少年，正是欲去而又留下來的宇文奇。

他正想乘機離去，忽然又想知道偷襲此間的敵人是什麼來歷，於是又暗暗潛回，不料正趕上郝家老少岌岌可危之際，想到郝慶林原與其父有八拜之交，對於殺人劫鏢之事，雖然他們嫌疑甚重，但是還沒有到完全證實的地步，是以貿然出手，不料他自天威宮紅巾護法魯中慧擊敗他的三招掌法，變化而來的劍法，竟然具有如此的威力，不但傷了敵人，而且還把強敵一齊驚走。

可是當他掃落擊來的暗器之時，突感那些暗器的來勢，有些甚爲熟悉，是以強敵逃逸之後，他首先就去撿拾被擊落的暗器一一拾起之際，他駭然的楞住了。

因爲這些暗器之中，他認得出有武當派的鐵蓮子，峨嵋派的佛珠，崑崙派的黑祺子，天山派的雪羽箭，衡山派的五芒珠，四川唐家的淬毒鐵蒺藜，甚至連他金龍堡的金龍鏢，竟赫然也在其內。

從這件事使他想到鳳鳴山莊慘遭屠殺之事，同時也想到黃山始信峯之會，失陷在天威宮中的各派高手，因之當郝孝林向他致謝時，他無暇理會，即匆忙追趕而去。

不料追出谷口，敵踪已杳，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突聞奔馳之聲，自谷內響起，接着衝出兩條黑影，疾如星丸似的向山中叢林中竄去。

而這兩個黑影，他認得出，正是郝保康郝保泰兄弟二人，當下就毫不考慮的追去，正行之間，忽見山林之內「嗖嗖……」一連竄出二十餘條黑影，緊隨郝氏兄弟追去。

山勢起伏，綿亙不斷的向西延伸，這裡正是伏牛山脈，西接秦嶺，東連霍山，盤亙河南省西南兩部，爲北嶺正幹，其支阜有熊耳，方城，桐柏諸山。汝河，白河皆導源於此。

這時已近四更，追趕的距離越來越近，從郝氏兄弟的行動上看，顯然已是筋疲力盡。這情形

看在追趕的人羣眼內，脚下更加快了速度。

眼看郝氏兄弟無法逃脫，忽見郝保康停住脚步，迅速撤出寶劍轉身應敵，而郝保泰却奮力向前疾奔。

這情形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郝保康停身應敵的目的在使其兄郝保泰擺脫敵人的追踪，那麼爲什麼要如此呢？顯然的郝保泰的身上，必懷有重要的東西，宇文奇忽然連想到這東西，可能與鐵掌金刀賈百練的失鏢有關。因之他沒有去看郝保康如何應敵，却緊緊的盯住郝保泰的後面。

不久，那二十餘條黑影也都丟下郝保康不管，急急的追了上來，而郝保泰依然拚命向前急馳，不過在速度上，顯然較前減低多了。

又過了半個時辰，郝保泰的脚步愈來愈笨重，好像筋疲力盡，已是强弩之末。

這時正好跑到山頂，前是斷崖，後有强敵，郝保泰見此情形，知到逃已不能，只得剎住脚步，轉身嚴陣以待。

霎時之間，二十餘條黑影相繼追至，但却無一人敢過分逼近，郝保泰問道：「諸位苦苦追趕郝某，究竟是爲了什麼？」

其中一個身軀偉岸的老者冷冷一笑道：「姓郝的，你別裝糊塗，趕快把『血圖』獻出來，否則將死無葬身之地。」

宇文奇聽得出聲音是泰山磐石堡主秦路通，他怎的又提起「血圖」？自己曾平白惹了一身麻煩，弄得不敢與人朝面，現在爲何目標又轉到郝家兄弟的頭上？

郝保泰愕楞許久，問道：「秦堡主這話從何說起？」

磐石堡主秦路通道：「哼！別在秦大爺面前裝傻，誰不知道你們兄弟在臨汝殺了鐵掌金刀賈

百練，刼奪了武林矚目的『血圖』？」

郝保泰當下憤然，怒道：「胡說，郝某兄弟在臨汝殺死鐵掌金刀賈百練，乃是路見不平，替友人奪回失物，根本與『血圖』無關，秦老兒你不要隨便含血噴人。」

磐石堡主秦路通，說道：「秦大爺絕非信口栽誣，請問姓郝的，那奪回的失物是什麼？」

郝保泰道：「不知道。」

另一個瘦小的老者，嘿嘿冷笑道：「恐怕不是不知道，而是祕而不宣吧？」

郝保泰正容道：「姓郝的從來不說謊話，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磐石堡主秦路通道：「不知道，秦大爺可以告訴你，你自鐵掌金刀賈百練手中奪得的東西，就是『血圖』！」

郝保泰聞之一愣，甚為詫然，磐石堡主秦路通逼上兩步，又道：「拿來吧！免得彼此傷了和氣。」

郝保泰凜然不懼道：「郝某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不論是不是血圖，都不能給你們。」

磐石堡主秦路通威脅道：「你大概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吧！」

郝保泰反譏道：「秦路通，你別仗着人多，在本俠面前要威風，以你那點成就，郝某根本就未放在眼裡。」

磐石堡主秦路通道：「既然如此，那就怪不得秦某了。」

說着又逼上兩步，其餘二十條黑影，早已散佈四週，形成了包圍的圈子，郝保泰見此情形，退後兩步，暗暗蓄勢戒備，厲聲說道：「郝大爺把東西毀了再與你們拚個死活。」

說着，郝保泰自懷中掏出一捲發黃的布，長約尺許，縐縐的摺在一起，只見他雙手扯住，就

要撕毀，立即震住所有在場之人。

這些人追趕郝保泰的目的，就是為此，如何能讓他隨便撕毀？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是乾着急，誰也沒有很好的辦法去阻止。

不料，那個瘦小的老者，連忙說道：「郝大俠請停住，有話好講，何必出此下策呢？」

郝保泰道：「這是你們逼我如此，怎的反怪郝某？」

那個瘦小的老者，否認道：「不，不，不是逼你郝大俠，而是怕將來血圖落入歹徒之手，搶先尋獲寶藏，用以為害江湖。」

郝保泰道：「那麼說郝某錯怪諸位了。」

那瘦小老者乾笑者，連忙道：「那裡，那裡，這是一場誤會。」

郝保泰問道：「諸位之目的如何？」

「其實也沒什麼，只想見識見識，同時盡一份保護的責任而已。」

郝保泰道：「啊！原來如此，諸位都是當代高人，此語諒屬實情，不過……」

那瘦小的老者急問道：「不過什麼？」

郝保泰道：「不過希諸位言而有信，看過之後交還郝某，因為這是別人之物，必須設法交還原主。」

瘦小的老者道：「這個當然，郝大俠儘可放心。」

郝保泰把手中之物遞了過去，二十餘條黑影，一齊圍攏上來，郝保泰倏的矮身，揮掌疾掃，當即慘叫連起，倒下數人。

他正要縱身衝出重圍，驀見那個瘦小的老者捷如猩猿似的迎面撲到，他牙關一咬，用力一掌

打去，同時喝道：「滾！」

那老者竟然不閃不避，只聽「吧！」一掌正擊在對方的背上，又迅如流星般的倒飛而回。

這時郝保泰頓感手掌有一種熱辣辣的感覺，接着整個的手臂酸麻起來，當下暗驚，立即想到那個瘦小的老者，可能就是毒刺蝴江淮，係如這猜想不錯，那麼他今夜的命運註定了必死一途。

那瘦小的老者已經躍起，陰陰的獰笑道：「姓郝的，你還有什麼話說？」

郝保泰已半身麻木，運轉失靈，不禁嗒然若喪，站立不穩，絕望的說道：「郝某認栽，不過希望你記着，我死之後，你老兒也不會安寧的。」

那瘦小的老者，哈哈譏笑道：「江某今天的事都管不了，那還有工夫想到以後呢？」

郝保泰全身麻木，精神恍惚，慢慢的倒在地上，磐石堡主秦路通，驟然撲入場中，那個瘦小的老者突然推出一掌，縱身攔住。

磐石堡主秦路通當下一愣，愕然質問道：「江老弟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們不是事先講好的彼此携手合作嗎？」

那個瘦小的老者乾笑道：「江某是爲堡主着想。」

磐石堡主秦路通惑然問道：「此話怎講？」

姓江的瘦小老者接道：「堡主應該知道郝保泰爲郝慶林之子，其成就絕非你我可以匹敵，此刻，他雖然已經中毒，但是百足之蛇，死而不僵，謹防有詐，再者姓郝的已經身中七絕蝴毒，堡主如果貿然接觸，豈不是危險萬分？」

這一番解釋，頗盡情理，磐石堡主雖然明知對方用意不在於此，但却也找不出反駁的理由，是以藉機下台說道：「老夫倒錯怪你江老弟了。」

二人走近郝保泰近處，其餘的人也跟着圍攏了過來，江姓老者正是郝保泰所想像的毒刺蝴江淮，此人一身是毒，譎詐百出，乃四川唐門的異姓弟子，九首毒梟唐天鵠之師弟。

此刻，只見他小心的俯下身來，仔細察着，發覺郝保泰確已中毒，昏迷不醒，而手中所持之物，並非「血圖」，乃是一片破布，再詳細搜查，結果一無所獲，至此，他們方始恍然，知道中了郝氏兄弟的金蟬脫殼之計。

毒刺蝴江淮直起身來，向磐石堡主秦路通看了一眼，說道：「想不到江某向以譎詐絕譽江湖，到頭來反中了別人的詭計。」

磐石堡主秦路通失望無主的問道：「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毒刺蝴江淮道：「追！江某就不信他會飛上天去。」

另一黑衣人問道：「這個人如何處置？」

毒刺蝴江淮向躺在地上的郝保泰掃了一眼，說道：「讓他自生自滅吧！」

衆人迅速離去，霎時走得一個不剩，宇文奇現出身來，走到郝保泰的近旁，見他已經昏迷不醒，僅僅一息尚存，當下暗道，殺人者死，眞是一點不假，數日前他們在臨汝暗殺鐵掌金刀費百練，何嘗想到自己也會有這麼一天？想着尾隨追踪衆人而去。

□　□　□

第二天，經鎭平，過新野，直奔樊城而去，這時，宇文奇覺得情形有點不對，第一他發覺沿途不明身分的江湖人物越來越多，而且都是行色匆匆，專走荒僻小徑。第二這些人神色凝重，行動詭譎，好像都懷着重重的心事。

假如他的猜想不錯，可能這些人都是爲了「血圖」而來。而像他爲了鐵掌金刀費百練之死，

志在昏明原因，恐怕沒有第二人。

薄暮時分，這些人一齊來到樊城近郊。

樊城，爲鄂北重鎭，地當漢水之濱，與襄陽隔水相望，交通方便，商賈雲集，自古爲兵家必爭之地，相傳三國時代，蜀將關羽與吳爭取荆州，即失敗於此。

此時，晚風習習，夕陽殘照，紅遍大地，三五成羣的江湖人物，齊向樊城之內走去，突然，宇文奇發覺郝保康雜在人羣之中，鬼鬼藏藏，侷促不安的時時懷疑而機警的向四週掃視，而那些江湖人物，渾如不覺的緊緊盯在後面，既不動手，也不離去。

宇文奇猜想，這些人不動手的原因，是怕成爲衆矢之的。他們之所以不肯離去，那是捨不得人人矚目的「血圖」。

正行之間，宇文奇發覺有一人與他併肩而行，轉頭一看，當下幾乎笑出聲來。

原來那個人是老叫化子，酒糟鼻子，扁扁的嘴巴，面如橘皮，腦後留着一條小辮子，辮梢上拴着一枚銅錢，走動之間，在背後不停的甩動。身上穿一件皂布破棉襖，千瘡百孔，棉絮像白花花的猪油一樣露在外面，腰間束了一條草繩，一連結了八九個疙瘩，下面穿一條千綴百連的破褲子，褲管捲至膝間，一高一低的斜吊着。兩隻又黑又髒，瘦如鷄爪似的脚，拖着一雙空前絕後的破棉鞋，走起路來，踢踢踏踏不停的響着。

這一副長像已夠令人發噱了，再加上他故意的裝模作樣，更使人忍受不住捧腹大笑了。

對於這個叫化子，宇文奇有點面熟，啊！想起來了，原來此人正是他在長安，爲救黑虎朱彪，夜探古廟，所遇戲弄紅紗蒙面老嫗的那個老叫化子。

這時，老叫化子搭訕道：「青年人也是湊熱鬧的嗎？」

宇文奇知道對方指何而言，但他却故作不解的反問道：「熱鬧！什麼熱鬧？」

老叫化子不禁咦了一聲，惑然道：「你眞的是不知道，還是明知故問？」

宇文奇朗笑道：「你老既不說明事情原委，又不指明何事，突然有此一問，這話究竟從何說起？」

老叫化子眨了眨眼，點點頭道：「似乎有點道理。」

語畢，旋即一楞，接着又道：「不對，你小子在裝蒜。」

宇文奇當下一楞問道：「你老此話怎講？」

老叫化子哼了一聲，怒道：「拿去看看，就會覺得我老人家並沒有錯罵你。」

聲音甫落，對方自懷中掏出一封書信，拋給他，宇文奇接信在手，展開一看，當下恍然，原來信是黃山隱翁寫的，大意是說，已知他往南陽，特請老友相助，並特別介紹這位叫化子，乃是當今丐幫幫主，八臂窮神崔浩的師叔，人稱風塵怪乞鄧六春，此老一生遊戲風塵，不拘小節，但却是江湖罕見的異人，如果善於結交，當有莫大的助益。

宇文奇當即連忙致歉道：「啊！原來是你老人家，晚輩剛才多有冒犯了。」

老叫化子綳着臉道：「既然知罪，你就乖乖的接受我老人家一個條件。」

宇文奇欣然說道：「好！只要晚輩能力所及，一定答應。」

老叫化子不相信的問道：「眞的？你小子可別後悔！」

宇文奇道：「當然。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老叫化子一本正經的說道：「好！你小子就學三聲狗叫吧！」

宇文奇猛然一楞，轉頭一看，只見老叫化子縮頭咋舌，嘻嘻窃笑，他向宇文奇偷瞟了一眼，

正好碰上宇文奇的目光，立即拔腿就跑，踢踢踏踏的拖着一雙破鞋，像一陣風似的向前疾奔，宇文奇立刻省悟到自己上當了，暗忖道，這老叫化子爲老不尊，我爲什麼還要過份拘泥？於是加速脚步追了上去，同時笑罵道：「臭要飯的，佔了便宜想跑可不成！」

風塵怪乞邊跑邊嘻嘻笑道：「不跑你又能怎樣？」

宇文奇覺得此老甚爲天眞，遂也嘻笑道：「不跑我要打得你學狗叫！」

「哈哈！你小子倒是不肯吃虧。」

二人笑着，夾雜在江湖人物之間走進樊城，這時天色已暮，華燈初上，夜市剛剛開始。城內有兩家頗具盛名的酒樓，一是座東朝西，名爲「謫仙樓」，一是座西朝東的名叫「醉仙居」，二者東西相望，大有互爭長短之勢。

這時，宇文奇見郝保康神色詭譎的走進「謫仙樓」，一些江湖人物，也尾隨着走了進去。

老叫化子略一遲疑，也想跟着進去，宇文奇立即阻止，說道：「何必再往那邊湊熱鬧？」

老叫化子停步側顧，問道：「你小子的意思呢？」

宇文奇指着醉仙居道：「你看那裡不是很清靜嗎？」

老叫化子道：「你小子有誠意請客？」

宇文奇爽然答道：「可以，不過只准吃，不准拿。」

老叫化子笑罵道：「好小子，你倒精得很！」

二人轉向醉仙居，霎時來到門前，誇進一看，當下給楞住了，原來這裡也已是客人滿坐，而且盡是橫眉豎眼的江湖好漢。

二人正在猶豫，恰好一個茶房，嘻笑着殷勤的迎了出來，搭訕道：「請裡面坐！」

二人走了進去，茶房立即伶俐的自後面搬出一張桌子，兩隻凳子，擺在門口的左邊，向外看去，正好看到謫仙樓的大門。

老叫化子毫不客氣的坐在上首，宇文奇只好敬陪末座，老叫化子接着一連點了十餘道菜，紅燒滑燉，葷腥烹炒，樣樣俱全，無一不是上好名菜，同時又要了五斤大麵，宇文奇當下暗暗稱奇，這個老叫化子對於吃，倒是相當內行，因之笑問道：「叫這麼多菜，準備請客嗎？」

老叫化子一楞，雙目眨動，訝異道：「你小子想要賴？」

宇文奇故作惑然之狀，說道：「我，我賴什麼？」

老叫化子一翻眼，說道：「你小子答應請客的，現在忽然把責任推到我老叫化子的身上，這不是要賴是什麼？」

宇文奇答辯道：「客隨主便，那有客人自己點菜的道理？」

老叫化子十分不悅，說道：「假如你小子吝嗇幾個臭錢，就掛在我老叫化子賬上好了。」

宇文奇笑道：「那怎麼好意思！」

老叫化子乘機道：「既然不好意思，那就乖乖請客吧！」

宇文奇知道又上當了，覺得這個遊戲風塵的老叫化子，確實油滑得可愛，當下又想逗他一逗，不料門口人影幌動，走進好幾個人來。

那幾個人一見老叫化子在座，立即猛然一顫，好像甚爲吃驚，爲首的中年漢子，拘謹的笑笑，與同伴躬身而退，好像對老叫化子甚爲畏懼，其餘隨在那中年後面的幾人，也都跟着退了出去。

宇文奇問道：「這些人是什麼來歷？」

老叫化子不悅的說道：「邛崍鐵扇翁的門下，都是一些鷄鳴狗盜之徒。」

宇文奇立即恍然，他大師兄風流劍客古承訓被害之時，就曾聽說有鐵扇翁的門下，混入桃花居，此刻這批人又在這裡出現了，想必不會有什麼好事，難怪老叫化子一臉不悅之色。

由於老叫化子行動不羈，嘻笑怒罵，大異尋常，立即引起四週人們的注視。老叫化子當下不悅的道：「有什麼好看的？」

四周的人都低下頭，不敢再行窺視，宇文奇低聲問道：「臭叫化子，你認識他們？」

老叫化子冷然道：「當然。」

「能介紹一下嗎？」

老叫化子道：「我老叫化子可沒有精神，不過可以告訴你他們是什麼來歷。」

這是什麼話，介紹與說出來歷，還不是一回事，宇文奇想笑，可是他怕老叫化子變卦，所以又忍了下來。

老叫化子向四週掃了一眼，說道：「右首的三個黑衣青年，是四川唐家門下，唐家以用毒與暗器馳譽江湖，你小子以後碰到可要小心。」

宇文奇向那三個青年看了一下，發覺這三個人雖年輕，可是一個英華內斂，都具有一身不凡的武功。

老叫化子又道：「中間的六個和尚，是衡山掌門覺慧老禿驢的師弟，他們在江湖上並稱為衡山七僧。靠牆的兩個中年尼姑，乃峨嵋門下，左首那個獨坐的牛鼻子，就是崑崙當今掌門，崑崙一鶴沈道眞，與逍遙先生楊三白為師兄弟。」

這位崑崙掌門，他在臨汝曾經見過一面，這時不由多看幾眼，他覺得這個老道士目光清朗，

一臉正氣，但是他有點奇怪，逍遙先生楊三白為其師弟，在外表上看，也是一表人才，頗為正，而黃山始信峯之會，却經不起考驗，第一個向天威宮靠攏投降。

這時，老叫化子接着又道：「那個額生肉瘤的老者，是無門無派的獨角牛杜千宇，身旁的兩個少年，可能是其弟子。」

說到這裡，老叫化子雙目突然一亮，向屋角處兩個穿大紅袈裟的番僧注視，訝然說道：「咦！西藏的兩個大喇嘛也來了，眞是風雲際會！」

宇文奇心裡明白，這些人來此的目的都是為了血圖，究竟血圖有什麼可貴之處，他至今仍然一無所知，不過他的目的與衆不同，而他只是為已故的鐵掌金刀費百練，稍盡道義的責任而已。

依目前的情勢看，各路江湖好漢紛紛出現，一場充滿腥風血雨的龍爭虎鬥，是必然的，只是結果如何？任誰也不敢妄作推測。

第十四章　風風雨雨

襄陽爲鄂北重鎮，與樊城隔水相望，地扼交通要道，形勢險惡，藏龍臥虎，爲南北用兵必爭之地。

城內有一家「金鵰鏢局」，局主「碧眼金鵰」楊慶臣，爲武當門下，仗着師門的威望，和其弟火眼狻猊楊慶民的襄助，十餘年來一帆風順，從未發生任何事情，因之聲譽遠播，名聞遐邇。

此刻，三更已屆，夜深人靜，鏢局內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只有懸在大門前的油紙風燈！隨風輕徐的搖擺着。

大門內的長廊之上，有一個黑影不停的走動着，只見他時而佇足凝思，時而搖首喟歎。

不久，那黑影走進大廳，突然抖亮火摺子，點着臘燭，但見素幔飄拂，黑影幢幢，中央的供桌上，隱約的現出一個牌位。

那人噗通跪在牌位之前，捶首絕望的哀聲自語道：「大哥！大哥！這殘局小弟怎樣收拾呢？大哥若泉下有知，給小弟指示一條明路吧！」

聲音甫落，素幔之後突然走出一個黑影來，跪在地上的那人陡然一震，驀地躍起，猱然退後尋丈？沉聲喝道：「什麼人？」

「楊老二，是我！」

「啊！郝二哥，你辛苦了。」

那黑影走至大廳中央，向供桌上掃了一眼，頗爲驚疑，是以不答反問道：「令兄……」

楊老二就是這家鏢局的二局主，火眼狻猊楊慶民，他當下黯然，說道：「家兄已於五日前去世了。」

剛剛現身被稱爲郝二哥的就是桃源谷的郝保康，郝家與金鵰鏢局是世交，雖然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可是十幾天之前，他們忽然接到楊氏兄弟一封求援的信，大意是說他們被劫，死傷慘重，却連劫鏢者的面貌都未弄清楚，特請協助尋找失鏢。

郝家老少全體出動，明查暗訪，結果發現在鐵掌金刀費百練的身上，盯至臨汝，始將鐵掌金刀殺了，把鏢奪回。

不料事機不密，各路江湖人物紛紛追至，先有宇文奇單身進入桃源谷，又有許多來歷不明之人的偷襲。

郝氏兄弟深夜乘機逸出，却又碰到各派之人在外守候，在衆寡懸殊之下，由郝保泰將强敵誘走，郝保康則日夜趕來襄陽金鵰鏢局，誰知依然遲了一步，局主碧眼金鵰楊慶臣，在負傷之下受不了事主的催逼，已然作古。他不禁十分哀傷的說道：「想不到郝某竟然晚了一步。」

火眼狻猊楊慶民道：「謝謝你郝二哥，不知失鏢可有下落？」

郝保康道：「總算不負所託，可是……」

他說着把一件包裹交給對方，然後目光向外瞟了一眼，神色凝重，宏聲繼續說道：「……蒙各路的江湖朋友護送，這份人情又該怎樣酬謝呢？」

火眼狻猊楊慶民神情一凜，立即領悟郝保康的用意，隨聲接道：「當然要好好的酬謝一番，只是楊某一時尚未想出酬謝的方式罷了。」

郝保康豪邁的大笑道：「既然主人誠意待客，各路的朋友就請現身吧！」

「哈哈，郝二俠眞是快人快語啊！」

桀桀的笑聲中，紅影飛閃，自房上落下兩個身體碩壯的番僧來，大紅袈裟，手持鑌鐵禪杖，像貌凶惡，威猛不凡，尤其最惹人注目的，每個番僧的右耳上，各吊着一隻金光閃閃的金環。

這一副裝束，任誰都會想到，是來自邊疆，是以火眼狻猊楊慶民首先問道：「兩位大師很少在中原走動吧？」

右首的那個番僧，操着純熟的中原口音，打着哈哈說道：「一照面就能看出貧僧兄弟不常在中原走動，可見『火眼狻猊』四個字，的確名不虛傳。」

火眼狻猊楊慶民忙接道：「大師謬獎了，可否將佛號賜告？」

左首的那個番僧傲然說道：「佛爺乃是西藏布拉宮活佛座前紅雲是也。」

又指着右首的番僧介紹道：「這位就是佛爺的師兄紅風大師。」

郝保康哂然一笑道：「啊！原來是名震中原的大喇嘛！」

這兩個喇嘛，乃是西藏布達拉宮甘珠活佛的弟子，在西藏一帶，凶名久著，以密宗大手印橫行無忌。

十餘年前，曾經深入中原，爲害武林，被一位知名的俠隱所制，結果就無聲無息的夾着尾巴，跑回西藏去了。

事隔多年，這兩個番僧居然又在中原現身，是捲土重來報仇？還是另有目的？在目前武林呈現一片混亂之際，對於這兩個番僧的出現，任何人都會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兩個番僧一臉驕矜之色，好像對中原武林知道他們的名字爲榮。可是郝保康却沒把他們放在

眼裡，他向四周環望了一眼，宏聲說道：「各位朋友既然都來了，又何必那麼小氣，吝惜一見？郝保康替主邀客，就請各位下來談談吧！」

果然聲音未落，接着「嗖嗖……」人影飛閃，院內立即現出數十位不速之客，這些人中，除了少林、武當之外，中原武林各派全都有人在內，甚至一些無門無派的江湖豪客也都不請自至。

衡山七僧來了六個，華山三劍全到，此外邛崍鐵扇翁的門下，四川唐家，冀山馬家，兗州盧家，泰山磐石堡主，峨嵋門下，大別之狐萬梁兄弟，陝北杜家，就連素負盛譽的崑崙掌門沈道眞也在其內。

這些人來意甚明，當然都是爲了覬覦剛剛奪回的失鏢，形勢擺在面前，任何一派的行動，都將與金鵰鏢局不利，不過，有一點他十分不解，那就是這宗失而復得的鏢貨，究竟是什麼？爲何竟然驚動了整個武林？

火眼狻猊楊慶民身爲主人，見此情形，强自鎭定的朗笑道：「各位朋友突然光臨敝局，眞使楊某有點受寵若驚，但不知各位是爲追悼家兄而來？還是另有所爲？假如是爲追悼家兄，楊某衷心感謝各位的盛情，並請原諒接待不週之罪，倘使另有目的，就請說明來意，能力所及，楊某必然遵辦就是。」

這些雖都是場面話，却句句都針對着每一個人的心事，因之話聲剛發，陝北獨角犀牛杜千宇，像火鴨似的仰天乾笑兩聲，說道：「碧眼金鵰楊老大之死，杜某剛剛知道，所以用不着蒿裝，惺惺作態的致弔一番，不過楊老大之喪，杜某感到有點哀傷倒是事實。」

火眼狻猊楊慶民說道：「杜老師的盛意，楊某心領了，對於此行的目的可否賜告？」

獨角犀牛杜千宇當下坦然說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只是好奇心重，好藉此千載難逢的機會

，見識見識而已。」

火眼狻猊楊慶民猛然一楞，愕然問道：「見識見識！見識什麼？」

獨角犀牛杜千宇立即正色道：「楊老二你是眞的不知道，還是故意裝傻？」

火眼狻猊楊慶民接道：「假如楊某眞的知道，何必多此一問？」

「啊！」

獨角犀牛杜千宇甚爲愕然，遂問道：「難道也未聽說過『血圖寶藏』的事嗎？」

火眼狻猊楊慶民惑然說道：「『血圖寶藏』倒是有個耳聞，可是這與敝局又有什麼關係？」

獨角犀牛杜千宇冷笑道：「楊老二你忘記貴局接下的那筆暗鏢了。」

火眼狻猊楊慶民道：「衆所皆知，那筆暗鏢已被刼。」

獨角犀牛杜千宇得意的笑道：「可是桃源谷的高人，又安然無恙的送回到貴局來！」

火眼狻猊楊慶民見賴不掉，只得又問道：「這與『血圖寶藏』有什麼關係？」

獨角犀牛杜千宇道：「暗鏢就是血圖，血圖就是暗鏢，早已轟動江湖，恐怕只有貴局不知了。」

火眼狻猊楊慶民道：「杜老師所言是否是實，楊某不敢斷定，不過楊某想知道各位朋友的來歷，是否也是如此？」

院內所有之人俱皆默然，沒有一個坦然承認，相反的也沒有人否認，顯明的，這表示他們都已默認。

這時，來自西藏的兩個喇嘛已經等得不耐，右首的紅風，首先將禪杖向地上一搗，急躁的說道：「各位都已表明來意，楊老二何不爽快一點？」

火眼狻猊楊慶民當下哂然，正容道：「暗鏢是不是血圖現在還很難說，即使眞是血圖，我們吃鏢行飯的人，講究的受人之託，必忠人之事，各位一定要見識一番，也得先將楊某打發之後，才能任意而爲。」

喇嘛紅雲沉聲喝道：「那麼說楊老二一定要與各位朋友刀鋒相見了？」

火眼狻猊楊慶民道：「楊某與各位無怨無仇，只是各位無端上門，未免欺人太甚，楊某也只好捨命奉陪了。」

情勢至此，一場火拚看樣子是難免了，喇嘛紅雲向前邁進兩步，說道：「既然如此，佛爺這裡候教了。」

火眼狻猊楊慶民拱手道：「請吧！」

雙方拉開架式，蓄勢待發，不料側方突然一人喝道：「且慢！」

衆人齊皆爲之一楞，目光投注過去，啊！原來出聲喝阻的乃是郝保康，火眼狻猊楊慶民對於郝氏兄弟，義伸援手，早已感激不盡，怎可再讓郝保康與凶名久著的番僧動手？是以說道：「郝二哥，讓小弟會一會這個喇嘛。」

郝保康不以爲然的說道：「楊老二，你身爲主人，怎可輕舉妄動？再說今夜高手齊集，還怕沒有對手嗎？」

火眼狻猊楊慶民當然瞭解郝保康的用意，處處在爲他着想，這份善意，他能夠反對嗎？

懷着無比的感激，他退了下來，郝保康目光微掃，最後落在紅雲的身上，對於這凶名久著的喇嘛，他早就耳聞，據說此人精於密宗六手印的功夫，如果這傳說屬實，那麼他實無制勝的把握，如果能臨機應變，或有可爲。」

郝保康機智過人，不像其兄剛直急躁，是以他雙目轉動之間，向對方問道：「郝某請問大喇嘛，首先挑戰，是代表所有在場的武林朋友？還是僅代表自己？」

紅雲一怔，反問道：「此間何意？」

郝保康道：「假如大喇嘛僅代表自己，郝某只需奉陪隨便走幾招就可以了，因爲勝與敗，乃是我們二人的事，勝固然好，不勝也無關係，要是代表所有在場的各位朋友，郝某就要全力以赴了，因爲這一戰不但是關係着自己，而且還關連着各位朋友和金鵰鏢局未來的命運。」

紅雲環望四週，希望得到在場諸人的意見，可是這些人各懷鬼胎，大都存着混水摸魚的心裡，誰願意去支持一個毫無交情的喇嘛？

衆人的冷落，使紅雲立即清醒過來，他領悟到郝保康的語中之意，是在點醒他，除了他紅雲師兄弟之外，還有數以百計的高人虎視在側，即使他能夠僥倖獲勝，也絕難逃過其他諸人的圍襲。

想通之後，紅雲深悔首先挑戰，實屬不智之舉，要是此刻虎頭蛇的不戰而退，實在太給西藏一派丟人。

正當他猶豫難決之際，忽聽房上響起一陣哈哈大笑，說道：「紅雲，布達拉宮的人，給你丟盡了。」

倏見昏黃的燭光下，現出一個醜陋的老叫化子，蓬頭垢臉，扁嘴紅鼻，身材矮小，穿一件灰布破棉襖，草繩束腰，褲脚捲起，赤足趿鞋。

這一副長像和裝束，只要是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任誰都能喊出他的名字，誰？當今丐幫幫主八臂窮神崔浩的師叔，風塵怪乞鄧六春。

對於這個老叫化子的出現，站在金鵰鏢局一方的並無異樣的感覺，即使一些推波助浪，或是適逢其會的各路的高人，也未感到緊張，而所感到忐忑不安的，乃是西藏高人，紅雲紅風師兄弟。

這時，郝保康拱手說道：「原來是鄧老前輩，你老也想湊湊熱鬧？」

風塵怪乞嘻嘻笑道：「我老叫化子早就窮瘋了，有這個發財的機會，豈能放過？」

郝保康知道這個老叫化子，嘻笑怒罵，談諧成性，他不出頭便罷，他要是一出頭，必然有熱鬧好看，因此故意逗搭道：「但不知這熱鬧如何湊法？」

老叫化子哼了一聲，向他做了個鬼臉，沒有回答，然後直向兩個喇嘛走去。

紅風紅雲師兄弟，對風塵怪乞好像甚爲畏懼，不由自主的後退兩步，所有在場之人，齊皆詫然，其實瞭解他的過去之後，都會覺得這是十分自然的。

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紅風紅雲師兄弟，自西藏闖入中原，仗恃着西藏絕學，橫行無忌，爲害武林之大，後來碰上老叫化子，不到三個照面，以天罡指破了兩個喇嘛的密宗大手印，並限令他們即刻滾回西藏，永遠不許踏入中原一步。

不料，冤家路窄，十餘年後，又在這裡見面了，雖然兩個喇嘛武功已有進境，但物物相尅，老叫化子的天罡指，正是密宗大手印的尅星，尤其回憶前情，餘悸猶存，試想如何不胆怯呢？

這時，老叫化子步步進逼，同時笑嘻嘻的說道：「老朋友十餘年不見了，你們還記得老叫化子嗎？」

兩個喇嘛當然心裡明白，但如果就此一走，未免顯得太沒骨氣，是以色厲內荏的說道：「是的，十餘年不見了，你要怎麼樣？老叫化子，你不要倚老賣老，挾技欺人，要知道西藏一派並不

怕你。」

老叫化子問道：「那麼說你們一定不肯回西藏去了？」

紅雲側顧紅風，二人都拿不定主意，他只好强自鎮定的說道：「那是佛爺的事，用不着你老叫化子多管。」

老叫化子雙目突然一翻，精光暴射，說道：「我老人家是專管閒事的老祖宗。」

聲音未落，趿拉着破鞋，一步一步的向前逼去，兩個番僧神情緊張的隨着一步一步後退。

一步，兩步，三步……現在已至牆脚下，無可再退，但老叫化子却毫無停步的意思。

此刻，每一個都存着幸災樂禍的心理注視着他們，只見老叫化子倏的一矮身，兩個喇嘛仿如驚弓之鳥，沒命的怪叫一聲，飛上屋去。

而老叫化子依然站立原地未動，剛才矮身乃是抓癢，是以他哈哈的大笑道：「你們去吧！我老人家不和你們一般見識。」

不料他話音未落，陡然旋身，宛如勁矢一般，直向大廳簷下射去。

火眼狻猊楊慶民與郝保康，見狀齊皆一驚，驀地斜飄數尺，立足未穩，突見兩道黑影相遇，「蓬！」遂見一人踣然倒地。

倒地之人，乃陝北獨角犀牛杜千宇，這時火眼狻猊楊慶民與郝保康才明白，老叫化子原是出手阻攔別人對他們的偷襲，二人心中不禁暗暗慚愧。

忽聞房上一串清朗的長笑，響了起來，說道：「老叫化子，今夜的威風可抖足了，只是貧道有點不明白，你什麼時候當起鏢師來了？」

大廳對面的房脊上，站着一位頗有幾分仙氣的老道士，在晦暗的夜色之中，他依然可以辨出

來，這個道士，乃是崑崙當代掌門，崑崙一鶴沈道眞，於是毫不猶豫的接道：「牛鼻子，你可走眼了，我老叫化子到處騙吃騙喝的，誰敢請我保鏢？」

崑崙掌門沈道眞微微一愣，問道：「那麼……」

老叫化子打着哈哈道：「沒有什麼？只是和你牛鼻子一樣，想趁這個機會發一筆橫財而已，不料財還未發成，竟然碰上兩個往日的老朋友，如何能不打聲招呼？」

崑崙一鶴沈道眞尷尬的笑道：「老叫化子，你總是不肯吃虧啊！」

老叫化子聳聳肩，但自我解嘲道：「老叫化子早就夠窮了，如果再吃虧，豈不連褲子也沒得穿了？」

崑崙一鶴沈道眞問道：「這件事你打算插上一手？」

老叫化子說道：「當然，老叫化子那有見財不動心之理？」

崑崙一鶴沈道眞挑撥道：「那你如何打發這些江湖朋友？」

老叫化子道：「發財各憑本事，假如你牛鼻子也有覬覦之心，也不妨插上一脚。」

崑崙一鶴沈道眞，當下哂然說道：「你倒會慷他人之慨！」

老叫化子轉向火眼狻猊楊慶民，說道：「楊老二，各路朋友的來意已明，你就痛痛快快的把鏢貨拿出來，讓諸位見識見識吧！」

火眼狻猊楊慶民略一遲疑，答道：「好！」

說着，自懷內取出一個小小的包裹，這時，郝保康突然說道：「楊老二，你要再考慮考慮！」

火眼狻猊楊慶民道：「已經考慮過了。」

說罷，解開包裹，所有在場之人，齊皆瞪着貪婪的眼睛，不由自主的向前凑去，不料拆了一層又一層……衆人的心情隨之緊張起來，現在已經是第十一層了，仍然不知裡面是否眞的就是血圖。

忽然，一陣夜風颯然，掠過每一個人的身邊，捲進大廳，燭光一閃而熄，大廳中頓時陷入一片黑暗。接着轟然一聲，無數黑影宛如流矢一般，一齊衝進大廳。

接着，黑暗的大廳之中，響起一片混亂的聲音，脚踢拳打，喝罵慘叫，糾纏扭打，久久不息。

老叫化子站在院中，罵道：「這一羣無恥之徒，居然無視我老人家的存在。」

他嘴裡雖然如此罵，而心却想着如何善後的問題，只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他老叫化子神通廣大，也束手無策。

這時，大廳之內，搏擊扭打的混亂之聲，逐漸平靜下來，突然藍光一閃，大廳之內燃起兩隻熊熊的藍色火炬，火光照處，一片慘象，擺在中央供桌，變成無數木屑，散落地上，桌上的魂牌更不知弄到何處去了，原來飄拂的素幔，東一片西一片的染了斑斑的血跡，最令人觸目驚心，是十餘具支離破碎的屍體，血肉糢糊，面目全非，有的已經不動，有的還在蠕動呻吟。

睹此慘狀，老叫化子不由得喟然而嘆，恰在這時一陣陰森森的冷笑響起，自長廊盡處的黑影裡，走出一個身材魁偉僅有一隻左臂的黑影，那人黃紗蒙面，大模大樣的走向大廳。

老叫化子立即恍然，原來是這個傢伙在從中弄鬼，當下憤然，正待長身而起，不料背後突然響起一個冰冷的聲音，說道：「老叫化子，你最好安分一點，否則你會後悔。」

話聲未落，一隻鋒利的寶劍，已經抵住後心，他當下一悚，禁不住透了一口涼氣，轉首回顧背後已站住一個黃紗蒙面的黑衣人。

儘管情勢如此，但他的嘴巴却依然不肯饒人，罵道：「你們這些兎崽仔，大概都是私生子，不然怎會見不得人呢？」

背後持劍的那個黑衣人，聽如未聞，理都不理，老叫化子無奈，只好又罵道：「你們這些龜孫忘八羔子，修養倒是都有相當火候。」

對方依然不爲所動，至此老叫化子的技窮了，這時那個獨臂魁偉的黑影，已走至大廳門前，陰森森的目光，向裡一掃，十分得意的狂笑道：「精采！精采！」

忽然狼籍的屍體之間，慢慢的爬起一個人來，誰？火眼狻猊楊慶民，他衣衫不整，血跡斑斑，顫巍巍聲嘶力竭的問道：「你，你是什麼人？」

獨臂蒙面人傲然道：「天威宮的特使！」

火眼狻猊楊慶民立即想起數月之前的一個晚上，鏢局內忽然來了一個不速之客，自稱爲天威使者，開門見山的說明，要金鵰鏢局歸服天威宮，結果爲其兄碧眼金鵰楊慶臣嚴詞所拒，弄得灰頭土臉倖倖而去。

事隔數月，捲土重來，想必不會甘心，是以問道：「天威宮的特使，到這裡來幹什麼？」

獨臂蒙面人冷冷一笑道：「一則看看熱鬧，二則歡迎諸位加入天威宮。」

火眼狻猊楊慶民問道：「加入天威宮有什麼好處？」

獨臂蒙面人得意的笑道：「好處可多啦！第一金鵰鏢局日後走鏢，可以通行天下，不用鏢師護送，第二，可以分享血圖寶藏。」

「要是不加入呢？」

獨臂蒙面人猙獰笑道：「只有死路一條。」

火眼狻猊楊慶民暗忖道：威脅利誘，全都用上了，眞是無所不用其極，單從這種卑鄙手段來看，天威宮就不是正大光明的幫會。

他知道話已揭開，沒有緩和的餘地，爲澈底瞭解對方的意圖，又問道：「難道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嗎？」

獨臂蒙面人深沉而短截的道：「沒有。」

不料他話聲剛落，忽聞背後響起一個冰冷的聲音說道：「本俠倒有第三條路可走！」

獨臂蒙面人當下一悚，方待轉身，倏覺後腦一震，便渾然如醉一般，萎倒於地。

衆人注目之處，原是一個白衣少年，老叫化子一見，立即喜形於色的說道：「小伙子，快來呀！老叫化子快要完蛋啦！」

白衣少年冷然答道：「完蛋了正好，免得到處丟人現眼。」

老叫化子氣得雙目直瞪，正要罵人，不料藍色的火炬驟然而熄，大廳之內又陷入一片黑暗，突然一聲厲喝：「留下命來！」

接着一聲慘叫，悽厲哀絕，令人怵然心驚。被制的老叫化子乘機猝然旋身揮掌疾掃，而那人却以更快的速度，暴然後退，縱身飛上房去。

老叫化子那肯就此甘休？是以怒喝一聲，追踪而上，不料他身起半空，還未飛上房脊，又迅速飛返院中。

爲什麼？……

因爲這時四周的房脊上，又出現了無數身着黑衣的蒙面人，一個個手持兵刃，躍躍欲動。

老叫化子正感無主之際，突見一道白影，宛如閃電驚鴻一般挾着一片寒光，將房上黑衣蒙面的人羣圈住，怒浪狂飆過處，立即響起一片驚呼慘叫，老叫化子見狀，說道：「越老越糊塗了，怎的把這小子給忘了？」

說着，一陣風似的竄上房脊，其餘未受傷者，亦都隨着飛身上房，參與殲敵。

可是當他們竄上房脊之時，敵人在那白衣少年的凌厲劍勢下，已經傷亡枕籍。這時東方晨曦已經微露，不久天色即將大亮，因之天威宮的爪牙們不敢戀戰，迅速撤去。

衆人齊皆縱身欲追，那個白衣少年阻止道：「窮寇勿追！我們還是處理善後吧！」

這時華山三劍的老二梅兆吉，問道：「請問少俠貴姓大名？」

白衣少年正待回話，老叫化子從旁插嘴道：「梅老二，讓我老叫化子介紹，他就是近日轟動江湖的宇文奇。」

「啊！」

衆人齊皆現出興奮之色，尤其是華山三劍，因爲宇文奇藝出金龍堡，而金龍老人則是華山門下弟子，說起來原是一家人。

所以宇文奇弄清華山三劍的身分之後，立即上前見禮，並向其他各派的人物自我介紹。

然後，衆人匆匆返回大廳，重新點着蠟燭，大家一齊動手，已死的葬在鏢局後院的深井裡，受傷的予以救治，不久即處理完畢。

宇文奇察看各派之人，發覺沒有死的還是很多，雲夢凌霄堡主蕭一葦安然無恙，衡山六僧僅去其二，華山三劍只傷其一，泰山碧石堡僅有堡主秦路通一人活着，冀北馬家還有四人，大別之狐萬梁兄弟亦去其二，峨嵋門下的尼姑全都活着，只是受些微傷，四川唐家略有損傷，但不嚴重

，最慘的是邛崍鐵扇翁的門下，還剩一人，但已奄奄一息，最奇的是崑崙掌門沈道眞竟然也受微傷，陝北獨角犀牛杜千宇還沒有死去。其餘名不見經傳的人物，還有二十餘人，合起來總在六十上下，如果團結起來，依然是一非常雄厚的力量。

只是他對於這些人不甚瞭解，如果他提出來，是否有人讚成，實在大有問題，是以頗爲躊躇。

恰在這時老叫化子突然叫道：「楊老二，剛才聽天威宮的魔仔透露，血圖可能已爲他們所得，這裡不可能再有血圖出現，不過爲使各位都免受騙起見，你還是把暗鏢拿出來讓諸位見識見識吧！」

這話正合衆人之意，雖然他們曉得血圖的成份很少，可是依然存着萬一的心理。

火眼狻猊楊慶民知道衆意難違，再者爲這暗鏢的事，已經弄得家破人亡，不管是不是眞是血圖，他已無心去管這些，是以爽快的自懷中掏出一個包裹，遞交給老叫化子，說道：「就麻煩你老代勞吧！」

老叫化子接在手裡，左右環顧，道：「諸位最好安分一些，別再讓天威宮的魔崽仔看笑話，如果那一個敢於輕舉妄動，可別怪老叫化子掌下無情。」

衆人一齊默然無語，他把包裹解開，除去一層一層的布，又現出一層一層的紙，把紙除去赫然現出一張大紅的請帖，衆人楞住了，愕然不止，這張帖子究竟寫些什麼？

老叫化子迅速的把帖子打開，仔細一看，當下氣極敗壞的說道：「我們都被玩弄了，你們看吧！」

這時衆人一齊訝然無語，宇文奇接到手中，看了一眼，說道：「讓我讀給諸位聽吧：謹詹於

三月十五日在君山總壇舉行派派大典，敬希武林同道，屆時光臨指教。

天威宮　啟」

宣讀完畢，又傳閱下去，霎時傳閱了一遍，衆皆嘩然，議論紛紛，但是却無一點結果。

宇文奇乘機說道：「現在諸位應該完全明白了，我們都上了天威宮的大當而不自知。」

華山三劍的老大梅現瑞突然問道：「天威宮故弄玄虛，其目的何在？」

宇文奇道：「用意很明顯，第一他利用武林人物的貪念，促成武林同道互相殘殺，第二故作神祕，藉收先聲奪人之效。」

老叫化子問道：「那麼我們是否去參加天威宮的開派大典？」

宇文奇深沉的說道：「要是不去，勢將成爲天威宮的敵人，去了正中他們的圈套，正好一網打盡，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老叫化子以爲是去還是不去？」

老叫化子急得直抓頭，弄了半天答不出適當的話來，無主的反問道：「你小子以爲應該如何？」

宇文奇四週掃了一眼，提高聲音說道：「去是一定要去，只是在未去之前，我們應作適當的安排。」

老叫化子急道：「你小子有屁快點放吧！何必賣關子？」

宇文奇略一思索，說道：「目前我們分則必亡，合則大有可爲，因此本人的意見，我們丟下過去的恩怨，彼此密切的合作，在三月十五之前，分批化裝潛往君山暗作安排。待開派之日始能不爲敵人所制，而可穩操勝算。」

老叫化子興奮的叫道：「小子，你說得眞對！」

一時衆人齊聲附合，就連衡山的四個老和尚，也頻頻頷首贊成。

宇文奇見時機已經成熟，遂把白色長衫的衣襟撕下一塊，說道：「既然各位同意本人的意見，就請各位以自己的血在這塊布上簽名，這有兩種義意，其一表示與天威宮搏鬥到底的決心，其二表示對自己負責，絕大後悔，更不得三心二意，違反我們大家的利益。」

聲音甫落，立即響起一片喝采，遂即紛紛搶着簽字，不久簽名完畢，可是宇文奇頗感意外的是，崑崙掌門沈道眞不願簽字，再者就是邛崍鐵扇翁門下僅存的一人，想簽字却被人攔住不准簽字。

崑崙一派不參加，在實力上影響頗大，是以宇文奇詫然向沈道眞問道：「沈前輩，請問貴派……」

崑崙掌門沈道眞沉吟道：「少俠之議，貧道十分讚成，只因黃山始信峯之會，敝派楊三白向敵投降，此事不論是眞是假，貧道都是查個明白，爲避免嫌疑，還是暫時不參加爲宜，不過不管參加與否，貧道都願爲除魔衛道盡一份力。」

按情理推斷，這話可能是肺腑之言，因之宇文奇不好再追問下去，只得說道：「能得前輩的支持，晚輩就放心了，其實簽不簽名也沒有什麼，只是形式而已。」

這話雖然爲緩和崑崙一鶴的尷尬，但是他心理明白，是以十分慚愧的說道：「少俠能諒解敝派的苦衷，貧道就感激不盡了。」

天已經大亮，萬道金光自東方輻射開來，宇文奇拿起那塊簽滿了血紅字跡的白布，也把自己的名字，以血簽在上面，然後說道：「這塊血跡斑斑的白布，象徵着團結和光明，同時也代表着無上的權威，本人給他取名『血符令』，誰掌有此令，所有簽名的各派之人，都要聽命行事，不

知諸位意見如何？」

一呼百應，齊皆隨聲附合，宇文奇接着又道：「現在我們需要一個掌管此令之人，這個人不但須德高望重，而且還要武功高，並得各派朋友的認可方行。」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老叫化子突然叫道：「小子你不要說啦，我老叫化子已經想起一個人來。」

衆人齊聲問道：「誰？」

老叫化子指着宇文奇道：「就是這小子，非他莫屬。」

話聲一落，立即響起一陣歡呼，宇文奇忙即阻止道：「謝謝諸位朋友的好意，只是宇文奇年輕識淺，經驗不足，論德不足服衆，論武尚不能克敵，如果負此重任，豈不耽誤了大事？因此本人推薦一位，就是風塵怪乞鄧老前輩。」

老叫化子一聽宇文奇把他抬了出來，忙即罵道：「你小子不幹倒也罷了，爲什麼要拿我老叫化子窮開心？」

宇文奇毫不示弱的罵道：「把你老叫化子抬出來是有道理的，因爲你人老皮厚，對任何人都能拉得下臉來，再者你見多識廣經驗豐富，尤其是兩條狗腿，跑得特別快，如果擔任發號施令的職務，再恰當也沒有了。」

老叫化子見衆人的視線都轉向他，立即急道：「好小子，你的嘴巴可眞利害，不過我老叫化子閒散慣了，你一定想拴住我，我老叫化子沒別的，只好一走了之，那時候可不能怪我窮要飯的言之不預，假如你小子能慷慨擔此重任，老叫化子跑腿聽命，倒是非常樂意的。」

二人推來推去，弄了半天還無結果，華山三劍的老三梅映祥，插嘴道：「兩位任何一人擔當

此任，都無問題。而兩位謙讓過分，似乎有失當仁不讓的君子風度，因此梅某有兩全之法，就是宇文少俠負責掌管血符令，你老叫化子輔之，如此不但可以消除兩位的短處，並可各展所長，豈不是兩全其美？」

此議一經提出，立即獲得各派之人讚同，至此老叫化子無法再要賴，宇文奇亦不能再藉口推拖了。

現在正是二月中旬，距三月十五天威宮開派大典之日，尚有一個月的時間，各派經過一番計議，爲避免實力分散，分數批行動：

第一批是以泰山磐石堡主秦路通爲主，以兗州盧家爲輔，儘速趕回山東，集結武林朋友於三月十二日在岳陽會合。

第二批以衡山派爲主，陝北杜家爲輔。趕返衡山，召集三湖俠義之士，協力除魔衛道，並於期前齊集岳陽。

第三批以雲夢凌霄堡主蕭一葦爲首，佐以冀北五龍山馬家老少，及大別之狐萬梁兄弟。即刻回返雲夢凌霄堡，派員監視君山方面的動靜，並且接應各路趕來的武林朋友。

第四批以南陽甘家爲主，以金鵰鏢局楊家爲輔，負責連絡武當、少林兩派參與行動，並於期前在岳陽聚齊。

第五批以宇文奇、老叫化子爲主，四川唐家及一些無門無派的武林朋友爲輔，這一批爲中軍負責各路之連絡、策應與指揮，暫以岳陽爲中心，搜集天威宮方面的情報。

一切分派停當，宇文奇又規定了連絡記號。

這時宇文奇又道：「這些規定，希望各位不要告訴外人，否則將失去其價值。另外諸位還有

什麼問題？」

衆人一陣沉默，無人說話，不料沒有加盟的崑崙一鶴沈道眞，突然說道：「少俠確是雄才大略，貧道雖未加盟，可是只要用得着崑崙一派的時候，只要一句話，敝派會全力以赴的。」

宇文奇道：「謝謝道長的謬獎，需要的時候，再請貴派協助好了。」

崑崙一鶴沈道眞一揖而別，邛崍鐵扇翁門下僅存的一人，感到無趣，也帶傷而去，各路人馬見已沒有什麼事，紛紛離去，宇文奇突然向老叫化子笑道：「老叫化子聽令。」

老叫化子罵道：「有什麼屁就快放吧！」

宇文奇道：「天機不可洩漏，請附過耳來，山人自有妙計。」

老叫化子眨眨眼，靠近過去，宇文奇低聲道：「把你的四條腿放下，快追！」

「追……追什麼？」

「天上飛的。」

「小子，你放心就是，他飛不了。」

□　□　□

午後申牌時分，太陽漸漸西沉，而遺留在大地上的餘溫，依然令人薰然欲醉。

這時，自忠通往鍾祥的大道上，有一個老叫化子，手持打狗棒，放腿疾馳，他不是別人，正是風塵怪乞鄧六椿。

只見他時疾時徐，急時彷如風馳電掣，慢時猶如蝸牛爬行，正行之間，抬頭看見前一個人影停在路傍，他迅速閃入路側樹林之內。

不料他立身未穩，突然一隻鋼鉤似的手鉗住他的頸子，同時一個沉冷的聲音說道：「眞是踏

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老叫化子當下一悚，遂又笑嘻嘻的罵道：「好小子，你大概是五條腿，居然跑到老叫化子前面來了。」

誰？宇文奇是也，他接道：「追了一個上午，連你的尾巴也沒看到，不料你向這條路上追來，我問你可曾把鳥兒弄飛了？」

老叫化子不答，反問道：「你想他飛得了嗎？」

宇文奇問道：「現在何處？」

老叫化子道：「就在前面。」

二人自路側走了出來，向前一望空蕩蕩的，那裡還有一絲人影？老叫化子猛然一楞，叫道：「不好，這個牛鼻可眞滑得很啊！」

話聲未落，放腿疾追，宇文奇也跟了上去，二人飛馳了一盞茶的工夫，依然沒有絲毫發現。

這時宇文奇望着隱隱的山影說道：「該不會轉了彎吧！」

老叫化子接道：「很有可能。」

於是二人轉彎向東，直奔山區而去。

不久，天黑了下來，二人正感無主之際，忽聞側方響起衣袂破風之聲，忙即伏下身來，只見一個老道士衣衫飄飄，向前疾奔。

這個老道士正是崑崙一鶴沈道眞，眞是無巧不成書，追不上給碰上了。

待崑崙一鶴沈道眞過去之後，二人遙遙盯在後面，老叫化子低聲問道：「你小子爲什麼要跟踪這個牛鼻子？」

宇文奇道：「因爲他言不由衷，既不願簽名加盟，又想知道一切聯盟的內幕，所以我確定他心中必定有鬼。」

老叫化子道：「你小子可眞厲害，爲什麼結盟之時，不迴避他？」

宇文奇道：「他乃一派掌門之尊，如果當時廻避他，對他的面子太過難堪，不但不能淺得諒解，且可能因此成爲仇人。」

老叫化子憤然道：「這個牛鼻子，不知自重，以一派掌門之尊，反來覬覦『血圖』，乘機混水摸魚，你小子還給他留什麼面子？」

宇文奇道：「站在個人的立場，可以這樣做，要是以整個武林大局而言，還是予人稍留餘地爲妙。」

老叫化子不以爲然的說道：「你小子簡直不像無情劍路劍平的兒子！」

宇文奇一楞，愕然問道：「爲什麼？」

老叫化子回憶道：「路劍平當年行事，堅毅果敢，認爲應該作的，絕不推三阻四，乾淨俐落，不留後患，因此贏得『無情劍』的美譽，那像你小子婆婆媽媽的，那麼多顧忌。」

宇文奇喟然嘆道：「正因爲如此，到處結仇，弄得迄今下落不明。」

老叫化子沉默了，宇文奇只好岔開話題，說道：「我們這次雖然上了天威宮的大當，却因此使各派團結起來，眞是始料所不及的。不過有一點我至今還不明白，就是血圖之謎，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

老叫化子略一思索，說道：「這事要從八十年前說起，那時我老叫化字還在撒尿和泥玩呢！江湖上出了兩個武功卓絕的異人，一男一女，年紀都在五十上下，男的自稱『長天恨叟』，女的

自稱『巫山怨女』。」

宇文奇插嘴道：「恨叟與怨女，從名字上看二人之間好像有情孽牽纏？」

老叫化子道：「你小子猜得對，據說二人原是一對青梅竹馬的情侶，後來巫山怨女發現她的情人與另一個女人來往甚密，一氣之下絕袂而去。」

宇文奇忙道：「長天恨叟用情不專，應該道歉賠罪才是。」

老叫化子搖頭道：「可是長天恨叟並沒有這樣作。」

宇文奇訝然問道：「爲什麼？」

老叫化子道：「因爲他沒有錯，叫他如何道歉賠罪？」

宇文奇當下憤然道：「背着自己的愛人，與另一個女人鬼混，怎能說沒有錯？」

老叫化子道：「用『鬼混』二字來形容，未免有些過份了，因爲他與另一個女人來往，不是談情說愛，而是爲了另一原因。」

宇文奇當下惑然，說道：「男女之間，除了愛情之外，還有什麼？」

老叫化子接道：「你小子錯了，他是爲了憐憫，因爲那個女人患了雙腿癱瘓的絕症，而她正是長天恨叟的嫡親妹妹。在其父母去世之時，曾遺言長天恨叟，照顧其妹，在這種情形下，他能不管嗎？」

宇文奇恍然大悟，遂問道：「那長天恨叟應該向對方解釋。」

老叫化子道：「其實巫山怨女根本就未給他解釋的機會，再者他們以前也常常鬧點小彆扭，事過之後，又和好如初，長天恨叟以爲這一次又和從前一樣，所以沒有立即追去，同時他自覺沒有錯，更未將此事放在心上，不料因此鑄成大錯，當他發覺時已經無法挽回。」

宇文奇追問道：「後來怎麼樣？」

老叫化子道：「當巫山怨女發覺她的愛人沒有追來，她的心碎了，希望的夢破滅了，以爲她的愛人，再也不會回到她的身邊來。她是個極端好强的少女，寧死不願向人低頭，因此傷心之下，她嫁給了無惡不作的混世人魔。」

宇文奇不解的問道：「這與血圖有什麼關係？」

老叫化子道：「巫女怨女嫁給混世人魔之後，武功大進，不久混世人魔不明不白的死了，她以二代凶人未亡人的身分，開始在江湖上胡作非爲，長天恨叟爲了江湖正義，就以故人的身分予以勸導。不料巫山怨女非但不聽勸告，反而翻臉成仇，從此二人見面就打，每打必至筋疲力竭不可，好在長天恨叟的武功稍高一籌，每次都是適可而止，絕不傷害對方，誰知巫山怨女竟以爲這是對她的侮辱。」

宇文奇慨然道：「女人可眞難侍候。」

老叫化子繼續道：「就這樣由青年打到中年，再由中年打到兩鬢霜白，直到有一年，大概是四十多年前吧！他們又在一處荒山絕嶺中拚鬥，一直打了三天三夜，不分勝負，最後二人都累得筋疲力盡，再也不能打下去，方始大悟，可是爲時已晚了，爲了彌補二人一生的恨事，就把自己的武功以血寫在內衣上，命名爲『怨恨祕笈』，又以血繪成圖形，上寫『怨恨異寶，留贈有緣，消除怨恨，白首偕老。』然後二人相依而亡。這就是血圖的來歷。」

宇文奇問道：「你說得頭頭是道，好像親眼目睹似的。」

老叫化子不悅道：「雖不曾親眼目睹，可全是長天恨叟門下親口所說。」

宇文奇當下奇道：「長天恨叟的門下？這人是誰？」

老叫化子得意的說道：「無情劍略平！」

「啊！」宇文奇一聽大感意外，他作夢也未想到其父無情劍略平，竟會是長天恨叟的門下弟子。

老叫化子見狀說道：「小子，別再奇怪了，你看那個牛鼻子走進鎮去了。」

宇文奇抬頭望去，果見前方燈火隱隱，崑崙一鶴沈道眞，放緩脚步，施施然走進鎮去。於是說道：「老叫化子，我要先走一步了，二更時分鎮口相會。」

說罷，一陣輕煙似的消失在夜空之中，老叫化子在後叫道：「小心點，可別讓狗咬着腿！」

第十五章　巧中生奇

長壽店的東方，數里之遙，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古廟，破瓦頹垣，一片悽涼景象。

二更剛過，殘月漸漸昇起，這時正東方忽然馳來一條黑影，在廟前停住脚步，左右張望了一下，走進廟去。

不久，西方又馳來一個衣衫飄飄的道士，接着又有一道黑影疾如閃電一般，掠進廟去。

廟內一片漆黑，只有廟頂上洩下斑爛的月光，在蛛網盤結的神龕之前，對立着兩個黑影，站在右首的黑影突然問道：「約我到這裏究係何事？」

左邊的黑影不答反問道：「掌門師兄不是正在查詢小弟近日之事嗎？同時另有一事和師兄商量。」

「不錯，我是在查你近日所爲，另外一事是指何而言？」

左邊黑影道：「關於小弟近日所爲師兄大概已有耳聞，用不着再麻煩。」

右邊黑影不相信的問道：「難道師弟眞如傳言所說，已向天威宮屈服？」

左邊黑影答道：「是的，那是不得已的。」

右邊黑影道：「你就把『不得已』的原因說說吧！」

左邊黑影頗爲礙難的說道：「這原因還不到說明的時候。」

右邊黑影不悅的問道：「那麼另外一事，究竟是什麼？」

左邊黑影道：「就是目前武林大勢所趨，請師兄加入天威宮，襄助完成統一武林的大業。」

右邊黑影冷厲的說：「難爲你還記得有我這個掌門師兄！」

左邊黑影道：「師兄知我甚深，當能體諒小弟一番好意。」

右邊黑影冷然道：「我查詢你欺師滅祖的罪行，你反來向我遊說，虧得你還能說出口。」

左邊黑影道：「難道師兄不能考慮考慮嗎？」

右邊黑影冷冷的哼了一聲，說道：「承你的好意，師兄不敢高攀，以你的成就，另找出路乃是勢所必然，我這個無德無能的掌門，還有什麼好說？不過崑崙一派，自開派一來，戒律森嚴，我以掌門的立場，有維護傳統的責任，所以從現在起，崑崙派再沒有你這個門下弟子，你也別把崑崙一派當作師門，彼此一刀兩斷，永遠斷絕關係。」

右邊黑影問道：「師兄難道眞的這樣決絕，不給小弟一點贖罪補過的機會？」

右邊黑影斷然道：「機會是有，只是你不肯去做罷了。」

左邊黑影情急的問道：「師兄是說……」

右邊黑影道：「假如你眞有誠心贖罪補過，就應該立該脫離天威宮，隨師兄回崑崙聽候派規的制裁。」

左邊黑影一楞，遲疑的問道：「難道除此就沒有別的路可走？」

右邊黑影，斬金截鐵的答道：「沒有。」

左邊黑影無可奈何的說道：「既然師兄如此決絕，小弟無話可說，只好先行告退了。不過我們師兄弟之間，一向情感不惡，希望你不要爲崑崙派帶來厄運。」

說着，向右邊黑影躬身一禮，然後緩步而出，匆匆消失在東方的夜色裏，呆立在廟裏的那條

黑影，當下哼了一聲，也暗暗的追了下去。

這兩個黑影正是崑崙派當代兩大高手，前者爲年前黃山始信峰之會，被陷天威宮而後又投降變節的逍遙先生楊三白，後者乃是該派當代掌門，崑崙一鶴沈道眞。

他們是怎樣湊在一起的呢？

原來崑崙一鶴沈道眞，在襄陽離開金鵰鏢局之時，突然遇到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這少年正是他欲尋無着逍遙先生楊三白的徒弟。

當時，金鵰鏢局門前，各派之人進進出出，十分龐雜不便說話，在那少年的引導下，出城而去。

在城東一處僻靜的地方，那少年始停下脚步，並告訴掌門崑崙一鶴沈道眞，其師逍遙先生楊三白，定於今夜三更，在長壽店東郊的古廟裏，拜見掌門。

這正是崑崙一鶴沈道眞求之不得的事，於是就毫不考慮的趕來此處，他以爲其師弟逍遙先生楊三白，向以精明睿智著稱，對於謠言中所說他已投靠天威宮的事，必然有不實之處，即使眞有其事，亦會有合理的解釋，不料逍遙先生楊三白非但沒有解釋，反而向他遊說，要他整個的崑崙派一齊投靠天威宮，這豈不令人啼笑皆非？

所以他當時以一派掌門之尊，斷然的宣佈，崑崙派不再有他逍遙先生楊三白這個門下弟子。

他是一派掌門，而他們師兄之間，情感一向非常融洽，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作此決定，他心裏的難受是可想而知的。

□　□　□

大洪山中，懸鈎峰下，有一處深不見底的山谷，終年雲霧繚繞，不見天日。

此刻三更剛過，月色朦朧，雲山莫辨，一片混沌，忽然山口處現出一個糢糊的黑影，閃入一旁黑暗之處，接着又馳來一個頗有幾分仙氣的三清弟子，他至此左右環顧，一片茫然。

這個道人就是崑崙派的當代掌門沈道眞，正當他不知何去何從之際，倏見側方濃霧之中，一道白光電閃射至，他猛然反掌，順勢抄在手中，姿式美妙，動作乾淨，不帶絲毫煙火氣息，名家身手，果然不同凡俗。

可是當他接住襲來之物，不禁一愣，原來不是暗器，而是一個紙團。他當下迅速展開，只見以木炭寫道：

師兄：

承蒙護送，無以爲謝，謹以數語相贈，藉酬雅意：

天威隆隆降武林，
猶如久旱逢甘霖，
勸兄休得隨流水，
崑崙頂上鼻觀心。

楊三白敬贈

這幾句話中的意思非常明顯，就是要他崑崙一鶴沈道眞少管閒事，趕快回到崑崙修道去，否則那將會對崑崙一派不利。

一個門下弟子，對掌門人說話，竟然是如此態度，試想崑崙一鶴沈道眞如何能受得了？因此他當時氣得哼了一聲，雙掌一搓，把那紙揉成粉碎，然後毫不考慮的縱身飛入雲霧之中。

就在崑崙一鶴沈道眞剛剛消失之後，山口處又出現了兩個糢糊的人影，一老一少，這兩人正是尾隨而至的宇文奇與老叫化子。

他們爲何也追到這裏？

原來他緊跟在崑崙一鶴沈道眞之後，在古廟之內發現了逍遙先生楊三白。

對於楊三白這個人，宇文奇印象很深，在去年黃山始信峰之會，當各派之人被陷無援的時候，他却首先向敵投降，此刻在這裏出現，必然與天威宮有關，因之追踪而至。

不料崑崙一鶴沈道眞雖爲修道之人，而其性格是無比的激烈，眼看着不顧一切的縱身雲霧之中，宇文奇心知對方要上當，是以情急的說道：「不好，崑崙一鶴可能要吃大虧。」

老叫化子接道：「這個半鼻子老道，御下不嚴，自作自受，管他去！」

宇文奇不以爲然的說道：「不管他的素行爲何，既然不是敵人，就是我們的同道，損失同道的一份力量，就是增强敵人的一份實力，走！再遲恐怕要來不及了。」

他未等老叫化子同意，當先縱身飛入雲霧飄渺之中，老叫化子也只得尾隨其後，緊追不捨。

二人彷如騰雲駕霧一般，衣衫飄飄，耳際生風，穿過重重的雲霧，眼前突然開朗，原是一個四面環山，其陡如削的深谷。

谷中林木蒼鬱，漆黑一片，宛如一個深不測的死潭，靜寂得沒有一點聲音。二人相繼落地，環望四週，不見一點蛛絲馬跡。崑崙叛徒楊三白到那裏去了？追隨其後的崑崙一鶴沈道眞，是否已遭暗算？

宇文奇靜立原地，默察四周，覺得一般森森寒氣，凜然逼人，這時老叫化子不耐的說道：「小子別怕，我們向前看看是否有什麼動靜！」

宇文奇默然同意，於是二人就沿着山壁向前走去，大約經過了一個時辰，又回到原地，這時才發現原是一個沒有出路的死谷。

不久，天色黎明，依然沒有什麼發現，老叫化子向宇文奇看了一眼，問道：「我們向林中察看一番爲何？」

宇文奇接道：「也只有這條可走了。」

說着，二人走進林中，立即感到陰寒侵入。老叫化子道：「難道那兩個人飛了不成？」

宇文奇接道：「這……」

他尚未說出口，突然脚下一軟，正待騰身而起，倏覺脚踝一緊，彷彿被套索縛住，强力的向下疾拉，身體不由自主的跌了下去，眼前驟然一黑，宛如墜入一個無底陷井。遂聽上面響起一陣得意的狂笑。

猛然間身體一震，他知道業已着地，就藉這一震之勢，運足功力，雙脚疾彈，縛在脚上的繩索震爲數斷，遂即一躍而起，正待察看如何出困之時，突聞遠處傳來沙沙的脚步聲音，接着一人說道：「眞是踏破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小子竟然自投羅網來了。」

另一人陰陰的說道：「此人一除，統一武林的大業，指日可成矣！」

「這全是總管的神機妙算呀！」

「那裏那裏，全賴各位的同心協力！」

脚步聲漸漸走近，好像是地道，宇文奇已聽出來者有二人，其中正有天威宮的總管鄔朋在內。

不久，脚步聲來至近前，突見一線燭光自一個狹小的方洞中射了進來，接着兩隻惡狗似的眼

睛，在那個方洞中出現，向裏掃了一下，見空洞洞的，那裏有一條人影？

那人當下一楞，叫道：「總管不好！那小子已經逃了。」

鄔朋聞言，頗爲驚疑的問道：「眞的？」

「確實如此，裏面什麼也沒有。」

「噢！有這種怪事？」

接着鄔朋出現在洞口，向裏仔細一看，依然沒有什麼發現，不禁惑然自語道：「會不會被掛在壁上？」

「壁上鐵鉤利齒很多，頗有可能。」

話聲甫落，忽聽「吱！」的一聲，鐵壁閃開一道窄門，相繼走進兩個人來，鄔朋剛剛踏入門裏，立即妤足不前，另一人持燈走至中間，二人正待舉燈上看，倏的一陣狂飄陡起，寒光飛洒已經逼體，只聽兩聲慘叫，燈光驟然而熄，接着是一片沉寂。

宇文奇是怎樣躲過二人的眼睛呢？原來他聽出來人走近，忙即提氣凝神，輕輕地貼靠壁上，待二人開門而入時，他以得自紅巾護法魯中慧的絕技，突然疾擊。

此刻，他見四周已無人聲，想必二人均已劍下亡魂，隨抖亮火摺子，目光掃視，不禁一怔，怎的地上只躺着一個屍體？難道另一個跑掉不成？

宇文奇俯身一看，死者原是持燈之人，而非總管鄔朋，居然又被他逃掉，眞是意外。

敵人一逃，必然馬上對他採取行動，是以他不敢久停，順着地道向前追去。

地道中每隔數丈就有一盞壁燈，射出藍汪汪的光芒，有一種陰森鬼氣的感覺，過了不久，發現三個洞口，併排的擺在面前，三個洞都是一般大小，沒有絲毫顯著的差異，至此，他猶豫了，

究竟何去何從？

略一遲疑，隨即向右邊走去，未走多遠又有三個洞門出現，他不再猶豫，依然向右邊洞裏走去。

宇文奇在地道裏穿來轉去，沒有發現一個人影，使他頗感意外，這時他意會到並非無人，而是在暗中監視他，使他無法脫困。

他想不出立即脫困的方法，只有繼續前進，忽然發現地上有血跡，使他想到這血可能是鄔朋所留下的，於是加緊脚步。

正行之間，血跡忽然中斷，他停住脚步，環望四週，都是石壁，他不由暗忖道：難道飛上天不成？

無意中目光觸及壁燈，只見燈座鑲在石壁上，牢固異常，走近細看，原來是一根粗如手指的釘子釘在壁上，四週毫無痕跡他當下有點奇怪，釘子釘進石壁是十分困難的，必須用很大的力量才能打入，而釘子四週的石壁，勢因震動而破裂，甚至會震得粉碎。

但是這盞燈座的附近，平整異常，根本沒有受到絲毫的損傷，寧非怪事？

是以他惑然的用手在釘子上按了一下，不料突聞一陣陣軋軋之聲，接着洞頂出現一個方洞，他不禁大爲興奮，一躍而起，直向頂上方洞之內衝去。

洞內是一個石室，一切用具齊全，好像剛剛有人在此，於是他忙即打開石門。

不料門剛一打開，驀見一蓬牛毛似的針雨，當面射到，宇文奇倏的挫步側身，猛然振袖一拂，疾襲而至的暗器，彷彿泥牛入海，無聲無息一齊吸在他的衣袖上。

這時只見門外黑影一閃，疾奔而逃，宇文奇當下冷哼一聲，縱身喝道：「向那裏逃！」

霎時趕至那人身後，併指疾點，企圖留下活口，詎料那人狡猾異常，倏的縮頭矮身，猛然向側方一滾，驟見地面突然下陷，迅速一翻，又恢復原狀。

宇文奇不知裏面情形如何，不敢輕身涉險，跟着一掌拍去，只聽「轟」的一聲大震，沙石粉飛，地動山搖立見地上現出一個黑洞。

稍停，洞內沒有絲毫徵兆，宇文奇迅速而入，緊迫追去。不久。眼前突然開朗，現出一個數十丈方圓的石室。

這時，室內已七長八短的站滿了敵人，略一打量，約有一百餘人嚴陣而待，每個人都兵刃在手，凶猛彪悍，氣勢凌人。

睹此情形，宇文奇知道非有一番血戰不可，同時在衆寡懸殊之下，不能再存絲毫仁慈之心，否則即使不敗，也會活活累死。

心裏有了準備之後，立即現出身來，對方齊皆悚然一震，彷彿對他的鎮定表情，感到震驚。

敵人群中，這時有一人排衆而出，這個人正是剛剛帶傷而逃的鄔朋，只見他臂裹白紗，行動遲緩，顯然傷勢不輕，他道：「宇文奇棄劍投降吧！」

宇文奇冷冷一笑道：「那要看你們天威宮的本事！」

鄔朋道：「既然是冥頑不靈，那就怪不得鄔大爺無情了。」

宇文奇當下哂然，喝叱道：「劍下遊魂，也敢妄逞口舌之利，你且留下命來！」

話聲未落，無情劍已電閃一般暴然而出，捲起一片狂風劍海，挾排山倒海之勢，向鄔朋激射而去。

看情勢他知道鄔朋在敵陣之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爲求擒賊擒王，所以他第一個目標就

是鄔朋。

不料對方亦非等閒人物，他雖已受傷，但未及要害，同時在越衆而出之際，已暗作準備，因此在宇文奇的劍勢驀然襲至之時，他暴然而退，身後一干待機而動之徒，迅速的湧了上來，作了劍下之鬼。

宇文奇見鄔朋混入敵陣之中，立卽追了過去，那些人奮力抵抗，企圖困住宇文奇，可是他宛如猛虎一般，劍光過處，血肉橫飛，霎時死傷三十餘人。

鄔朋見此情形，隨卽一打口哨，天威宮的徒衆驟然向四週退去。

宇文奇當下一楞，知道敵人必然另有陰謀，那能讓其得逞？是以縱身向鄔朋追去。

詎料，身形尙在空中之際，燈光倏然而熄，一切陷入黑暗之中，宇文奇想到在襄陽金鵰鏢局之事，不敢稍懈，凝立不動，嚴神戒備。

忽然，四周響起沙沙之聲，這聲音十分緩慢，漸漸的向他身邊移近，接着陣陣腥氣衝鼻而來。

宇文奇猛然一凜，這？彷如吞食桑葉的聲音，再加上腥臭之氣，他斷定敵人必然是以毒蛇來對付他。

想到黃山始信峰之會，與會之人齊皆中毒被陷的事，對於毒物就有些忌憚，此刻他雖未確定敵人以什麼毒物來對付他，而他心裏已作了準備。

突然響起一陣斷斷續續的簫聲，漸漸的越吹越急，驀地四週響起銳嘯，疾如勁矢破風一般飛射過來。

他知道時機緊迫，不敢怠慢驀地寶劍疾旋，一招「雲封五嶽」緊緊的護住身體，然後怒嘯一

聲，旋起無邊無際的怒劍狂濤，迎着相繼而來的銳嘯之聲狂舞不停，劍濤所吸，立卽洒起一片腥風血雨。

漸漸的銳嘯之聲大爲減少，不久這聲音完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無邊的狂颶，驟然襲來，宇文奇知道另一歹毒的手段又施了出來。忙卽一鶴冲天，拔身騰起。

四面湧起的狂颶，訇然撞在一起，勁氣迸射，沙塵瀰漫，激起無數的氣渦，旋轉不停。

宇文奇一見時機難再，驀地洒下一片劍網，凌空下罩，緊接着數聲刺耳的嘯叫，訇然一聲，狂風四散，不再近身，却圍繞着他在四週遊動起來。

這情形說明剛才那就是他的凌空一招，已經收使敵膽怯的預期效果。

僅僅使敵膽怯，並不能解除他目前的危境，因爲他此刻人單勢孤，且陷身在地窖之內，如不把敵人掃除，要想脫困，那是不可能的事。

語云：「置之死地而後生」。他覺得不能顧及其他了，必須冒險一試不可，成則自然可以脫困，卽使失敗，必重創敵人。

是以他不再考慮其他，一振寶劍，向前直衝過去，不料敵勢隨之移動，這情形說明了敵人志在消耗他的體力，一旦他眞力耗盡，將任敵宰割了。

既然窺知敵人的企圖，絕不能讓其得逞，因之正前衝之際，驀地一個旋身，迎着跟進而上的風聲撲去，敵人不虞有此，驀地撞個正着，只聽數聲嗥叫，敵陣大亂起來，宇文奇乘亂突展奇招，旋又掀起一片慘嗥。

地窖之內，黑暗如漆，彼此無法看見，像瞎子一般開始混殺起來，宇文奇僅只一人，遇人就殺，敵人衆多，無法辨認，就跟着自相殘殺起來。

刀劍撞擊之聲，死亡時的慘嗥，呼呼的掌風，雜亂的脚步，好像一幅殘烈的活劇，繼續的進行着。

突聞一聲悽厲的尖嘯，敵人驟然退去，接着藍光連閃，四週點起數十盞燈來，宇文奇目光微掃，屍體遍地，血肉莫辨，但是奇怪得很，却不見一個敵人。

他正在詫異之際，突見石室的角落裏，緩緩的走出一個纖細的白影。

宇文奇當下一怔，他覺得這個人影十分熟悉，待那人走近，藉着藍色的燈光仔細一看，他呆住了。

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爲這個纖細的白影，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師妹李桃紅。

他與他師妹之間的情感，一向是非常融洽的，後來李桃紅在其師金龍老人的主持下，嫁給師兄風雲劍客古承訓，之後他們很少碰在一起，至桃花居出事，師兄風雲劍客古承訓被害，其師金龍老人陷入天威宮下落不明之時，爲調和金龍堡與桃花居之間的關係，他不得不挺身而出，不料眞象未明，桃花居在歹徒的陰謀之下付之一炬，接着金龍堡也在一夜之間化爲灰燼，他們師兄妹因此失散，此刻乍然相逢，使他有如隔世之感。

這時，李桃紅漸漸走近，宇文奇急問道：「師妹妳怎的也到了這裏？」

李桃紅悽然長嘆，好像有千言萬語無從說起一般，宇文奇又問：「二師兄在此處嗎？」

李桃紅痴然無語，恍如沒有聽到一般，依然繼續走了過來。

宇文奇不禁惑然，又道：「師妹！」

李桃紅沒有答應，却向他看了一眼，眨動眼睛，那神情好像是在回憶，也好像在凝思。

宇文奇覺得情形不對，還未來得及思索，李桃紅倏的欺身而進。

二人近在呎尺，又在毫無預防之下，要在往日，宇文奇無論如何也難逃毒手，所幸他連獲奇遇，武功大進，而且數月的磨練，經驗使他知道如何應變，再者李桃紅的武功路數，他全都熟悉，是以當李桃紅驟然欺進之際，他施展「風雲千幻」的身法，輕輕斜飄丈許，不料李桃紅又追踪而至。

至此他已確定，師妹李桃紅，業已喪失理智，甚至好像對過去的一切，都已不復記得，可是爲什麼會如此呢？難道是受了一種藥物的控制？

他想這猜測是可能的，敵人以失去理智的師妹來困擾他，可以說是非常厲害的一招，他將如何應付呢？

對一個失去理智的人既不能殺，也不能讓，在此兩難之下，他只好先將對方制住，待一切結束之後，再作處理。

想到這裏，他不再躲避，搶步進身，右手併指，疾點李桃紅的昏睡穴。

李桃紅的武力雖然不弱，但她理智盡失，行動較前遲鈍甚多，因此宇文奇一招即把李桃紅制住。

正當他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忽然背後掌風陡起，宇文奇迅將李桃紅放在地上，同時滑步遊身，輕輕閃過，舉目一看，來者正是他的二師兄風雷劍客古承訓，他不由喊道：「二師兄！」

風雷劍客古承訓，理都不理，揮掌又攻了上來，這情形告訴他師兄和師妹一樣的失去了理智，師古承訓的武功，他很清楚，過去與他在伯仲之間，以劍見長，如果不施展奇功，可能要五十招以上，始能把他制住。

略一思索，他依然決定先把二師兄制住，然再設法解救，不料正當他縱身欺進之時，突覺四

面勁風陡起，向他疾襲而來。他當下猛然一悚，目光疾掃，不禁楞住了。

原來他發覺圍攻而來之人，都是年前中秋之夜，黃山始信峰之會，各派失陷在天威宮的高手。其中有武當當代掌門紫虛眞人，峨嵋門派的掌門鐵拂神尼，崑崙派的逍遙先生楊三白，天山派的天山矮叟黃天鵠，衡山的掌門覺慧禪師，四川唐家的老大，九首毒梟唐文魁，更使他驚略的是其師金龍老人，竟然也在其內。

這些人的出現，使他想起鳳鳴山莊及夜襲南陽桃源谷的事！這幾個人都是獨霸一方的人物，武功之高，自是勿庸贅言，面對着這些高人，而且又都失去理智，既不能放手一搏，又無法逃避，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只有挨打的份兒。試想他如何能不急？

思念之間，紫虛眞人一掌打來，他不敢硬接，忙卽側身讓過，不料九首毒梟唐文魁又從背後攻到。

四川唐家以用毒著名，因之對於唐文魁有點莫名忌諱，未待對方近身，倏的斜飄數尺，不料衡山的覺慧禪師由側面打來，他立卽轉身閃讓，迎面却碰上他的師父金龍老人。

距離近，行動快，躲避不易，而最苦的是他不能與師父動手，倉促之間，他只得倏的矮身，由金龍老人腋下滑過。

他展開「風雲千幻」的身法，在幾個高人之間。東躲西閃，飄來讓去，不到一盞茶的工夫，已累得汗如雨下，衣衫盡濕。

所幸這些人理智已失，反應遲鈍，否則那眞不堪設想了。

這樣又維持了一盞茶的光景，宇文奇已不像先前靈活，這時，逍遙先生楊三白倏的攻至，宇文奇正待設法閃讓之際，突聞對方低聲說道：「大叫三聲！」

宇文奇當下一楞，立卽恍然他想到逍遙先生楊三白既然沒有失去理智，此言必有深意，於是運足眞氣，連叫之聲，震得環攻的數人猛然一楞，攻勢停頓下來。他見機不可失，忙卽閃電一般在人叢中連閃，迅捷把各人的穴道制住。

他方要略加喘息，忽聞一聲尖厲的口哨，接着風影四起，週圍湧出數十條勁裝大漢，一個個手持利刃，又把他團團圍住，既不攻也不走，好像是在等待什麼。

他覺得不能乾耗下去，是以未等對方穩住，立卽衝入敵陣，把得自黃曉霞的那套殘缺的無名劍法，施展開來，頓時劍勢如虹，寒光暴漲，所過之處，慘嗥迭起。

這時敵陣大亂，彷如一堆沒有頭的蒼蠅，亂飛亂撞，互相踐踏，爭相逃命。

宇文奇見此情形，痛下殺手，步步進逼，一陣追殺之後，屍體狼藉，慘不忍睹。

敵人逃淨了，他返回尋找其師金龍老人，已經不知何去，就連他的二師兄古承諭，師妹李桃紅，以及各派的高手，也都不知去向了。

敵人是否眞的逃走，尙不敢斷定，假如是爲了再一次的攻擊準備，那麼他不應在此等待敵人，因此他順着敵方逃走的方向追去。

地道像蛛網一般，盤繞糾結，縱橫交錯，要在這些繁亂的地道尋找出路，那眞比登天還難。正行之間，忽然前面現出一道鐵柵，阻住去路，他想這可能是一條出路，不然敵人爲什麼要用鐵柵阻止他？

當下他毫不猶豫一掌劈去，只聽一聲大震，鐵柵斷爲數段，散落地上，宇文奇見沒有什麼異異樣，又繼續前進。

大約又走了一盞茶的工夫，忽然地道向上而去，一層一層的石堦梯，都是用靑石砌成。

忽聞上面有了人聲，宇文奇忙卽加速脚步，地道的坡度漸漸平了下來，猛抬頭，驟見前面一片火紅，他驀地一震，暗道：不好！敵人已封洞口，點起火來。

宇文奇飛一般的跑近一看，火已熊熊的燃燒起來，同時聽到外面雜亂的人聲，他想：這與外面相隔必不太遠，於是雙手運足功力向火掃去。

「轟」的一聲，一陣狂風捲起熊熊的火焰，直向外衝去，接着外面響起一片驚叫，宇文奇乘機衝了出去。

他身尚在空中，目光疾掃敵人，敵人正驚惶的四散奔逃，這原是一片荒涼墓地，枯草沒徑，已燃燒起來。

宇文奇飄身墓碑之上，敵人已逃至十丈之外，猛然縱身飛撲過去，掌劍齊施，逃得慢的，頃刻之間都作了劍下之鬼。

忽見前面草地上坐住一條黑影，雙手合十，嘴裏喃喃的唸個不停。

宇文奇飛掠過去，藉着火光，他看出原是一個不諳武功的出家人，再仔細一看，啊！那不是百了師太嗎？

他是在年初路經大別山萬竹庵認識百了師太的，她原是黃曉霞的母親，俗家名叫宇文瑤，又名黃念先，正是他所要尋找之人，在此相遇，眞是太巧了。於是他上前一禮，說道：「師太受驚了吧？」

百了師太驚疑不定的向他望了一眼，半晌說不出話來，宇文奇又道：「師太難道忘記我了嗎？我是宇文奇呀！」

百了師太遲疑的問道：「宇文奇！你，你是誰呀？」

她神情枯槁，身體瘦弱，顯然是受了過度的驚嚇與折磨，於是宇文奇又道：「我是黃曉霞的朋友，以前在萬竹庵，曾見過妳老人家。」

百了師太恍然說道：「啊！你原來就是救我們的那個大俠！」

宇文奇道：「我正要去找妳老人家，妳怎的流落到此地？」

百了師太喟嘆道：「那次你相救之後，深恐歹徒再來，這天我們就離開萬竹菴，另謀生路，不料那些無惡不作的强盜，又追踪而至，把我强逼至此，關在地道之中，將近一月了。不想在這裏會見到你。」

對於天威宮的所爲，宇文奇萬分痛恨，是以在地窖中，他儘量不給敵人生存的機會。

百了師太道：「你是怎麼來到此處？」

宇文奇就把前後經過重述一遍，百了師太聽罷，不停的唸着佛號。

這時，天色黎明，宇文奇記起在地窖之中，已經一天一夜了，於是說道：「這裏不是談話之所，我們找個地方再談吧！」

說着，他把百了師太扶了起來，可是老尼姑身體瘦弱，行路不便，而山路又崎嶇不平，幾時才能走下山去？

因此，宇文奇急道：「師太，妳行路不便，讓我揹着妳走吧！」

百了師太有些遲疑，宇文奇又道：「師太，我是黃姑娘的朋友，妳又是她的母親，我就等於妳老人家的子侄，這有什麼關係？」

百了師太道：「我總覺得太麻煩你了。」

宇文奇道：「妳老人家這樣說，就把我當作外人了。」

終於百了師太還是接受了宇文奇的意見，讓他揹着趕路，他的身手已大非昔比，雖然身負一人，仍然行動如飛，不久他走出山外，詢問之下，才知道這裏是隨縣，已經穿過了大洪山。

此刻，已經日上三竿，二人腹中都已甚飢，就走進飯店，進罷早餐，然後住了下來，百了師太問道：「你可曾見過霞兒？」

宇文奇道：「在長安我們曾見過幾次，本預定相約前來拜見妳老人家的，後來因爲有事，才一人先行趕來。」

百了師太問道：「你找我有什麼事嗎？」

宇文奇道：「向妳老人家打聽一個人。」

百了師太道：「誰？」

宇文奇道：「前次在萬竹菴已經向老家提過，就是那無情劍路平。」

百了師太猛然一震，驚詫的望着他問道：「你找他做什麼？」

宇文奇道：「因爲他是我的父親。」

「啊……」百了師太驚得半晌說不出話來，良久，始將信將疑的追問道：「你母親是誰？」

宇文奇凄然的搖搖頭的道：「我自幼與母親失散，究竟我母親是誰？至今還一無所知。」

百了師太悲哀的憐憫道：「可憐的孩子，太難爲你了，你可知我與無情劍路平的關係嗎？」

宇文奇當下惑然，錯愕的不知所對，百了師太又道：「在我未出家之前，無情劍路平正是我的丈夫！」

他一聞此言，驀地悲喜交集，萬分激動的撲倒百了師太的懷裏，顫聲喊叫道：「娘……娘……」

百了師太激動的流下淚來，她捧起宇文奇的臉，淒然凝視，良久，愛撫的說道：「孩子，你長得和你爹一樣，可惜你爹現在不知是否還在人世！」

宇文奇猛然一楞，止住哭泣，問道：「娘！我爹到那裏去了！」

百了師太師道：「他去找你母親去了。」

宇文奇當下一震，錯愕的道：「難道妳老人家不是我的母親？」

百了師太道：「孩子，你應該叫我娘，不過你不是我生的。」

宇文奇追問道：「那麼我母親究竟是誰？」

百了師太道：「她叫宇文璣。是我的同胞妹妹。」

宇文奇迷惑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百了師太解釋道：「孩子，你不用奇怪，因爲我們姐妹二人都嫁給了無情劍路平。」

至此，宇文奇方始恍然，又問：「我母親到那裏去了？」

百了師太搖搖頭道：「不知道，你爹就是因此丟下我與霞兒而去，至今音訊杳然。」

宇文奇不以爲然的說道：「我爹的心也太狠了，爲什麼竟然能忍心丟下妳和霞妹？」

百了師太道：「孩子你不能怪他，因爲這一切都是我的過錯。」

宇文奇一愕，惑然問道：「這話從何說起？」

百了師太嘆了一口氣，說道：「我與你娘原是一對孿生姐妹，父母就給我們取名叫宇文瑤、宇文璣，後來因爲舅父年邁沒有子女，就把我過繼到他那裏去。舅父家住長安，而我們的家住在河南洛陽附近，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所以我自從到了舅父家之後，一直沒有再回到河南洛陽老家來。

舅父是長安有名望的富紳，所以在優裕平靜的生活中，我渡過了二十一歲，在二十一歲的那年秋天，一個淒風苦雨的夜裏，我忽然有一種預感，好像要發生什麼大事似的，怎麼也睡不着。不久，忽聽樓頂嘩啦啦一陣瓦片墜地之聲，接着一個呻吟的聲音傳了進來。

我當下十分駭怕，就要丫環小紅到外面去察看一下，不料她驚惶失措的跑進來，急促的喊道：不好！樓頂上掉下一個死人！滿身是血，極爲怕人。

聽小紅一說，我眞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恰在這個時候奶媽也起來了，我們的膽才稍微壯了一點，跟着奶媽到院裏一看地上眞的躺着一個死人。

到底還是奶媽年紀大，有經驗，她居然毫不畏懼的走了過去，俯身一摸鼻子，告訴我說：那人並沒有死，只是暫時的昏了過去。

聽她一說，我立即起了惻隱之心於是就要奶媽與小紅把那人抬到房裏，予以救治，不料却因此鑄成大錯。」

宇文奇聽到這裏，陡然一愣，不相信的說道：「救人難道也會救錯了嗎？」

百了師太不答反問道：「你知道那個被救之人是誰？」

宇文奇搖搖頭，百了師太接着又道：「他正是你爹無情劍路平。」

「啊！…他爲什麼會受傷呢？」

百了師太繼道：「因爲他被武林八派的高手，聯合偷襲所致，當時他的俠譽甚隆，尤其嫉惡如仇，對一般打着名門正派的招牌，而暗裏男盜女娼之徒，犯在他的手下，從來不留活口，是以博得無情劍的綽號，那時我只聞其名，而未見過他的面貌，等設法救醒之後，才知道他就是無情劍路平。」

宇文奇情急的追問道：「後來怎麼樣？」

百了師太道：「後來我怕家人不准收留，就與奶媽商量，把他藏在樓上套間裏養傷，起初他的傷勢很重，我與奶媽小紅三人輪流看護他，終於慢慢的好了起來，三個月以後，他完全健復，可是我們的情感已經到了不可分離的地步，等到霞兒快要降生之際，我才知道他已結婚，而且已經生有一子，當時我傷心欲碎，不知何以自處，然而大錯已成，還有什麼話說？於是就稟明了舅父，與你父正式結爲夫妻，不料他却從此憂鬱起來，每天坐臥不寧，好像是滿懷的心事。」

宇文奇惑然問道：「爲什麼？」

百了師太道：「因爲他忘不了以前的妻兒，爲了不忍看他每天痛苦的表情，我勸他趕快回去看看，誰知半個月之後，他神色敗壞的又轉了回來。」

宇文奇一愣，問道：「爲什麼？」

百了師太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道：「當他回到故居的時候，溫馨的家已變爲一片焦土，妻兒下落不明，他原與前妻情感甚篤，一旦遭此劇變，他如何能不悲傷？」

宇文奇道：「那個下落不明的孩子，可能就是我了。」

百了師太向他看了一下，說道：「從你的像貌看，那是不會錯的。」

宇文奇問道：「那個生死不明的女人，就是我娘吧！」

百了師太點頭道：「是的，當他知道他那下落不明的妻子，正是我的妹妹時，我不知是喜是悲，在情感極度的激動下，我催促他去找尋，並託人到處打聽，不料數月之後，依然沒有消息。你父爲此寢食不安，日漸憔悴，正在這個時候，他得知你母仍活在世上，可是因爲他的再婚，決心不再見他，並聲言不計一切手段報復。」

宇文奇問道：「我爹怎麼辦呢？」

百了師太道：「當時，他非常苦惱，我再三的勸他，要他去找尋你母，以免一錯再錯，後來他接納了我的意見，懷着沉重的心情而去，誰知他竟一去二十年不回。」

宇文奇問道：「妳老人家爲什麼又出了家？」

百了師太淒然的搖搖頭，滾下兩滴晶瑩淚珠，然後說道：「自他走後不久，霞兒就降生了，可憐她至今還沒有見過父親一面呢！爲了孩子，我只得强顏歡笑的活下去，直到霞兒成人之後，我覺得這個世上，除了無盡的痛苦之外已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再者自覺罪孽深重，鑄成大錯，乃決心跳出紅塵，遁入空門，皈依我佛，以求贖罪。」

宇文奇道：「江湖禍患已起，佛門也難得清靜啊！」

百了師太慨然道：「要不是我佛有靈，讓你及時趕來，恐怕我要死在地窟之內了。」

聲音甫落，門外突然傳一陣脚步聲，接着一個頗爲熟悉的聲音說道：「夥計，就是住在這一間嗎？」

夥計殷勤的接道：「是的，是的，我給公子通報一聲。」

那個熟悉的聲音阻止道：「不用啦！你請便吧！我自己進去就得了。」

宇文奇猛然一愣，站了起來，向外一看，不禁暗道：「來得好！本俠正要找你呢！」

來者乃是天威宮的黑鳳，對於這個少女他還不十分清楚，到目前爲止，僅知其爲天威宮主親傳弟子，其武功與白鳳柳依依在伯仲之間。

對於這個惡跡尚未顯著的少女，他本來不想妄造殺孽，自離開天威宮的丹楓別院之後，處處的躲避她，不料她却好像鬼使神差似的跟着自己。以前，由於他的寬厚仁慈，惹出許多麻煩，現

在他再也不能重蹈覆轍了。

宇文奇背轉身去，黑鳳身着男裝，施施然走了進來，剛剛一脚跨進門，卽冷然說：「好哇！小武子，害我找得好苦啊！你却一個人跑到這裏來！」

宇文奇慢慢轉過身來，黑鳳猛然一駭，楞住了，原來她發覺自己認錯了人，當下不由歉然說道：「對不起，我認錯了人。」

其實她並沒有認錯，只是小武子是經過易容之後的另一人，現在才是本來面目，是以宇文奇道：「妳沒有認錯。」

黑鳳惑然問道：「那你……」

宇文奇冷笑道：「宇文奇，妳感到意外吧？」

黑鳳疑信參半，悚然說道：「宇文奇……你就是宇文奇？」

她說着，脚下慢慢向門外退去，不料宇文奇冷然說道：「妳還想走嗎？」

黑鳳傲然道：「走與不走，是我自己的事，誰也管不了。」

宇文奇哂然說道：「那妳就試試吧！」

黑鳳冷然哼了一聲，遽然暴退，不料她身軀剛動，倏見人影電閃，右腕猛然一緊，已被宇文奇緊緊扣住。

至此，她才知道宇文奇的厲害，果如傳說一般。在這樣一個高手之前，逃既不能，只得乖乖的聽候處置，是以她頹然問道：「你要怎樣？」

宇文奇道：「天威宮爲害江湖，殺人無數，拿妳爲那些死去之人償命總不爲過吧！」

黑鳳猛然一駭，倒抽一口冷氣，說道：「那你就殺吧！」

宇文奇冷冷說道：「沒有那麼容易，必須答覆本俠幾個問題才行。」

黑鳳道：「你問吧！」

宇文奇問道：「天威宮主，叫什麼名字？」

黑鳳答道：「不知道。」

「天威宮中，身爲紅巾護法的那個老嫗是誰？」

「不知道。」

「幕後指使鄔朋偷襲南陽桃源谷的那個神秘之人是誰？」

「不知道。」

「妳不知道？」

「……」

宇文奇冷哼一聲，用力一帶，把黑鳳拖進門內，雙眉一聳，煞氣立現，說道：「既然什麼都不肯說，本俠就成全妳了！」

說着，駢指如劍，直向黑鳳命門穴點去，不料尚未點中，忽聽坐在一旁的百了師太喝阻道：「奇兒住手！」

宇文奇愕然住手，問道：「娘有什麼吩咐？」

百了師太道：「他年紀輕輕的，縱然是十惡不赦，亦應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

宇文奇惑然道：「娘的意思……」

百了師太道：「你把他放開，讓我來問問他。」

宇文奇依言把手鬆開，黑鳳舒展一下筋骨，然後向百了師太深深一揖。

百了師太連忙還禮，不料她尚未站起，倏覺風聲颯然，黑鳳已失踪影。

原來黑鳳乘躬身施禮之際，驀地前衝，已搶至百了師太之後，以掌抵住老尼姑的後心，宇文奇搶救不及，只得暗恨自己疏忽。

這時黑鳳得意洋洋的說道：「宇文奇，你還有什麼話說？」

宇文奇冷然道：「本俠忽略了妳是天威宮的爪牙，所以才讓妳卑鄙的伎倆得逞。」

黑鳳道：「自古兵不厭詐，說卑鄙未免過分了。」

宇文奇走上兩步，黑鳳作勢欲劈道：「請勿妄動，否則令堂就要白白犧牲了。」

百了師太雖然不是宇文奇生身之母，可是在他的心目中，依然有着無限親情，尤其她手無縛雞之力，又是出家人，在這種情形下，他怎能不管？因之他憤然問道：「妳要怎樣？」

黑鳳得意的說道：「第一讓老尼姑送我回天威宮。第二你可以自廢武功。第三，假如一、二兩條路你都不願走，只要願意棄劍束手就擒亦可。」

宇文奇不禁暗暗罵道：「好丫頭恁地毒辣，所提三條路，沒有一條不是萬分惡毒的，但是百了師太被對方據爲人質，任他宇文奇本領再大，又有什麼辦法呢？」

目下唯一可走之路，就是拖延時間，找尋機會，因之他試探的說道：「就只這三條路嗎？」

黑鳳道：「走與不走，絕沒有誰勉强你。」

宇文奇問道：「假如本俠三條路都不願走呢？」

黑鳳道：「那是你與老尼姑故意爲難，我可沒有你那麼仁慈。」

言下之意充滿威脅，宇文奇不是傻子，當然能領悟出來，於是說道：「謝謝妳的提醒，使本俠沒有鑄成大錯，現在本俠決定走第三條路。」

說罷，自腰際取下無情劍，擲於地上，百了師太忙阻止道：「奇兒！不可如此！」

宇文奇無可奈何的說道：「娘，我總不能看着妳死在敵人的手中吧？」

百了師太悽然嘆道：「孩子，都是我害了你。」

宇文奇鎮靜的說道：「娘，人生總有死，早死與晚死沒有什麼兩樣，妳老人家又何必爲我悲傷？」

儘管宇文奇怎麼說，百了師太雙眸泫然，簌簌的流下兩行眼淚。

黑鳳爲宇文奇這種決定，深爲詫異，因爲她所知道的宇文奇，是十分頑强的，依她的預測，即使能逼宇文奇就範，勢須經過一番週折，絕未想到，這麼輕而易舉的就使對方棄劍投降。

正因爲這勝利來得太過突然，使她不敢相信這是事實，是以說道：「宇文奇，假如你想從中弄鬼，那是自找苦吃！」

宇文奇詫然說道：「這條路是妳劃出來的，我接受了，怎麼還說我弄鬼？假如眞有人弄鬼，那是妳自己而不是別人。」

黑鳳心中定了下來，說道：「不弄鬼最好，免得彼此傷了和氣，現在請你轉過身去。」

宇文奇只得照做，把背朝向對方，黑鳳拖着百了師太慢慢的移去，把劍拾起，「噹啷！」一聲撤出，當下讚道：「好劍！」

宇文奇聽如不聞，渾然不覺，木然的凝立着，黑鳳一手拉住百了師太，一手持劍，連連冷笑，慢慢向宇文奇背後逼去。

百了師太惶然急道：「你你你不能這樣！不能這樣……」

宇文奇平靜的說道：「娘，請妳不要悲傷，即使跪下哀求，也無法挽回。」

百了師太眼看劍鋒漸漸接近宇文奇的後背，惶恐焦急得幾乎透不過氣來，這時劍勢突然由緩變快，像閃電一般對準宇文奇後背刺去，搶救無力，只得「哎呀！」一聲尖叫，閉上眼睛。

突然一陣狂飆陡起，捲起一聲驚嗥，百了師太忙即睜眼一看，宇文奇昂然的挺立着，雙手叉腰，怒視坐在地上的黑鳳。

黑鳳頭巾已失，長髮散亂，面色蒼白，嘴角滲血，不停的喘息着，顯然她已吃了大虧。

這時，宇文奇脚尖輕挑，把落在地下的寶劍收回，問道：「妳還有什麼話說！」

黑鳳恨恨的說道：「沒想到你竟然言而無信。」

宇文奇嘿嘿冷笑道：「自古兵不厭詐，這豈能算失信？」

黑鳳嗒然無語，百了師太即走了過來，關切的向宇文奇問道：「奇兒，你沒傷着吧？」

宇文奇道：「沒有。」

百了師太連唸阿彌陀佛，宇文奇向她看了一眼，又轉向黑鳳問道：「剛才本俠所提的問題，現在總可以答覆了吧？」

黑鳳冷然答道：「不知道。」

宇文奇猛然一愣，又問：「妳身爲天威宮主親傳弟子，要說連師父的姓名都不知道，其誰能信？」

黑鳳道：「本人自幼被宮主收爲弟子，是不錯的，可是她從來不談自己的姓名，也不許我們問她，試想我如何能夠知道？」

宇文奇楞了楞又道：「不知道令師的姓名，或者情有可原，但總不致連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吧？」

黑鳳道：「這個當然。」

宇文奇道：「妳就說出妳的姓名吧？」

黑鳳道：「我已是快要死的人，爲什麼一定要說出姓名？」

宇文奇道：「本俠從不妄殺無辜，假如說出姓名來，並無重大惡跡，本俠會給妳一條自新之路。說吧！」

黑鳳道：「費貞娥。」

宇文奇當下猛然一凜，想道：這不是長安振遠鏢局鐵掌金刀費百練的女兒嗎？雖然費百練曾經屈身爲天威宮的爪牙，但那是被迫的，看在過去他是師父金龍老人的故交，再者他臨死時，深知悔悟，並遺言自己對其女加以照顧，爲了江湖道義，他豈能不管？

爲了證實他的想法，宇文奇進一步追問道：「費貞娥？妳父親是不是叫鐵掌金刀費百練？」

黑鳳費貞娥陡然一震，雙眸圓睜，錯愕的望着他道：「是的，你怎麼知道？」

宇文奇道：「費前輩原是家師的舊友，所以我們從前就認識，再者他臨死的時候，我是唯一親眼看到的人。」

黑鳳費貞娥悽惶的急問道：「他有沒有說什麼？」

宇文奇道：「費前輩彌留之時，曾遺下一句話，就是要妳爲他報仇。」

黑鳳費貞娥悽然道：「這個我已經着手準備，而且業已查明家父之死，是南陽桃源谷郝家所爲。」

宇文奇道：「郝家只是爲了江湖道義，受人愚弄而已，眞正的元凶，却另有其人。」

黑鳳費貞娥當下一楞，陡然由地上站了起來，情急的問道：「元凶究竟是誰？」

宇文奇道：「天威宮！」

黑鳳費貞娥迷惑了，其父亦爲天威宮的人，爲什麼天威宮還要害他？她想不透，越想越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

良久，她堅定的喃喃自語：「爸是天威宮的一員，天威宮沒有理由加害他，這是不可能的。」

宇文奇忙即接道：「這不但可能，而且是事實。」

「爲什麼？」

宇文奇道：「理由很簡單，因爲他不滿天威宮的所爲，而且後悔自己加入天威宮的行爲。」

黑鳳費貞娥道：「家父之死，明明是死於南陽桃源谷郝家之手，爲什麼說元凶是天威宮？」

宇文奇道：「因爲這一切的促成，都是天威宮預先的安排。」

黑鳳費貞娥惑然問道：「這話怎麼講？」

宇文奇解釋道：「天威宮利用武林人物的缺點，在江湖上散播謠言，說『血圖』已經出現江湖，能得到血圖，就可得到傲視武林的武功，試想武林各派，那個不想增加自己的功力？因此紛紛而去，到處查訪。另一方面先在鳳鳴山莊故佈疑陣，而後又以暗鏢託襄陽金鵰鏢局保送山西大同，半途把鏢師殺死，把暗鏢轉到令尊手裏，要他送往洞庭君山，恰巧襄陽金鵰鏢局託請南陽郝家尋找失鏢，結果在南陽臨汝相遇，當當夜郝家殺死令尊奪回暗鏢。」

黑鳳費貞娥依然不解的說道：「天威宮要想殺死像家父那樣的人物，可以說是易如反掌，爲什麼還要兜那麼大的圈子？」

宇文奇道：「有兩點理由可以說明：第一點，因爲天威宮不願背上殺人的惡名，所以才假手

他人。第二點，因爲天威宮的目的是整個武林，而非令尊一人，他要武林自相殘殺，而天威宮好坐收漁人之利，所以要兜那麼大的圈。」

黑鳳費貞娥道：「第一點似有可能。第二點能否請再加說明？」

宇文奇繼續解釋道：「當南陽桃源谷郝家老少奪回失鏢之後，星夜趕回，無數江湖人隨尾追至，但因對郝家武功有忌憚，不敢輕舉妄動，只在外圍守住不去，這時天威宮見不是辦法，乃派人夜襲桃源谷，其目的逼使郝家不能安寧，因而把暗鏢移出桃源谷，果然不出所料，郝保康郝保泰兄弟二人，連夜把暗鏢運往襄陽金鵰鏢局，無數武林人物紛紛追至，在情勢逼迫之下，把暗鏢公開於各派人物之前，結果非常意外，那裏是什麼血圖？原來只是天威宮開派大典請帖一張。」

黑鳳費貞娥聽罷，恍然大悟，說道：「天威宮竟然是這樣歹毒，父仇不共戴天，我一定要他們血償血還！」說着，就要離去。

宇文奇忙阻止道：「以姑娘一人之力去報仇，猶如以卵擊石，白白的枉送了性命。」

黑鳳費貞娥不禁頹然，失望的說道：「那不是永遠沒有復仇之日了嗎？」

宇文奇道：「話不是這樣說，一人之力不夠，我們可以團結正義之士，要知道衆志成城，邪不勝正，天威宮總不會長久的。」

黑鳳費貞娥問道：「那要等到幾時？」

宇文奇道：「三月十五日天威宮開派大典正是最好的時機。」

黑鳳費貞娥頓時興奮起來，急問道：「我能作什麼呢？」

宇文奇道：「只要妳眞想爲父報仇，妳能作的事太多了。」

「啊！」黑鳳費貞娥大爲興奮。

宇文奇又道：「請妳走過來！」

黑鳳費貞娥迷惑的走近兩步，宇文奇低聲的一一說明，因爲聲音太低，低得只有他們二人聽見，所以就連一旁的百了師太，也未能聽見一個字。

霎時，兩人講畢，黑鳳費貞娥連連保證道：「我一定盡力做到！一定盡力做到！」說罷，轉身欲去。

宇文奇又叮囑道：「此事關係重大，千萬不可讓第二人知道！」

黑鳳費貞娥道：「這個我知道，你放心就是了。」

語畢，忙卽整理一下頭髮和衣服，然後匆匆而去。

不料，黑鳳費貞娥剛剛走了出去，而門前簷下暗影一閃，掠進人來，誰？風塵怪乞鄧六春是也。

只見他立脚未穩，笑罵道：「男女授受不親，你們兩個居然唧唧噥噥的咬耳朵，而且還背着我老叫化子，這件事傳將出去，該當如何？」

宇文奇當下也笑道：「君子暗室不欺，就是傳了出去，也心無愧怍，假如你臭叫化子想乘機要挾，弄兩杯黃湯過過癮，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老叫化子又道：「好小子，你倒是不肯饒人！我窮要飯的只是說說而已，你却毫不留情的挖起我的病根來了。」

宇文奇沒有再理會他，乃轉向百了師太，爲老叫化子介紹道：「這是家母。」

又指着老叫化子道：「這是丐幫長老，當代奇俠風塵怪乞鄧前輩。」

老叫化子被捧得暈陶陶的，忙問道：「你小子怎麼突然弄出一個尼姑作娘來？」

宇文奇道：「那是昨天大洪山中，掃蕩賊窟之後碰巧遇到的。」

老叫化子道：「那眞太巧了，只是她年紀輕輕的，怎麼當起尼姑來！」

宇文奇把眼一瞪說道：「小心我砸掉你的狗牙！」

老叫化子聳肩吐舌，迅速溜了出去。

第十六章　岳陽樓頭

這是一個陽春三月的午後，春風拂面，太陽和煦宜人，花開鳥鳴，大地一片欣欣向榮的新氣象。

隨縣通往雲夢的涓水中，一條單桅木船，正倏然的順流而下，直放雲夢。

船頭上坐了兩人，一老一少，相對侃侃而談，這兩個人正是宇文奇與風塵怪乞鄧六春。

原來他們在隨縣稍作休息之後，乃決定先期趕往岳陽，一方面可以窺探敵人的行動，同時亦可對各路應約而來的朋友作個接應。

事情決定臨行之際，才想到百了師太的問題，她是個出家人，又不諳武功，同時坐車或者乘轎，容易引起他人注意，因此最後決定坐船，直向雲夢而去。

傍晚時分，船抵安陸，宇文奇與老叫化子都主張繼續前進，唯獨船主反對，他說前往雲夢的水路，極不平靜，前些時曾有數艘船隻發出事故，爲了安全應該在此休息一晚，如果他們一定堅持要走，那只有另外換船，他絕不夜間趕路。

在這種情況之下，二人自是不便再堅持下去，於是就住了下來。

安陸交通方便，商業頗爲繁盛，停靠的船非常之多，眞是桅桿林立，槳櫓交錯。

入夜之後，宇文奇發覺岸上有不三不四的人影晃動，於是告知老叫化子，這位風塵怪傑，向岸上看了一眼，說道：「誰要是打我們的主意，那算他瞎了眼睛。」

宇文奇道：「不管怎樣，小心爲是。」

老叫化子點頭道：「對！我去找幾個小要飯的查探一下。」說罷，拖着鞋上岸而去，宇文奇與其母百了師太坐在艙內等候。

不久，老叫化子倉惶而回，急道：「不好！不好！」

宇文奇當下神情一緊，問道：「怎麼一回事？」

老叫化子道：「全城的叫化子，一個也看不見了。」

宇文奇道：「會不會都已遭了毒手？」

老叫化子：「我也是這樣想，可是找不出一點頭緒來。」

宇文奇思索了一下，說道：「你在船上守着，我上岸去看看。」說罷，飄然飛掠上岸，向城內一望，燈火通明，原來是夜市正盛之際。

宇文奇夾在行人之間進城去，左右環顧，隨時留意可疑之人，可是他非常失望，沒有得到一點線索。

當他回到船上時，一切都變了，老叫化子不知何去？其母百了師太失去踪跡，船主更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這情形已經說明了他離船登岸之後，這裏發生了變故，而且可能還是凶多吉少。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毫不考慮的縱身上岸，迅速的察看四週，結果毫無一點痕跡可循，不得已他又回到船上，向鄰船打聽，都說不久之前有人在此打鬪，他們因怕遭到連累，所以都緊閉艙門不敢出來。

至此，宇文奇仍不死心，於是又飛身上岸，走遍全城大街小巷，一直找到東方發白，依然沒

有一點發現。

不得已，宇文奇只得按照原定的路線繼續前進，只不過原來是坐船，現在是走旱罷了。

中午快抵雲夢之際，忽聞背後響起一陣緊驟的蹄聲，旋即挾着風沙飛馳而過，宇文奇不由閃身路旁，向那個騎馬之人瞪眼怒視。

不料，那馬衝出十餘丈外，唏聿聿一聲嘶鳴，剎住前奔之勢，然後調轉頭來，慢慢向他迎來。

宇文奇當下一怔，凝目望去，只見馬上坐一白衣少年已飄然飛下馬來，身法矯捷，靈活異常，不帶一點烟火氣。

那少年把面紗扯下，說道：「宇文少俠，怎的連我也不認得了？」

宇文奇雙目陡然一亮，不禁恍然，原來白衣少年者，乃黃曉霞也，於是愕然說道：「啊！原來是妳呀，妳現在不能叫宇文少俠了。」

黃曉霞俏皮的問道：「叫什麼？」

宇文奇笑道：「叫哥哥。」

黃曉霞雙頰頓時通紅，心裏却甜甜的，有說不出的喜悅，因爲她覺得宇文奇能夠這與她開玩笑，證明對她的感情，已經又進了一層。

但少女的心，是難以捉摸的，黃曉霞心裏雖然十分高興，而嘴裏却罵道：「我一向以爲你是個好人，不料你也是專在女人身上討便宜的色狼。」

宇文奇不由一怔，忙正色道：「妹妹，我說的是眞話，可不是開玩笑。」

黃曉霞陡然一楞，方知剛才自己會錯了意，而且又表錯了情，玉容羞得幾乎無地自容。

這時，宇文奇就把大洪山中，如何掃蕩魔窟，如何遇見百了師太，以及如何認親的經過，重述一遍。

黃曉霞聽罷，不禁悲喜交集，因爲她得知其父就是無情劍路平，同時又有一個人品出衆，武功高强的哥哥，她平時即感身單勢孤，沒有一個親人，如今一旦得知，試想如何能不高興？所悲的乃是其母百了師太如今下落不明，吉凶難卜，更主要的就是她自己所織的美夢，亦隨着這個變化而破滅了。

黃曉霞怔立良久，向其兄道：「難怪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就覺得好像在那裏見過，現在想起來那是因爲我們彼此的像貌有很多相同之處。」

宇文奇道：「兄妹像貌相同，那是應該的。」

黃曉霞奇道：「照理子女應該隨父姓才對，但是，我們各姓各的，誰也不與父親同姓，你說奇怪不奇怪？」

宇文奇道：「那是由於特殊原因所造成，現在想起來並不足爲奇。」

兄妹兩人繼續向雲夢前進，不料宇文奇未走多遠，忽然停步不前，對路邊碎石子擺成一三角形，凝視出神。

黃曉霞也隨之停了下來，問道：「哥哥，這是什麼意思？」

「不好，有同道遇見强敵。」

三角形的銳角，正指向西南，於是兄妹兩人毫不考慮的依照指示方向趕去。

繞過雲夢，直奔應城，應城一過已進入雲夢大澤中的雲澤地區，這裏以湖沼著名，地勢低，大小湖泊不計其數，尤其是時值陽春三月，湖邊蘆葦叢生，水鳥成群，追逐嬉戲，偶而有三五漁

船，划行其間，綠波盪漾，水天一色，彷如人間仙境，別饒清趣。

兄妹兩人來到了湖邊，竚立而觀，要不是心有急事，眞要爲這一片自然的景色迷住了。

這是什麼湖？兩人都無心去打聽，只是一心追敵，可是追到湖邊，線索斷絕，難道留下記號之人與敵乘船而去不成？

宇文奇與其妹黃曉霞正自猶豫之際，忽聞右方蘆葦之中一陣窸窣之聲，漸漸移近，接着槳聲伊呀，划出一隻小船，霎時靠岸，船上跳下一個三十幾歲水手打扮的人來。

那人把小船繫好，直向宇文奇兄妹兩人走來，人未至即抱拳施禮叫道：「請問那位是宇文少俠？」

因黃曉霞也是男裝，所以對方才有此一問，這時宇文奇忙還禮道：「在下正是宇文奇，請問大哥……」

那人恭敬的說道：「在下沈通乃凌霄堡之門下，奉丐幫長老風塵怪乞鄧老前輩之命，在此恭候多時了。」

宇文奇急問道：「鄧老前輩現在何處？」

沈通答道：「已經過湖追敵而去！兩位請快上船，遲則恐怕追不上。」

在這種情況之下，兄妹二人一則心念其母安危，再者急於馳援風塵怪乞鄧六春，於是宇文奇當先跳上船頭，黃曉霞也如一陣風似的隨後飛上，接着沈通一撐竹篙，小船如箭似的分開蘆葦，向湖心駛去。

蘆葦打在船頭上，響起「刷刷……」的聲音，不時驚起水鳥振翅飛逃。

霎時衝出重重的蘆葦，只見烟波浩蕩，茫茫無際，兩人心懷頓時開朗了許多。

極目望去，烟波盡處，雲影重重，仿如重巒山影，忽的高聳突起，奇峰絕壑，層層出現，不久又漸漸的消失在濃烟氤氳之中，這種變幻不定的景緻，眞是奇妙萬分，不可言喻。

這時，船已駛進湖心，四顧茫茫，無邊無際，兩人正在望着雲天幻影出神之際，忽然猛然一搖，宇文奇當下一凜，急打千斤墜，穩住小船顚簸之勢，忙向沈通望去，只見對方面帶獰笑，手橫竹篙，凝立在船尾之上，說道：「宇文奇，束手就縛吧！」

宇文奇知道自己粗心，上了賊當，但是衡量當前情勢，對方僅有一人，縱然精通水性，也未見得能討得好去。不過他雖然不怕，可是却要顧慮到黃曉霞，萬一動起手來，對方把小船弄翻，那就不堪設想了。

因此，目前他第一個目標，就是保全船隻，第二個目標才是消滅敵人。

基於這種因素，他故作驚惶之狀，問道：「難道你是天威宮的朋友……」

沈通陰陰的說道：「不錯，你還有什麼話說？」

那神色好像宇文奇兄妹兩人，已成爲他待宰的羔羊。宇文奇暗暗冷笑道：別神氣，等着瞧吧！當下問道：「你要怎樣？」

沈通冷笑道：「不怎麼樣，只要你束手就得了。」

宇文奇問道：「難道不能手下留情嗎？」

沈通決然的搖搖頭道：「不能。」

宇文奇當下頹然絕望的說道：「那麼就請動手吧！」

沈通道：「把劍解下。」

宇文奇與黃曉霞兩人，依言把劍解下擲在船板上，沈通大模大樣的俯身拾劍，宇文奇一見機

會難得，忙卽蓄滿眞力一掌打去。

事出猝然，掌勢迅速，以宇文奇目下的功力，照理沈通絕難逃一掌之危，不料他却油滑得很，早已暗中有備，是以宇文奇掌風一到，他忙卽順勢倒縱而起，「噗通」一聲鑽入水裏。

宇文奇見狀，暗道不好，立卽掠到船尾，雙袖連揮小船如箭似的向前疾駛。

「嘩啦！」一聲水響，沈通冒出水面，哈哈笑道：「想逃可不成！」

說着，雙手疾划，追了上來，黃曉霞十分驚惶，宇文奇凝神道：「用暗器招呼！」

沈通聞言，果然不敢逼近，不料他突然潛入水裏，不見踪影，宇文奇急道：「小心，那賊子必然追來鑿船！」

他說着，把船疾轉，向左駛去，行未多遠，小船突然停住，倏聞船底響起「篤篤」之聲，宇文奇忙卽拾起寶劍，同時右手暗扣一隻金龍鏢，輕輕躍落艙內，對準響聲之聲之處，用力一劍刺下。

小船搖幌了一下，鑿木之聲隨之中斷，自船下衝出一道水紋，宇文奇貫注眞力對準水紋的前端，一鏢打去。

倏的水花翻動，掀起一片血浪，旋見沈通冒出水面，說道：「好小子等着瞧吧！」

宇文奇笑道：「請吧！歡迎你再來試試。」

沈通哼了一聲，又潛入水裏，宇文奇飛上船尾，雙袖用力頻揮，小船又飛一般的向前疾駛，說道：「快走！那賊不會死心的。」

不料，黃曉霞突然「啊呀！」一聲驚叫道：「不好，船底漏水了。」

宇文奇陡然一震，這才想起剛手自己用劍把船底刺了一個洞，於是「刷」的一聲，撕下一片

衣襟，迅速的把洞堵上，黃曉霞慌忙的把漏進的湖水，用手向外舀。宇文奇又回到船尾，揮動雙袖繼續前進。

不久，艙內積水已無，黃曉霞直起腰來，向前望了一眼，忽然興奮的說道：「哥哥，你看快到岸了。」

宇文奇凝重的嗯了一聲，絲毫不感到興奮，黃曉霞大爲奇怪，凝神再仔細一看，在叢叢的蘆葦之外，好像隱隱的現出許多黑點，作扇形慢慢向湖心移近，她明白了沈通臨去的話，於是心裏也跟着沉重起來。

不久，那些黑點逐漸接近，清楚的現出船形來，每隻小船的上面，都有兩人，一人掌舵，一人撐篙，船行甚速，向他們迎來。

宇文奇知道這可能是沈通弄的鬼，可是態勢擺在面前，不容稍作退縮，於是向其妹黃曉霞說道：「妹妹注意，在我們與敵接觸之際，千萬不可遠離。」

黃曉霞頷首嗯了一聲，同時把自己的裝束，又檢查了一番，這時，那些小船慢慢聚攏，作扇形包圍上來，宇文奇視若無睹，雙袖頻揮，向前直駛過去。

雙方接近了，第一個迎面撞來的小船上面，站住着一個滿臉短髭的大漢，一身油綢子水靠，手執分水蛾眉刺，生像威猛，仿如張飛再世。

宇文奇橫篙在手，左右撥水，依然迅速的直衝過去，那小船對直撞來，待對方駛近，宇文奇竹篙疾點，對方船頭猛然一轉，從側方疾滑過去。

那個短髭虯結的大漢，當下哼了一聲，縱身飛撲過來，宇文奇竹篙疾揮，一下把對方打落水中，理也不理，竹篙撥水，繼續前進。

奇怪得很，隨後撞來的小船，竟然自動讓出一條路來，任其直衝過去。

這時，那個落水的大漢，已經浮出水面，一聲尖厲的口哨，陡然響起，旋見圍在四面的船隻，驀地後退，同時站立船頭之人，紛紛躍入水中。

宇文奇暗道：這下糟了，一個已感應付困難，這一次竟然有數十人之多，將如何是好。

正在躊躇之際，忽然牙關一咬，不作突圍打算，竹篙疾撥，對準賊船陣衝去。

敵船不虞有此，竟然被他衝得七零八落，互相撞作一團，他猛然一拉黃曉霞道：「走！」

雙方縱躍而起，越過十餘隻小船，驀地無情劍出鞘，捲起無邊的寒光劍雨，疾掃而下，只聽一片慘嗥，血光湧現，頓時湖水染紅一片。

宇文奇兄妹再度躍起，飛越過橫七豎八無人操持的船隻，飛落在最外面的一隻小船之上，雙袖疾揮，小船如箭似的向岸上疾駛。

忽然又是一聲尖厲的口哨，倏見數十條水紋尾隨追來，宇文奇正感窮於應付之際，又聞黃曉霞驚道：「哥哥不好，又有人來了！」

宇文奇凝目掃視，果然數十丈外的蘆葦叢中，這時又衝出數十隻小船，宛如怒矢一般疾而來。

處此前後夾攻的局面之下，宇文奇覺得只有迅速的登上陸地，才是萬全之策。

因此，他毫不爲當前的情勢所動，繼續向前疾駛，當快要接近蘆葦叢的時候，被十餘個人自水底追上，船底十餘處響起「篤篤……」之聲，小船在原地直打旋，再也不前進了。

黃曉霞嚇得面如土色，宇文奇雖然也惶急萬分，可是急有什麼用呢？於是採取原先的辦法，對準響處，用力刺去。

這麼一來，雖然使敵稍有顧忌，但是船底却有十多處，像怒泉一般的湖水湧進艙來，眼看着船慢慢向下沉，宇文奇兄妹二人急得宛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拚命的去堵塞漏洞。

恰在這個時候，船陣駛近，數十條人影紛紛竄入湖中，二人一見，這下完了，原先的賊人已無法應付，又來了這麼多人，更爲絕望了。

假如是陸地上，再有這麼多人，他宇文奇也絕不放在心上，可是如今是在水上，對於水性，他們二人都是外行，空有一身絕藝，無法施展。

忽見一隻小船靠了過來，宇文奇兄妹二人正自慶幸，暗暗準備突襲之際，突見自艙裏鑽出一個人來，哈哈的笑道：「好小子，你居然沒有死在湖裏餵王八。」

宇文奇一見說話的，正是風塵怪乞鄧六春，當下一拉黃曉霞飛掠過去，臉色一寒，說道：「老叫化子，你連一個人都看不住，還有什麼好笑的？」

老叫化子乾笑道：「敵衆勢大，怎麼能怪我呢！」

黃曉霞急問道：「我娘現在何處？」

風塵怪乞一愣，訝異道：「你是誰？你娘又是誰？我老化子一點都不知道，怎的有此一問？」

黃曉霞解釋道：「我娘就是百了師太，這你總該明白了吧！」

老叫化子惑然道：「奇怪！那尼姑怎的又跑出一個兒子來？」

宇文奇臉色一寒說道：「臭要飯的，你嘴巴可要乾淨一點，我問你，家母究竟現在何處？」

風塵怪乞道：「又被天威宮刼持去了。」

宇文奇急問道：「怎麼會被刼持呢？難道你連一個人都守不住？」

風塵怪乞急辯道：「可是他們來的人太多了，我老化子雙掌難敵四手，結果被他們把人刼走了。」

宇文奇急道：「那你爲什麼不追？」

風塵怪乞雙目一瞪，道：「誰說我沒有追？不料半途遇見了對頭寃家。」

宇文奇一愣，道：「什麼？對頭寃家？」

「是的，就是天威宮的那個紅巾蒙面的老嫗，我老叫化子打不過，只有放開四條腿跑了。」

宇文奇微一皺眉，問道：「她究竟是誰？」

風塵怪乞道：「提起此人來頭可大啦！她就是當年巫山怨女的堂妹，孫大娘。」

宇文奇自語道：「怎麼從來沒聽說過這個人物？」

老叫化子道：「因爲她從來不在江湖上走動。」

黃曉霞問道：「他們現在何往？」

老叫化子道：「派出的眼線報稱，已向洞庭君山而去，不過據我老叫化子推測，令堂是一個不諳武事的出家人，天威宮爲什麼刼持她？要殺！有一百個都會殺掉了，之所以沒有殺，必然有不殺的原因，過去沒有殺，目前也不致有生命之危，二位倒可暫放寬心。」

這一番分析，確有幾分道理，於是二人心情稍定，抬頭見湖上群匪已經遁去，隨老叫化子前來的船隻，都慢慢的攏了過來，宇文奇問道：「這些人都是你們窮家幫的？」

老叫化子搖頭道：「不，都是凌霄堡的人馬。」

說着，船隻駛進重重的蘆葦，穿過綠紗帳似的蘆葦叢，小船靠岸，宇文奇與其妹黃曉霞，當先跳上岸去，其餘老叫化子等人，也都相繼離船登陸。

這時，宇文奇以其母陷身天威宮，心神不安，意欲先行前往踩探，不料黃曉霞也要跟着去。宇文奇當下說明利害，假如她要跟着前去，不但於事無補，反而增加他的顧慮。如果讓他一人祕密前往，可以見機行事，能戰則戰，情勢不利時，大可撒腿一溜，絕不會發生意外。

黃曉霞對宇文奇的分析，覺得十分有理，於是不再堅持，宇文奇又交代老叫化子等人，即刻前往岳陽，與各路人馬會合，於三月十五日前往洞庭君山，參加天威宮的開派大典。

這是除魔衞道的大事，關于整個武林的禍福，他再三說明這事的重要，千萬不可疏忽，老叫化子連連應諾，宇文奇始放心而去。

□　□　□

岳陽，地當洞庭湖入長江之口，南綰三湘，北控荆溪，爲湖南全省水路交通之咽喉，清光緒二十四年，在縣東北城陵磯，闢爲商埠，以經營茶葉爲主，商業鼎盛。

城西，有岳陽樓，登臨其上，俯瞰洞庭，烟波浩瀚，景色萬千，不可名狀，據說，此樓爲唐張說守此所築，宋滕子京重修，范仲淹曾爲之作記，唐純陽子呂嚴有詩曰：「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即是在此飲酒有感而作。

這正是三月十四日的黃昏，春陽西下，晚霞滿天，波光霞天，照進岳陽樓頭。

樓上樓下聚滿了三山五嶽的江湖豪傑，他們都是應邀明日赴會的。

風塵怪乞鄧六春和各路重要人物坐在樓上，密商明日赴會大事，首先他查點各路人物，到得最早的，乃是南陽郝家老少，襄陽金鵰鏢局的火眼狻猊楊慶民，並請來武當七劍及少林監院長老禪光大師，再者就是衡山六僧和峨嵋門下的一些尼姑。

第三批到的是以凌霄堡爲主的一路，這裏包括冀北五龍山馬家兄弟，大別之狐萬梁兄弟，以及陝北獨角犀牛杜千宇及其門下。

老叫化子和四川唐家門下是一路的，當然早已趕到，唯獨泰山磐石堡主秦路通及兗州三節棍盧勁節等人，因路遠尚未趕到，再者就是宇文奇，他自先行進入天威宮以來，迄今不但未返，而且連一點消息都沒有。

泰山磐石堡主秦路通和兗州三節棍盧勁節等人未到，雖然對實力頗有影響，但尚不致牽動全局，而宇文奇未返那就不同了，他乃是主將，且負責發號施令，雖然發號施令可由老叫化子暫爲代理，而宇文奇的機智和武功，却是無人能及的。

今天已是三月十四，明日一早就要前往，倘使他今晚仍不回來，老叫化子雖爲一代奇俠，但他自由慣了，何曾負過這樣大的責任？

是以他急得坐立不安，不時煩躁的搔動虬結的亂髮，渴望的遠眺湖上，希望宇文奇能從湖上飛來。

霞光斂去，黑夜來臨，岳陽樓上排了數十桌酒席，酒菜豐富，可是老叫化子却提不起興趣，因爲他仍然爲着宇文奇未趕回來而發愁，最使他感到不安的，就是沒有一個可以商量的對象。

這時，忽然一個小叫化子進來報道：「泰山磐石堡主駕到。」

老叫化子道：「快請！」

接着一陣梯響，磐石堡主秦路通當先，隨後跟着兗州三節棍盧勁節等十餘人，走上樓來，衆人紛離坐歡迎，一陣寒暄過後，各自坐定，老叫化子道：「秦老兒，老叫化子以爲你變卦了呢！」

磐石堡主秦路通哈哈笑道：「秦某等人，因爲路途太遠，所以來遲一步，你老叫化子怎的說出這種話來？」

風塵怪乞道：「你看誰沒有到？就是你們最後趕到。」

磐石堡主知道老叫化子沒有責備之意，只是藉機說笑而已，是以故意運目一掃，說道：「秦某却知道有一人未到。」

老叫化子一愣，問道：「誰？你老兒是指宇文奇那小子嗎？」

磐石堡主秦路通道：「不錯，秦某所指正是他，在以前秦某根本未把那小子放在眼內，可是近幾個月來，才知道他却有過人之處，明日赴會，若沒有他，秦某人說句洩氣的話，那眞是凶多吉少，在這種情況之下，請問老叫化子，明日是去是不去？」

風塵怪乞被問得一怔，啞口無言，不料窗外有一個聲音接道：「去！去！當然要去。不去你們來此幹什麼？」

話聲甫落，燭光閃動，筵前突然出現了一個眉鬚霜白的老夫子，誰？黃山隱翁是也，老叫化子一見，立即高興的跳起來，說道：「好窮酸！你要是再不來，我老叫化子可要罵你了。」

黃山隱翁笑道：「你積點口德吧！不然來生轉世，閻王爺仍要你窮無立錐之地，到處討飯吃。」

老叫化子道：「好，不罵就不罵，你這窮酸倒說說爲什麼一定要去？」

黃山隱翁正容道：「道理很簡單，你老叫化子想一想，宇文奇至今未回，我們可以預測到兩種情況，第一就是已經遇險，第二就是因事無法分身返回，這兩種情況不論是那一種，都需要人去接應，要是不去行嗎？」

經這麼一分析，誰都覺得明日必須赴會，爲了宇文奇要去，爲了整個武林更要去，尤其是老叫化子，他與宇文奇好像有一份無法形容的情感，更感到此事刻不容緩。

不過天威宮人多勢衆，要是他們這人事先沒有妥善的對策，一到雙方揭開臉來，難免要張惶失措，無法應付，是以老叫化子向黃山隱翁求教道：「老窮酸，對於明日之事，你可有什麼屁放？」

黃山隱翁手拈銀鬚，微笑着坐了下來，衆人也跟着重新入坐，只見他略一凝神，說道：「既然這樣，我以爲第一件事，必須各派精誠合作，以除魔衛道爲已任，抱必勝之決心，全力以赴。」

老叫化子向衆人掃了一眼，接道：「各位聽到了沒有？如果有意見就趕快提出來，否則就是默認，不得再有異議。」

各派的英雄豪傑，在老叫化子的森然逼人的目光下，鴉雀無聲，良久，沒有一人反對。

黃山隱翁繼續說道：「第二件事，必須統一指揮，不可各自爲戰，以免分散實力，第三就是見機而爲，不可輕舉妄動，任何事故，非經主持者發號施令，不得妄作主張，第四，要以仁厚俠義爲本，非十惡不赦之徒，不可妄造殺孽。最好做到不動武力，而能屈人之兵。」

老叫化子聽完，輕輕的舒了一口氣，說道：「到底還是你這窮酸喝的墨水多，要是我老要飯的，可想不出這麼多規矩來。」

他說着向衆人又道：「一言爲定，老窮酸就算是替我老叫化子說的，大家都要以此作爲明天行動的依據。」

衆人神情肅穆，齊皆默然靜聽，老叫化子話題一轉，又道：「我老叫化子閒散慣了，而且胸

無點墨，本來有宇文奇那小子在，大事小事，有他頂着，用不着我要飯的去操心，可是他人小鬼大，竟然一走了之，到現在還見不到他的影子，把重擔推到我老叫化子的身上，對於這種大事，雖然我長了七十多歲，可還是頭一遭，明日勝敗如何？實在沒有一點把握，所以現在我想讓賢，把這發號施令的大權，讓給老窮酸，不知各位意見如何？」

誰也沒有想到老叫化子會說出這些話來，是以立即引起一陣輕微的騷動，有的認爲老叫化子此爲，乃明智之舉，但有些人尚不知黃山隱翁的來歷，私相議論紛紛。

黃山隱翁說道：「老叫化子此舉乃是多餘，我既然來了，對明日之事，能不管嗎？因之我以爲目前的急務不在此，而是不讓宇文奇未來的消息洩露出去，然而選定一人化裝爲宇文奇，雖然是假的，却可使敵莫測高深，估不透我們的實力。」

這話十分有理，立即得到全體同意，可是接着又產生一個問題，那就是由誰來喬裝宇文奇呢？不料黃曉霞却自動的站了起來，衆人都覺得她是最合適的人選，不論面貌與動作，頗多與宇文奇相似之處，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的身材稍嫌瘦弱，而沒有宇文奇那樣結實。

忽然，樓下跑上一個人來，張惶的說道：「天威宮的人來了！」

群俠齊皆猛然一楞，倏的站了起，就要紛紛衝下樓去，驀聞黃山隱翁喝道：「鎭靜！不可輕舉妄動。」

群俠立即停住脚步，老叫化子與黃山隱翁當先，其餘人馬隨後走下樓去。

在樓下站着兩個青年漢子，問明情形，原來是天威宮迎賓的使者。

□　□　□

第二天辰牌時分，風塵怪乞鄧六春，黃山隱翁陸陵等人，偕同各路英雄，登上天威宮預先準

備的迎賓船隻，經過一個時辰左右，渡過洞庭湖，來到君山之下。

一下船，即見數十金甲武士組成的儀隊，排列兩旁，氣派莊嚴。向山上一看，數百級台堦，直通山巔，台堦兩旁，每隔十級，即有一對黑衣武士肅然凝立，宛如木彫泥塑，一動也不動。

負責迎賓的竟然是黑虎朱彪，對於這個人，宇文奇曾經爲他千里奔波，深入天威宮，不料他志節不堅，却向敵人屈膝投降，當天威宮開派大典之時，他居然還有臉充當迎賓之人，眞使各路英雄意想不到。

各路英雄對他皆以冷眼觀之，唯獨老叫化子不肯饒人，打着哈哈說道：「朱當家的，你是越混越得意了。」

黑虎朱彪乾笑笑，沒有作聲，躬身一禮，當先領路，拾級而上。

霎時，攀登山巔，眼前突然一亮。

面前現出一座大門，門楣上懸着一方黑漆金字的匾寫着「天威宮」三個大字，龍飛鳳舞，蒼勁脫俗，確像出自名家手筆。

穿過大門，就是一片廣場，廣場的中央聳立着一座氣象萬千的敞廳，飛簷流瓦，彫樑畫棟，金龍盤柱，彩鳳騰空。兩側的盤龍柱上，有一副楹聯，上聯是：四海豪傑龍騰虎躍開景運。下聯是：八方景從風起雲湧啟新獻。正上方懸着一塊匾，寫着四個泥金大字「天下一家」。

一望而知，這付對聯是爲開派而作，雖非名作，却也對仗工整，如果天威宮眞如這付對聯所寫一樣，那眞是武林大幸，但是問題就出在他們說是一回事，作又是一回事，不能言行一致，只是掛羊頭賣狗肉罷了。

衆英雄在黑虎朱彪的引導下，穿過廣場追入大廳，這座大廳約有數畝之大，正上方有一塊匾

匾，寫着「威臨四方」四個大字。匾的下方，擺着一個金鑲玉彫的龍鳳椅。

大廳的兩端，排列了數以百計的紫檀木的太師椅子，作爲來賓席位。

老叫化子、黃山隱翁等人，在客席上坐定，立有幾個青年漢子獻上茶來，衆人雖然口渴，但却沒有一人去飲，各路英雄雖然不恥於天威宮的所爲，但對於他們這一切的安排，也不禁暗暗點頭。

不久，午時屆臨，鑼聲三響，數以千計的武士齊集廳前，衣分四種，井然有序，分列廳前左右。

接着又是六聲鑼響，各就各位，從後面走出三女一男，男的乃是天威宮的紅巾護法魯中慧，女的乃是與魯中慧居有同等地位的那個紅巾蒙面的老嫗，據老叫化子告訴宇文奇說，此人就是當年巫山怨女的堂妹孫大娘，另外兩個女的乃是黑鳳費貞娥，白鳳柳依依。

四人剛剛就位，跟着響起九聲鑼響，立即遠處奏起一片悠揚的樂聲，漸漸而近，忽見上自紅巾護法，下至黑衣武士，一齊肅然起立，接着走進八個金甲護衛，向兩側一站，又走過八個手棒寶劍的綠衣少女，在龍鳳椅背後站定。

這時，一個瘦長的人影走了進來，他乃是天威宮的總管鄔朋，只見他一搖三擺的走進大廳，接着衆人眼睛一亮，一個鳳冠霞珮的美婦人，在八個侍婢的簇下，蓮步顫移，環珮叮噹，走至中央龍鳳椅上坐下。

總管鄔朋向客席上掃了一眼，目光停在宇文奇的身上（宇文奇未歸，這一個乃是其妹黃曉霞喬裝），然後走至美婦人的身前，低聲道：「都已到齊，請宮主指示。」

美婦人站了起來，向前走了幾步，鳳目微掃，盈盈一笑，說道：「本宮開派，各位朋友光臨

，眞是榮幸之至，不過本人因事未及遠迎，當面謝罪，另外還有一句不知進退之言，就是誠心邀請各位加入天威宮，共謀統一武林的大業，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這時，客席上的老叫化子站了起來，說道：「宮主美意，我老叫化子代表各派的朋友謝了，不過這是一件大事，我想請宮主稍容片刻，讓各派之人考慮考慮。」

美婦人微微頷首，轉向鄔朋說道：「提人！」

總管鄔朋一打手勢，只見兩個黑衣武士架出一個尼姑來，喬裝宇文奇的黃曉霞，倏的站了起來，激動萬分，却爲身傍的黃山隱翁所阻止。原來那尼姑正是百了師太。

宮主說道：「請紅巾護法魯先生宣佈這個尼姑的罪狀吧！」

紅巾護法魯中慧，緩緩站起，向廳外及客席上的衆人掃了一眼，然後走至尼姑身旁，低聲道：「瑤妹，妳受驚了吧？」

此言一出，天威宮的上下齊皆詫然，尤其是宮主更加惑然不解，百了師太錯愕的問道：「你是……」

魯中慧道：「我是路平，妳先到那邊去休息休息吧！」

宮主一聽倏然色變，誰也沒想到魯中慧就是無情劍路平。但是地位的約束，使她沒有立即發作。

無情劍路平，令兩個黑衣武士把百了師太送往客席休息，不料鄔朋却上前攔阻。

那黑衣武士待鄔朋近前，驀地一掌拍去，天威宮的總管鄔朋竟然遽而後退，不敢硬接。

無情劍路平轉身走至宮主面前，無限感慨的說道：「璣妹，妳就饒了她吧！不管怎樣她已經出了家，同時也是妳的姐姐呀！」

宮主道：「不管她是不是我宇文璣的姐姐，她既然能奪去我的丈夫，難道我不能報復嗎？」

無情劍路平道：「這是誤會，事實上這麼多年來，我不是一直在妳身邊嗎？」

宇文璣不相信的問道：「你眞是路平？」

無情劍路平道：「我想沒有人能夠喬裝我。」

宇文璣憤然道：「那你爲什麼這麼多年來，不以眞面目相見？」

無情劍喟然嘆道：「不說也罷，假如妳一定要知道，那麼我告訴妳，最先我是以自己的面貌已毀，不願我心愛的人爲我傷心，後來發現妳的情感另有所鍾，更不願現出身來使妳痛苦。」

宇文璣冷然問道：「那麼你現在爲什麼又要現身呢？」

無情劍無比痛苦的說道：「那是我不忍妳自取滅亡，更不忍看到妳殘殺自己的至親骨肉。」

宇文璣冷冷的問道：「你自問能阻止得了嗎？」

無情劍路平不禁嘆道：「只是求心之所安而已。」

宇文璣道：「你既然不認我這個妻子，我也沒有你這個丈夫。」

無情劍路平道：「認不認我都沒關係，妳的孩子總不能不認吧？」

宇文璣陡然一震，問道：「你是指宇文奇？」

無情劍路平道：「不錯，正是他，他還不知妳就是他的生身母親呢！」

宇文璣向客席上看了一眼，發覺宇文奇正倚着百了師太而座，不由得自語道：「沒想到他長得這麼大了，難怪第一次在長安看到他的時候，感到十分熟悉呢！」

這些話只是他們二人對面講，聲音很低，別人是無法聽到的，此刻，無情劍路平向客席喊道：「宇文奇過來！」

不料，坐在百了師太身旁的宇文奇，一動也不動，而剛才架着百了師太的那個黑衣武士，却昂然的走了過來。宇文璣當下惑然。

無情劍路平向那黑衣武士問道：「奇兒，你不是要找你的生身母親嗎？」

原來那黑衣武士才眞是宇文奇，他自追踪至此，即以小武子的身分，重入天威宮，不但保住了百了師太的性命，而且又發現魯中慧正是他的父親無情劍路平。聞其父動問，他忙即點頭應是。不料其父却指着天威宮主宇文璣，說道：「她就是你的母親！」

宇文奇聞言一震，驚喜交集，叫道：「娘……」話聲未落，人已撲跪在其母的膝前。

宇文璣無限愛憐的說道：「啊！好孩子！以後再不要離開娘了。」

宇文奇激動而充滿幻想的說道：「是的，我以後再也不離開娘和爹了。」

天威宮主宇文璣一怔，蠔首微搖道：「不，娘不願再與你爹在一起。」

宇文奇惶然道：「娘！以前都是誤會，妳應該原諒爹的苦衷。」

天威宮主宇文璣向廳外整齊的行列看了一眼，然後視線落在鄔朋臉上，這位天威宮的總管微微的搖頭，宇文璣堅決的說道：「不，絕不。」

宇文奇乞求道：「放棄這一切吧！」

她再度的堅定表道：「不，這是我一生的心血，絕不能就此放手。」

宇文奇霍然站了起來，其母惶然問道：「你不要娘了。」

宇文奇道：「不，是娘不要我，假如娘對我還有一點親情，那麼就應爲我着想，放棄一切的虛名和稱霸江湖的雄心。」

天威宮主宇文璣當下默然，良久無語，終於激動的站了起來，正要說話之際，突聞總管鄔朋

說道：「宮主！時間不早了……」

宇文璣聞言一震，快要出口的話，又嚥了回去，緩緩坐下，說道：「孩子，你的好意娘知道，只是有很多事你還不能瞭解。」

宇文奇一陣悽然，向鄔朋怒視一眼，退到其父無情劍的身側。

無情劍路平向客席上拱手說道：「今天武林各門各派的都有高人光臨，本人要向武林的各位朋友宣佈一件事情，就是爲害江湖的天威宮的主持人，乃是我無情劍路平的妻子，路某治家不嚴，馭妻無方，以致受歹徒的慫恿，爲禍武林，這一切的責任自應由路某一人承當，今天路某當着各位朋友的面前，要有一個明白的交代。」

他說着把目光射向總管鄔朋，鄔朋駭然後退，同時遽然一打口哨，四週環顧了一下，好像有所期待，無情劍路平笑道：「哈哈，不要再費心機了，你看！誰聽你的指揮？」

果然沒有一個人行動，鄔朋一見情勢不對，忙卽掠到宮主宇文璣的身後，再度急打口哨，依然沒有反映。

這時，天威宮主宇文璣叱道：「別再丟人啦！你沒看人家預先有了安排嗎？」

她話聲甫落，跟着慢慢站了起來，冷然向無情劍路平道：「你預備向各派的朋友如何交代？」

無情劍路平雙眉一挑，說道：「很簡單，有兩條路妳可以選擇，第一、解散天威宮，從此退出江湖，不准再興風作浪爲害武林。第二、就是兵戎相見，手底下見高低，假如妳勝了，路某人任憑宰割，要是路某人勝了，只要妳解散天威宮，仍給妳給留一條生路，二者之間，你要仔細考慮。」

天威宮主宇文璣道：「這倒不失爲一個公平的辦法。」

說着，走離龍鳳椅，不料坐在一側雞皮鶴髮的孫大娘阻止道：「宮主請讓本座先打發這狂徒。」

天威宮主乘機下台，孫大娘走到廳中，無情劍正要上前迎戰，宇文奇却搶先走去，說道：「前輩，我們在這裏又碰面了，不久以前在長安承前輩手下留情，今天不知前輩如何賜教？」

孫大娘對宇文奇的印象很好，尤其是他的禮貌和風度，更使這位紅巾護法由衷的喜悅。

她强出頭的目的，是對付化名魯中慧的無情劍，沒有想到這小子却冒了出來。她知道宇文奇不好應付，可是爲宇文奇對她的尊敬，使她頓生憐才之意，是以說道：「前在長安以三招定輸贏，今天仍以三招爲限，不過這三招是互相對打，而不是挨打。」

宇文奇道：「如此甚好，請接招！」

話聲未落，驀地寶劍出鞘，寒光飛洒，狂颳怒捲，勢如天河倒瀉，驚濤排空，其勢之猛，不可抵抗，變化之詭譎，令人莫測。

紅巾護法孫大娘沒想到宇文奇的劍勢是如此凌厲，是以措手不及，連忙後退，不料身未穩住，劍勢又到，而且更爲猛烈，看不出來歷，測不出變化，欲架無從，只得暴然又退，一連數次，三招已到，宇文奇迅速收招後退。

紅巾護法孫大娘楞住了，她知道自己輸了，因之一句話也沒說，走近天威宮主宇文璣，說道：「本座無能，留此對天威宮無益，告退了。」

天威宮主宇文璣想出聲阻止，孫大娘已經走出廳去，頭也不回的走了。

這變化誰也沒想到，以宇文奇一個武學後進，居然把天威宮紅巾護法輕輕打發過去，要非親

目所睹，任誰都不會相信。這情形只可以用兩種原因來解釋，第一、孫大娘並非眞心爲天威宮賣力，她之所以投身天威宮之內，是另有原因，如今見大勢已不可爲，正好乘機收帆，一走了之。第二、就是爲虛名所累，以她的武功，竟然敗在一個後輩之手，實在無顏再待下去。於是遂使她起了退出江湖之念。

不管孫大娘之走，是屬於那種原因，對天威宮而言，都是十分不利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想與無情劍一較長短，只有天威宮主宇文璣一人。因此她站了起來，自身後侍婢手中取過寶劍，走至中央，說道：「路平，把你的無情三絕式施展出來吧！」

無情劍路平問道：「璣妹！難道妳眞的要一意胡爲？連孩子都不要了？」

天威宮主宇文璣冷道：「假如是在二十年前，我會考慮的，可是現在不行，因爲這一切都太晚了。」

無情劍路平激動的道：「不，不太晚，過去我們誰都有錯，現在一切都說明了，還有什麼不可？」

天威宮主宇文璣搖頭道：「不要說了，說多了徒亂人意，快拔劍吧！」

無情劍路平一聲長嘆極力的壓抑着激動，一探手凌空自宇文奇的手上，把無情劍握在手中，自語道：「沒有想到二十年後又要使用無情劍了。」

這時，天威宮主宇文璣柳眉一豎，面露殺機，倏然猛進，劍光陡熾，翻騰捲滾，狠辣絕倫，而無情劍路平好像無還手之力，左右飛閃，宛如在劍花之上跳動。

霎時，十餘招過去，無情劍路平未還一招，這時站在一旁的總管鄔朋，目光游動，現出不安之狀。

此刻，宇文璣又狠辣的攻向無情路平，而當他步伐零亂，窮於應付之際，只見總管鄔朋驀地雙手齊揚，一蓬黑光閃動的針雨，直向路平射去。

一聲龍吟虎嘯，無情劍路平的身法陡然大變，只見寒光怒張，直冲霄漢，接着數聲清脆的金屬撞擊之聲，暴然迸射而出，同時一個金色人影跌了出去。

無情劍路平仗劍凝立，天威宮主宇文璣跌坐地上，一手撫胸，手指間滲出鮮紅的血液。

宇文奇想衝過去，被其父攔住，總管鄔朋却驚呼一聲，駭然變色，縱身欲逃，倏見宇文璣將手中的斷劍奮力擲向鄔朋說道：「害人的東西，你還想跑嗎？」

倉遑之中，只聽一聲慘叫，鄔朋倒了下去，宇文璣望着無情劍路平，流下兩滴懺悔的眼淚，然後痛苦的閉上眼睛，緩緩的倒在地上。

客席上的各派英雄，以及早先陷身天威宮的各派高人，一齊擁了上來，面現訝異之色。

無情劍路平環視一眼，說道：「諸位或者感到路某的手段太毒辣，如果想到武林中被害之人，也就不以爲過份了。」

他說着轉向黃山隱翁與金龍老人，道：「謝謝你們對奇兒的教養培育，日後還望繼續管教，路某將永銘五內了。」

無情劍路平流下兩滴眼淚，衆英雄齊皆黯然，百了師太雙手合十，走到其妹宇文璣屍體之旁，默誦經文，宇文奇與黃曉霞跪在一側，默然落淚，無情劍路平道：「瑤妹，妳帶着孩子們回長安吧！別讓她在九泉之下永遠痛苦。」

說罷，排開衆人出廳而去，忽見人叢中飛出一黑一白兩個人影，追了上去，急聲喊道：「路叔叔……」

無情劍路平停足轉身，發覺原是黑鳳貞娥與白鳳柳依依，他不禁愕然而視。

雙鳳欲語還休，回首向宇文奇看了一眼，終於低下頭來，無情劍當下恍然，說道：「自己的事，應該自己去做，別人是無法幫忙的。」

說罷，轉身徉徜而去，宇文奇與黃曉霞起身欲追時，已經踪跡杳然，不知去向了。

（全書完）

萬盛出版暨經銷目錄

社址：臺北市牯嶺街21號

郵政劃撥：18856王達明收　電話：3934182・3515070

□獨孤紅武俠小說□

鐵血冰心	三部全	420.00
名劍明珠	上下册	280.00
孤騎	三部全	420.00
十二郎	上下册	300.00
英雄兒女	上下册	280.00
紅葉詩	三部全	360.00
俠骨頌	上下册	280.00
江湖奇士	上下册	280.00
朱門淚		130.00
菩薩蠻	上下册	280.00
滿江紅	三部全	420.00
紫鳳釵	上下册	280.00
玉釵香	上下册	280.00
鐵血柔情淚	三部全	420.00
大野遊龍		90.00
龍爭虎鬪	上下册	180.00
血花・血花	上下册	160.00
斷腸紅	三部全	240.00
恩怨情天	上下册	280.00
劍花紅	上下册	160.00
雪魄梅魂	上下册	160.00
江湖路	上下册	160.00
菩提刼	三部全	360.00
血灑黃沙紅	上下册	280.00

□百里西武俠小說□

胭脂血印		70.00

□臥龍生小說專輯□

劍無痕	三部全	450.00
幽靈四艷	上下册	300.00
飛燕驚龍	三部全	420.00
玉釵盟	四部全	560.00
翠袖玉環	四部全	560.00
絳雪玄霜	四部全	560.00
金劍鵰翎	四部全	560.00
岳小釵	四部全	560.00
驚虹一劍震江湖		140.00

□慕容美武俠小說□

血堡	三部全	390.00
風雲榜	上下册	280.00
黑白道	三部全	390.00
一品紅	上下册	230.00
不了恩怨不了情	上下册	280.00
燭影搖紅	四部全	560.00
關洛少年遊	上下册	230.00
十八刀客	三部全	360.00
解語劍	上下册	240.00
天殺星	三部全	270.00
金步搖	三部全	240.00

□柳殘陽武俠小說□

煞威棒		110.00
鐵血俠情傳	三部全	240.00
鷹揚天下	上下册	140.00
山君		80.00

萬盛出版暨經銷目錄

社　址：臺北市牯嶺街21號

郵政劃撥：18856 王達明收　電話：3934182•3515070

□古龍小說專輯□

殘金缺玉		120.00
蕭十一郎		150.00
天涯明月刀		150.00
邊城浪子	上下册	300.00
楚留香傳奇(續)	三部全	390.00
九月鷹飛	上下册	240.00
武林外史	四部全	480.00
圓月彎刀	上下册	260.00
歡樂英雄	上下册	260.00
火併蕭十一郎	上下册	240.00
血鸚鵡	上下册	240.00
大人物		130.00
劍・花・煙雨江南		100.00
長生劍(七種武器之一)		100.00
碧玉刀(七種武器之二)		100.00
孔雀翎(七種武器之三)		100.00
多情環(七種武器之四)		100.00
霸王槍(七種武器之五)		120.00
名劍風流	三部全	420.00
七殺手		100.00
英雄無淚		130.00
新月傳奇		110.00
鶴舞江南	上下册	300.00
劍氣蕭蕭	上下册	300.00
掛劍還珠	上下册	300.00
塞外飛龍	上下册	300.00
春水駝鈴	三部全	450.00

□古龍早期作品專輯□

飄香劍雨		120.00
失魂引		120.00
蒼穹神劍		120.00
月異星邪		130.00
遊俠錄		120.00

□古龍時代動作小說□

絕不低頭		80.00

□秦紅小說專輯□

七步滴血		90.00
大豪傑		90.00
千里不留行		90.00
神女鏢		90.00
英雄路	上下册	300.00
請帖		130.00
一劍破天荒	三部全	390.00
戒刀	三部全	390.00
武林牢	三部全	390.00
劍比日月明		120.00
一棒喝武林		110.00
離魂俠		120.00
冷血十三鷹		100.00
第七把飛刀		110.00
俠歌		100.00
西出陽關一劍客		110.00
九龍燈	上下册	160.00
無雙劍	三部全	240.00

□司馬紫煙武俠小說□

情俠	三部全	420.00
英雄歲月	四部全	520.00
一字劍	三部全	390.00
煞劍情狐	三部全	390.00
無双劍	三部全	420.00
紅粉干戈	上下册	320.00
新月劍	四部全	360.00
浪子燕青	三部全	270.00
八駿雄飛	上下册	200.00
天馬行空	上下册	200.00
彩鳳飛		100.00
金玉盟		70.00

□司馬歷史小說□

悲歌	上下册	160.00
新桃花扇		90.00
上林春(紫玉釵之一)		140.00
長干行(紫玉釵之二)		140.00
玉釵寒(紫玉釵之三)		140.00
蕭湖月	上下册	200.00
遊俠列傳		80.00
刺客列傳		80.00
劍客列傳		100.00
日落紫禁城		80.00

□司馬俠義動作小說□

艷婦怨		100.00
沙灘上的兇手		60.00
雪鷹	上下册	160.00
牧野雄風		80.00
塔里木風雲		100.00
故都風雨		120.00
北雁飛	上下册	160.00
漠野英豪	上下册	180.00
風雲		60.00
迷失的愛神		80.00
罪惡之園		80.00
謎中謎		110.00

□高庸武俠小說□

野渡		70.00

□蕭逸民初俠義小說□

搏命揚子江		60.00
京滬線上		60.00

□朱羽時代偵警小說□

綠園喋血		70.00
黃色兇車		70.00
天羅地網		70.00
勇闖黑天堂		70.00
警網偵騎		60.00
神秘俱樂部		70.00
喋血比基尼		70.00
狂人的報復		70.00
第七號指令		70.00

金童小說專輯之一

無情劍

下冊

金童著

出版者・四維出版社
發行人・姚蕭明珍
發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五九〇號

總經銷・萬盛書店
臺北市牯嶺街二十一號
電話・三九三四一八二
三五一五〇七〇
郵撥帳戶・一八八五六號(王達明收)

印刷者・合億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大路二三七巷六號
電話・三〇七六二八三

定價・新台幣一四〇元
港幣二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嚴禁盜印

□郭良蕙的作品□

女大當嫁	80.00
藏在幸福裏的	90.00
黃昏來臨時	80.00
斜煙	80.00
金色的憂鬱	140.00
加爾各答的陌生客	80.00
我不再哭泣	90.00
兩種以外的	70.00
遙遠的路	120.00
早熟	80.00
他們的故事	90.00
春盡	80.00
青草青青	70.00
感情的債	70.00
迷境	80.00

□鄧藹梅的作品□

雲來雲去	100.00
新綠	90.00
秋水長天	70.00
白色山莊	100.00
白雲無盡時	70.00
怡園春曉	70.00
雨痕	80.00
晚雲	80.00
一片楓紅	80.00
昨日已遠	80.00
雨送黃昏	70.00
千山外	70.00
天堂鳥	70.00
第五季	80.00
紫色的風	80.00

□繁露的作品□

養女湖	60.00
我的103 天	70.00
歲月悠悠	70.00
此情可問天	110.00
殘暉	120.00
我心我心	120.00
千里共嬋娟	120.00

□鄭羽書的作品□

小雨・醉月	80.00
醫生太太的秘密	70.00
綠水無痕	60.00

□姬小苔的作品□

閃電	90.00
春潮	90.00
愛的輪轉	80.00
奔放的青春	70.00

□畢珍的作品□

安婷姑娘	100.00
淡黃月	90.00
龍頭大爺	100.00
霆軍虎將	100.00

□韋弘古與俠情小說□

歷代風流探案(第六版)	60.00

□日文翻譯小說□

燃燒的劍	140.00
德川浪人傳	140.00
花神 上下册	240.00
柳生十兵衛	140.00
江戶兒女傳	140.00